

鴻慶居士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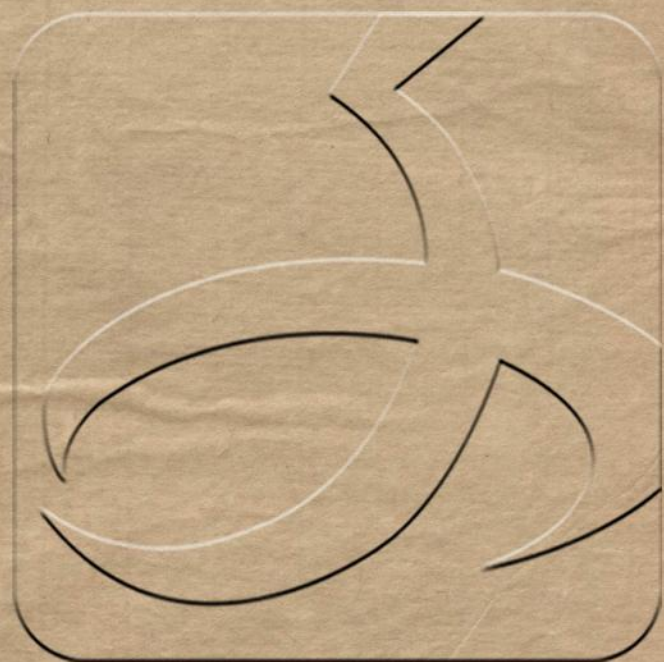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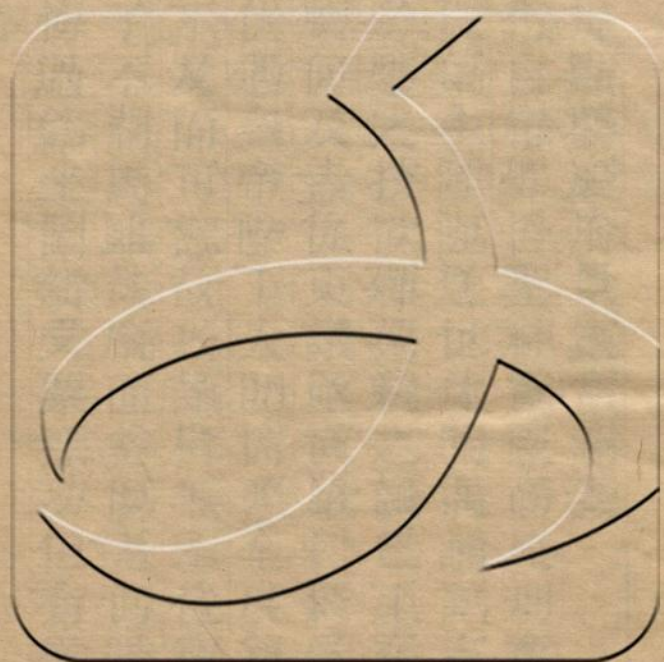


97.451  
5339  
=20

20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iffen Company, 2007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鴻慶居士文集卷八

表狀

罷臺察提點襲慶府景靈宮謝表

狂狷妄行自罹罪咎聖神寬假尚屬刑章俾省悔尤中正投閒散

謝伏念臣稟生陞陔逢世休明偶誦試言叨居冊府旋因錫對參

預憲臺黔驢之技欲殫梁鵠之譏已至蠢冥多罪擢髮有餘追訟

往愆噬臍何及盍從吏議亟寘嚴科終受賜於併矇得免從於縲

繼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明博照全度包荒在刑之所禁而必誅

謂人有不及而可恕故於議辟無不從寬夫何頑鈍之姿亦在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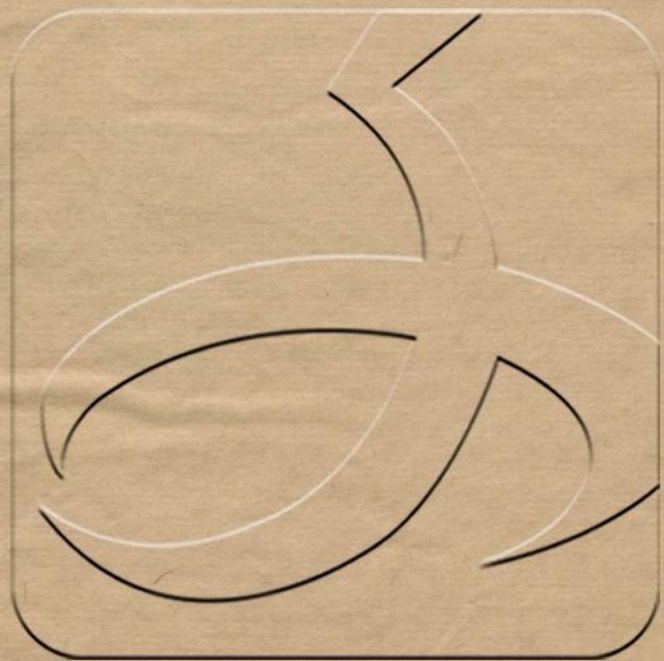
憐之數子不問馬雖焚廐而奚傷吾何愛牛以釁鐘而不忍臣敢

不闔門悔過銘坐圖新受粟無功但有欲攘之臂食芹甚美空懷

自獻之心

和州謝上表

蠢冥多罪更三黜於九年博大殊恩昇一麾於千里戴星就道揆



日臨民祇奉訓詞惟深感涕中謝伏念臣以口耳空疏之學蚤塵  
科第而歲月推移之久婁玷官榮俄值飛龍利見之辰敢有屈蠖  
求伸之意冒司言責糾正官邪不虞器之嫌自作焚廬之禍然  
知者消未形之患當效曲突徙薪之謀而古人歎其說之難莫辨  
東隣壞牆之盜仰侍帝聰之豁達婁勤詔諭之丁寧自惟無力可  
陳莫若有聞必獻讒誣甚巧不悟鄙生賣友之心耳受輒行遂得  
汲黯妄言之罪俯俟黜幽之典遽開使過之科脫之銓曹允散之  
中付以枌社承宣之寄巧匠旁觀縮手方驚龍領之嬰家人降晚  
興嗟遂返牛衣之泣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功存社稷英類祖宗鞭  
笞戎蠻駕御豪傑與人不求備或能悟合於片言觀過斯知仁終  
不棄捐於一肯深念顛愚之守尚切器使之恩雖意廣才疏粗有  
惓惓之志而心勞政拙終無赫赫之稱  
辭免召試中書舍人狀

臣推數奇窮奮身寒陋九年三黜婁觸悔尤四海一身旁無營助

偶任言責於上聖纂圖之始請嚴邦憲於羣儉誤國之誅敢有意  
於舐糠不自虞於投鼠抗孤忠而上列猗斷斷以無他紛眾訾以  
交攻舉斷斷而不可聞關末路投畀小邦方其犯權臣之怒於一  
時不圖簡上帝之心於異日奉身而退煖席未遑趣歸觀於清光  
俾躡希於明試盡出聖神之獨斷靡由左右之先容深積凌兢誠  
難冒昧仰祈睿鑒俯察愚衷儻遷令之小嫌不愆於公議則惡盈  
之大戒允蹈於斯言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

臣聞侍從以論思為職書命以體要為王惟布宣難論之情不匿  
厥指則精誠自然之感罔不是孚夙號才難必由試可伏念臣性  
疏寡與學昧知方節義大閑迺其素守文章小技聊以自娛敢期  
收召之獨先進躡賢豪而冒寵謂牛溲馬勃俱收並蓄或能施用  
於寸長而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自足考觀於已試培檮櫟於豫章  
杞梓之下吹葦籥於黃鍾大呂之間豈繫非據之敢安固欲知難

而自已仰祈睿鑒追寢誤恩螻蟻微誠獲致籲天之懇犬馬來效  
敢忘結草之圖

謝中書舍人表

支郡承流久在散材之目西垣視草遽塵法從之聯中謝臣聞極  
儒者之榮莫重文章翰墨之選鼓天下之動實關朝廷政令之施  
制規二帝之謨言合六經之訓感厲一時忠義之氣而武夫悔禍  
於片言布宣九重德意之孚而父老貪榮於垂死豈但精誠之格  
實繁播告之修伏念臣懵學無師褊衷自信文辭骫骳久貽醬瓿  
之譏骨相虺隤敢歎鹽車之厄蓋圖幽屏以謝空餐遽頒命絃之  
新加賁遺簪之舊延登學省召節已還行貳憲臺寵私未替詔尚  
方而給札登內使之贊書三折肱而爲醫方追懲於往謬九頓首  
而重拜遽叨沐於殊私寵至若驚恍然就列恭惟皇帝陛下聰明  
元后博大真人乾龍應於天行渙風孚於邦號當有鴻文碩學之  
士上副厲精更化之懷顧臣何人乃預茲選老矣旣愆之力豈足

舉明主於三代之隆斐然不腆之辭猶能奏薄伎於從官之內誓  
殫微效上答深仁

謝侍講表

散材無用蚤汗甘泉法從之班錫命造朝曾被閱學上賢之選共  
承明詔不敢固辭伏念臣讀書聊以自娛爲文不求甚解偶隨宦  
牒進冒朝榮餅麩之量已盈幾欲飲河而知足犬馬之力將盡又  
虞填壑以遺羞惟是偏賦介特弗移之愚故能少護窮厄不貶之  
氣首叨召節獲侍詞垣隨被贊書使陪經幄訟淺聞而自愧僅同  
數馬之工仰睿聖之日躋獨抱猶龍之歎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人  
文丕煥邦命惟新敷求左右儒學之臣講問古今成敗之要如臣  
孱陋亦與選掄以聖主責愚臣豈待兩端之竭而小人乘大器預  
憂五技之窮莫知報德之方更厲匪躬之節

乞出第一狀

臣自去年謫守和州蒙恩召還聞命造朝曾未閱月都城圍閉至

閏二月二十五日賊騎登城有旨宜召侍從人居禁中而羣臣悉以奔竄獨臣一二人入對內東門凡五日夜供奉殿廬獨掌書詔不敢須臾去君側兩遇淵聖皇帝車駕出幸青城率先陪扈亦不敢例以疾辭不幸二月六日變故非常臣亦拘送招討司凡五十餘日徙至三寨遂止虜囚薩離母帳中君臣隔絕不復進見忽於三月二十三日縱遣南官馮澥以下二十餘人令悉詣國相所臣獨不在選中尋問其故旁有小胡教臣以姓名屬用事貴人高尚書當得去臣用其說隨眾直造粘罕帳前抵高尚書者亦得縱歸而薩離母猶固畱不遣會使臣持國書敦趣上道遂與馮澥等俱來臣伏念主辱臣死天下之大誼二聖北遷中原冤憤而臣獨得生還豈有面目出入朝行於是移疾杜門不奉朝請以待師退竄伏田里家居八日而虜人以臣非遣人數復見追取朝命督開封府捕送急若星火發卒圍第追迹至舍匿之家惡少年二百輩持白挺執械杻以待拘執會大軍已行府吏無所付遂得解免窮通

之餘包羞忍恥本求一生於九死之地而乘衰嬰瘵積憂成疾遂纏悻眩之疴精神恹恍手足顛掉頭目昏旋眇物顛倒纔聞人聲驚呼狂走欲赴水火比遇元祐太后垂簾聽政力陳懇悃乞一外任宮祠歸伏田里稍近醫藥以畢餘生而五請不獲命恭惟皇帝陛下入繼大統加恩四海靖康舊臣悉貸弗誅而臣叛逆義理辜負恩私貪生忍死見辱吏卒之手多病曠官久妨賢者之路實難罪勉復玷侍從輒陳愚款上叨欽聽伏望睿慈除臣一外任宮觀差遣俾遠羞辱於十日之上稍弭災患於垂盡之年

乞出第二狀

臣比具懇款奏陳乞一外任宮祠差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命依舊供職者伏以靖康初政命宰相李綱知樞密院臣任侍御史首上疏論諸生伏闕之罪謫知和州今皇帝陛下召綱為中書相而臣實預者屬新掌書命職在論思若以纖芥泯默不言臣為失職設有愚見因事納忠則憊冥益不安位又緣開封追推憂悻成

疾心氣耗貶言語譴諄每行詞命錯亂失次累加竄定僅能成章  
以總覈羣吏之朝既非疾病容身之日而爰立輔相之始又嘗有  
論刺之嫌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除臣外任宮觀

謝徽猷閣待制知秀州表

西垣視草豈堪老病之餘內閣紉書又玷高華之選叨逾過矣報  
稱謂何<sup>中謝</sup>伏念臣服官兩朝被遇一紀四備省臺之列五塵儒  
學之聯浸冒朝榮遂登詞禁屬狂寇未卽鯨鯢之戮而孤臣已儕  
魑魅之羣龍鬪魚逃殆將安往巢傾卵毀未有能全旋聞左袒之  
呼盡解南冠之繫捫心悼歎顧影驚嗟寄衰病於越吟返游魂於  
楚些忱辭婁扣懼遺填壑之羞大恩不貲終委覆盆之照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至仁從欲全度矜愚擢從次對清切之塗昇以方郡  
承宣之寄危衷增厲感涕橫流蒲柳衰殘已迫負薪之疾江湖悠  
遠未忘傾藿之心  
辭免再除中書舍人狀

臣自罹嚴譴屏棄遠方聖主在上皎如白日起幽作匿洞見讒誣  
躬發德音拔拭多罪召還詞禁歸覲清光擢之積垢污蠱之中復  
畀侍從論思之職義當聞命奔走造朝而衰瘵之身積憂成疾所  
願假餘生於晷刻審難自效於涓塵須至投誠上和聰聽臣頃遇  
淵聖皇帝卽位之日以國子司業擢爲侍御史方中國諗四夷之  
禍而廟堂無一定之謀羣姦與誰匹夫橫議臣冒居言路固無獨  
見遠慮陪輔聰明而一時誅賞不叶公議因事論奏僅能塞責言  
狂意拙輕犯眾怒怨讟所歸遂成謗藪嘗論故宰相王黼誅死而  
蔡京方自拱州請覲大臣游說還之賜第以爲謀主宣撫使童貫  
王安中譚稹皆散官安置而蔡攸乃以大中大夫提舉宮觀任便  
居住罪同罰異物議沸騰責在臣等諫議大夫楊時在延和殿下  
宣言淵聖有蔡攸無罪之語以諷臺諫臣獨以爲有罪論奏不已  
於是京攸之黨惟臣之怨張勸衛仲達以弃官得罪旣除削矣又  
傳逮詔獄將致之死臣論蔡攸父子兄弟等亦棄官而去者何爲

豈獨不問於是詔御史臺根究臣等條具攸等兄弟親戚賓客之  
棄官者凡數十人上之有旨送大理寺約法而勸等亦蕢死於是  
逃棄官守之人惟臣之怨金人犯關奔綱不忍忿忿欲一戰驅之  
而幕府吏士皆年少書生縱諛以贊其決方元若草露布以待破  
賊楚天覺謂劫寨之日漏語於旬日之先都人戶知之臣又論李  
綱素不知兵難以獨任請以諸道兵盡付种師道節制而以綱佐  
之老者之智壯者之決可幾萬全疏上不報是日也植三幟於開  
寶寺榜以御前報捷爲名又張御幄於封邱門上以俟車駕臨受  
俘獲而王師殲焉於是行營司官屬惟臣之怨又論太學諸生誘  
眾爲亂劫請人主拜免大臣支解王人流血被道毀撤廬舍掠取  
金幣幾至內訌失今不治他日必有握兵之臣脅制天子武夫悍  
卒戕害將帥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以眾暴寡漸不可長於是  
太學諸生惟臣之怨臣又論靖康之政專務姑息大臣掠美嫁怨  
君父伏闕之後學官待罪放罪可也乃降詔以獎其忠羣凶懼誅

勿問可也乃肆赦以固其惡行營大臣下行使臣之職收金銀勝  
以說眾心開封尹代行督御之職傳詔太學以沽士譽蔡京責祕  
書監詞臣追數其過宰相甚其言卻之三反竄定無幾王蕃潛師  
夜遁召兵於唐州臺諫交章論其罪愆而大臣以分兵護送家屬  
之功竟將其罪主威陵夷必自茲始於是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太  
學官惟臣之怨時方蔽昵私黨以附下罔上臣獨論刺以犯權貴  
時方弃捐爵祿以市恩釣名臣獨矯激以招怨怒羣嘲聚罵恬不  
知畏觸情妄行卒蹈機穽始則蔡攸黨人呂本中之流作爲痛定  
等錄文姦言以佑其父兄又崇飾惡語以并中臣終則言事臣僚  
又置臣於僞官之內方杜門席藁則聽威命而轉運司檄州縣拘  
畱不令走透巡尉挾帶將吏兩至臣家結集保伍鞭撻鄰里晝持  
挺以守夜擊柝以衛老幼愁怖水火不通揭榜千餘徧行境內稽  
察苛繞過於大辟有司初無被受止據進奏官報狀遂稱聖旨施  
行閱兩月餘辛道宗潰兵入境居人駭散臣因得攜三十口竄伏



草莽中而迎賊官吏艤舟臣門指爲姦細喉盜入室臣弟峴與之  
遇拔劍欲擊得兩夫從旁營救因得解去生生之具攻劫一空雖  
竹筍草篋陶瓦之器盜所不取者戕壞亦盡書籍紙札悉投之雨  
中而去臣等暴露野次一夕三徙不自意全待從賊官吏稍稍來  
還臣已無家可歸矣此皆臣惜學無師剛褊自用積致怨仇以蹈  
大難始假朝廷之命陷臣於大罪中假州縣之勢加臣以橫逆卒  
負盜賊之威又欲致臣於必死摧傷頓挫無復生理皆臣自取亦  
何所恨伏遇皇帝陛下廓日月之照下雷雨之澤一洗謗誣延登  
侍從肉再朽之骨收去幹之魂義當勉厲疲篤再勤鞭策而飢寒  
併至疾病侵陵形影支離衣冠零落存闕之心未替而犬馬之力  
已不逮於駿奔市虎之謗既明而溝壑之填已侵尋於暮齒伏望  
深垂簡照追寢誤恩除臣一宮觀差遣假之歲月稍近醫藥怨仇  
悔禍得保餘生雖戴盆不可以望天而結草尚期於異日  
辭免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狀

臣資稟蠢愚數忤權要一遭誣陷遂寘嚴科負天下之至冤犯人  
臣之大惡始則州縣觀望發卒圍守至持梃擊斫以衛終則羣盜  
入室指爲姦細又探囊揭篋而去妻子流離兄弟奔散暴露野次  
不知存亡疾病呻吟日與死迫遽明嚴詔還復禁垣削罪籍於城  
且之書收舊物於從臣之橐間驚歎弛拘維之禁交親改觀通  
問遺之書痛定之餘恍如隔世理宜扶億奔走造朝而積憂熏心  
形癯骨立負薪有疾力難強於驅馳俟駕而行罪不容於逋慢忱  
辭上扣全度矜從擢之次對清切之塗昇以方郡承宣之寄重惟  
涼斐彌積兢皇臥漳濱之病尚未逃於鬼責冒鵷梁之刺必又致  
於人言伏望聖慈收還成命俾安田里以保餘生雖嘗膽坐薪莫  
追往謬當叩轅擊壤以俟太平

知平江府謝表

詔紱疏恩忽返南遷之役囊封避寵又分東顧之憂擢升內閣之  
華增重全吳之寄中謝伏念臣憑愚護短見謂褊衷觸情妄行自

作奇禍厚誣若此一死何逃尚寬東市鉄鉞之誅永畀南海蟲蛇  
之侶仰止覆盆之照俯矜種豆之冤投豺遠屏於遠方敗履再升  
於華屋豈堪老退治筆硯於西垣止欲歸休挂衣冠於神武純誠  
備罄全度矜從猥分刺史之符再刻從臣之橐心勞政拙已憂魏  
瓠之不容寢愕夢驚可見吳牛之尚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謨  
天縱盛德日新炎正中微肇光武興王之業小雅盡廢賡周宣撥  
亂之詩深念三吳剋敵之餘改畀千里藩宣之重宛其老矣自惟  
無益於縣官臥而護之尚欲兼容於獄市  
辭免除給事中第一狀

早承人乏分布藩條五月無報政之功一札有賜環之寵典司封  
駁給事殿中著名籍於瑣戶之嚴奉光塵於屬車之後冒恩不次  
殞涕何言而臣素履空疏議論迂闊薄材絲力用大而不勝惜學  
謏聞謀身而不足浸叨榮祿卒蹈危機鬼瞰其家天奪之魄疊疊  
追桑榆之晚駸駸從溝壑之填終賴至仁曲全殘息復叨召節趣  
覲嚴宸荷識拔之非常豈糜捐之敢愛仰祈睿照俯鑒微衷茶然  
垂盡之軀負薪未已渙若惟行之命反汗何嫌

辭免除給事中第二狀

臣聞任人者均勞佚之宜制國者權輕重之勢汲長孺之直豈薄  
淮陽蕭望之之忠亦試馮翊因之重外何必居中矧今潢池赤子  
弄兵之初豈無渤海太守勝殘之效埋輪屏盜拔薤鉏姦立苗欲  
疏烹鮮勿擾庶不負十里長城之託亦少舒九重仄席之憂獨在  
臣愚常懷此志忽紆召節入侍鎖闈自惟絲力薄材必無論事回  
天之力如其寸長片善或有承流宣化之功稍貸一時送故迎新  
之勞浸革前世內重外輕之弊庶仰關於聖慮或有取於斯言許  
以終更少後及瓜之代責其來效庶幾橫草之酬

謝給事中表

囊封亟上甫拜恩俞詔墨未乾遽叨收召上聖軫哀憐之眷愚臣  
知稱愜之難中謝伏念臣一涉世途婁貽俗患鄭鼠獨推乎一國

誤以璞而貴焉越犬連吠乎十州固非雪之罪也懼鉏傷之不免  
念飛走而欲逃賜札召歸裏祈解免一麾出守姑遂便安恩疏左  
省之華地極周行之峻躊躇四顧俯僕三辭覆車在前可以鑒矣  
垂堂而坐亦曰殆哉重叨非據之安必召疾顛之悔茲蓋伏遇皇  
帝陛下紹膺寶曆宏濟大艱蒐攬眾才收還故物馬齒已老矣何  
必圖新衣敝又改兮莫如求舊故茲選慎誤及屏庸雖無用之材  
終莫稱乾坤之施而不改其操尚堪司風雨之晨

鴻慶居士文集卷八

鴻慶居士文集卷九

表狀

辭免吏部侍郎狀

稟生墜阨無以瘡人涉世迂疏動輒得咎精神耗於憂患妻驚馬  
尾之書名節壞於謗讒孰聽鼠牙之訟所願投棄湖海寬閒之地  
庶幾永保桑榆遲暮之年敢冀憐慈尚勤鞭策召歸禁闥曾未踰  
時擢寘選曹更叨林龍念艱難如此豈當以正事爲辭而滿溢之  
餘則又以人言爲畏仰祈睿鑒追寢誤恩伐檀而寘之河終負素  
餐之恥維鵜而不濡味難逃竊位之譏

謝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表

承流支郡方叨左省之除擢貳選曹更代北扉之直龐恩深厚小

己凌兢

中謝

臣聞虞書三載黜陟之文周官羣吏誅賞之法歷時

千載分摠四銓圖籍浩繁官曹猥眾諸郎寄坐老吏專家二年干  
戈倣擾之餘一時水火焚漂之後千創橫潰三窟旁穿世號杞推

坐嘲銅臭士無固志端若視馬曹然官不即工但直書紙尾耳深  
惟流弊常激懦衷使夫人皆從容而自居則誰當以奮發而為意  
攬轡而上粗有志於澄清奏刀欲前了無施於盤錯空慙絲力實  
負初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德方亨大明繼照深鑒百王之弊  
一清多士之標偶以乏才遂當殊獎圖難有欲速之戒矯枉在馴  
致之功輪夙夜之勞儻遂愚公之志效涓塵之報庶逃黯伯之譏  
辭免戶部尚書狀

竊以羣胡南牧大駕東巡姦雄奮臂而呼將士倒戈而至千官逃  
散萬室驚奔芻糧委於煨燼之餘金縢捐於盜斂之手理兩朝衰  
亂之緒仰繫上智之明振一時乏絕之憂當重計臣之選各有司  
之出納制萬貨之低昂孰能破軻於青紫之間多多益辦是宜審  
聽於音聲之際一一而吹選任或非其人誤國莫甚於此如臣者  
本以簿書刀筆備藩宣之寄又以文章言語參侍從之華忽被詔  
除俾承人乏今廊廟禦戎之急惟兵民足食之先宜得命世經綸

之材安用老生陳腐之說智有所不及甚虞操刀製錦之傷猶有  
所不為何預越俎代庖之事

謝戶部尚書表

備數選曹分掌三銓之法掄材計省參榮八座之聯中謝竊以舉

天下版圖之繁制邦內經常之費任土納四方之貢持衡居萬貨  
之平輕重相權上下與足承平歲久奢汰日滋好大喜功說新厭  
故遂底魴魚鱗尾之害馴致犖羊墳首之妖萬乘蒙塵不備純駟  
羣氓擠壑不糝羹藜當屬能臣共圖國計顧夷傷之未起念均節  
之宜先六軍之名籍第挂空文三省之司存猶仍舊貫吏部毀法  
添差之冗公車上書特補之恩學校儒官尚從文具圖書冊府當  
俟太平畫餅空餐畫墁浮食在宜相固已如此至建炎益又甚焉  
自非蠲令改制一清流弊之源何以富國裕民復見中興之盛願  
如臣者自視闕然智力已窮憂責彌重若為報稱不負使令固常  
欲奮軀上副君父責成之意恐不勝側目必致小人妄作之凶茲

蓋伏遇皇帝陛下親臨諸將征伐之師盡得斯民利病之實除苛  
解燒黜聚斂之臣揀弊扶傷塞僥倖之路閔茲邦用深軫聖情夫  
何么麼之姿亦預揀求之數苟操刃而立斷初無畏首畏尾之虞  
則解絃而更張庶有足食足兵之望

乞宮祠狀

伏念臣愚不達禍福之機學不通古今之變遭時之亂所向輒窮  
鼠入角中計焉出矣燕巢幕上危莫甚焉惟命之畸繫天之戮當  
靖康之北狩兩遇諸戎問鼎之師逮建炎之東巡再見羣凶伏闕  
之禍雖衝冠之髮共憤而當車之臂何為進退怔營俯仰愧怍洗  
虞淵之日大臣建復辟之功操魯陽之戈諸將底勤王之績乃獨  
尸於榮祿浸獲戾於官箴汗浹背芒寄顏無所心馳夢羽顧影欲  
逃重慙區區毀瓦之求莫致惓惓總軒之意伏望皇帝陛下矜愚  
護短悼屈傷窮許解民部之官特昇真祠之佚知難之義得免於  
太阿從欲之仁仰希於鴻造

乞郡狀

伏念臣偶脫淮甸兵火之威復值錢唐戎馬之亂梟雄跋扈宮闕  
震驚當一時遭變之初共有枕戈之怒殆諸將策勳之日獨無橫  
草之勞以茲憂愧之餘始上退休之乞地墮無用猶有望於蓋帷  
晚晚奚為忍遂填於溝壑敢圖恩紀尚闕俞音俯加簪履之矜未  
忍寘諸閒散尚有蕃維之託或可備於驅馳廩郵流亡銖鉅乾沒  
平刑息訟奉法首公備宜夙夜之勤或有涓埃之補伏望皇帝陛  
下哀憐故物惠保餘生不使在梁之鷄食無功之祿庶使乘軒之  
鶴逃竊位之誅

謝龍圖閣學士知溫州表

南臺民版之司疇庸弗效內閣義圖之峻渙寵非常聳吏民瞻望  
之華極儒學遭逢之盛省循非分榮懼交中中謝伏念臣讀古人  
之糟粕而求復其初守先王之遺廬而不稽其變嬰時多故為世  
畸人眾目眩於明汗百口咻於造大視槍榆之笑奚為負南海之

風感涸轍之呼安用激西江之水遂無施於尺寸徒自覩於心顏  
空受支離十束之薪謾索侏儒一囊之粟始冒浼有籲天之乞尚  
依違懷擇地之嫌牘奏上陳方虞大戾鞋聰感徹更冒寵恩聯近  
臣之籍於殿中未覺長安之遠分刺史之符於海上難忘魏闕之  
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義在均勞仁先求舊視其髮種種豈有能  
爲說其脰肩肩遂忘其醜重叨殊寵實異初心辭劇就閒豈生平  
之所望奉法循理尚歲月之有餘

謝賜對衣金帶表

寵靈賁冒命服光華四牡倭遲七衣安吉叨逾莫儷拜舞知榮  
謝伏念臣碌碌無以瘡人倦倦粗知許國牛衣臥泣常抱百憂馬  
革裹屍願效一死屬上聖宵旰焦勞之日豈羣臣曳婁聞暇之時  
故褰裳有揭厲之思而著鞭恨功名之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  
先厚下樂在與賢分頒出笥之珍加賁章身之寵義無擇事願希  
王陽叱馭之風忠以致身庶幾季路結纓之節

龍圖閣學士再知平江府謝表

內閣寶儲促上邃嚴之直全吳巨屏叨居方面之崇欣逢白首之

遺民還復青氈之舊物恍如昨夢祇忝明恩中謝伏念臣涉世闊

疏空慙懵學逢辰休顯浸冒官榮獨荷三朝識拔之恩徧塵兩禁

高華之選分符海上漸收遲暮之身改命吳中又玷藩維之重追

尋陳迹宣布寬條千里江山不改承平之觀四鄰雞犬一空盜斂

之餘間里呻吟田萊蕪沒攀金城之柳衰病何以堪之訪元都之

桃飄零殆無存者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官人作哲厚下施仁俯憐

簪履之遺加惠桑榆之晚撫三江之壤悼靈光之獨存矜一介之

臣望神出而已遠擢從小郡移牧通都申畫封圻撫綏凋瘵虎頭

食肉敢妄意於古人馬革裹屍庶捐軀於異日

提舉南京鴻慶宮謝表

兩怒之言溢惡盡從竄極之刑一夫之泣向隅尚昇哀矜之典仰  
銜恩施俯激懦衷中謝伏念臣許身甚愚逢世大亂頻年於此眾

怒不容甚惡小人更得小人之目力排聚斂終貽聚斂之譏事之  
好還理固如此區區本志願效狄山一障之乘碌碌全生敢懷范  
蠡扁舟之意卒從吏議追褫官資念報國之無期但捫心而永歎  
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政先幽黜寬在罪疑季布罷歸豈待一人之  
毀樂羊何罪其如三篋之書卒解免於大訶俾退安於真館東嶠  
之失請改事於桑榆北闕之存終係心於江海

辭免除龍圖閣待制知臨安府狀

竄迹窮閭叨榮膺仕偶塵薄伎遂蹈危機所願鋪張太平累洽之  
宏休不虞遭值國家非常之大變靖康國破淵聖表降亟欲援吾  
君擠陷於不測之危豈復計此身誅絕於中興之後比喧公議請  
寘嚴科屬乘輿方事於東巡而肝食尚勤於北顧仰勤睿斷申諭  
德音凡此誤朝誰爲首禍併二聖辱在於泥塗而不問則一時失  
言於翰墨而何尤卒解免於譴何尚叨塵於器使逮明受勤王之  
舉正建康移蹕之初國步奠安大明黜陟臺評建白久追誅夷茲

謂眾君子興邦之時豈容一小人辱國之罪始從吏議追褫官資  
荐致溢惡之言浸成不赦之咎敢圖簡記未忍弃捐擢居嚴近之  
班復備藩維之託顧疾病呻吟之久積罪愆汙累之餘眾人籍躄  
而無嫌羣盜猖狂而未已百罹如此行見死生禍福之分一飽無  
期豈復富貴功名之望伏望皇帝陛下發好生之大德推從欲之  
深仁察臣錘疊之量已盈憫臣鐘漏之期將盡俾安餘命以就窮  
途非敢效召平以故侯種東陵之謀不幾乎田橫以庶人守海島  
之意所有復待制恩命未敢祇受知臨安府指揮亦乞寢罷依舊  
官觀差遣

辭免第二狀

臣云云更敢輒違詔命即日單騎就夜兼程到本府交割職事已  
具奏聞而臣犬馬迫切之誠尚未冒浼須至奏陳者伏念臣愚闇  
剛褊動輒得咎分於聖世永爲天下之棄民敢意慈憐尚軫故物  
清資顯秩起於徒步之中衰病增光感涕交下所當即日奉詔奔

走造官豈應更飾矯偽不情之詞固為遜避上煩程督之嚴而區區之情實有不獲已者臣聞洪鐘噓於微撞小器溢於大受故陳力以不能而止官人為器使之宜儻不量力之所任以貪一時苟得之榮則道盡途窮必致失職敗官之悔共惟行殿暫駐會稽以錢塘為扞蔽自經戎馬披猖之後冰銷火燎滌地而盡千創百孔不可措手若但陰拱熟眠則創殘疲療之俗何自息肩必欲小有更張則僥倖不便之人必致大作誇譎自非素有聞望足以彈壓羣小號為剛明能以身任怨庶幾歲月之內可冀分寸之功如臣德輶望輕起於閒廢通都大邑十日所視吹齋懲沸救過不暇安能於度外有所為以稱塞明詔伏望皇帝陛下察臣狂愚有素非擇地於艱難多故之時聞臣衰老無能恐敗事於緩急有為之際特賜解免改用能臣依前宮觀差遣

知臨安府謝表

已試無狀久不勝於羣言驅去復還終未捐於一管畀行殿保釐

之託躡西清嚴近之華中謝伏念臣小技矜愚褊心忤物怒每生

乎溢惡譽常出於過情繁乍賢乍佞之無常故三仕三黜而未已

點蒼蠅於誤墨得本自於偶然訪遺鹿於覆蕉了不知其所在忽

紆詔紱又起民編擢孤臣於罪愆汗累之餘付一方於兵火創殘

之後丹心空在白首重來子卿牧海上之羊節旄盡落令威化遼

東之鶴城郭今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運道樞以應寰中秉智燭

而觀天下使愚使過不昭厲世之規作威作福躬擊御臣之柄故

茲頑鈍尚欲使令聽長樂之鐘未覺九重之遠守北門之鑰終期

一死之酬

臨安府乞宮觀第一狀

臣多病早衰體羸氣弱適當春夏淫雨之時乘虛中溼瘡病大作兩足尤甚不能鞞鞮方欲奏陳乞真閒散而張琪賊馬侵犯州縣裹瘡眇事戴星而出雖遇私忌不敢在假上賴朝廷威靈逋寇遠遁一方救寧而臣所苦瘡瘍浸劇臨見吏民迎餞賓客行立趨走



氣血下注更無減損之候失今不治漸至深痼必為廢人伏念臣自三月初承乏彫郡庫無錢廩無粟固嘗乞請於朝廷又嘗科敷於州縣督責酒稅檢制吏謾鞭撻羣偷殆無遺入計今錢物見在尚可以支梧至七八月秋稼登場人人可為矣臣吏能淺薄已試無效固不敢求候於多事之時而臨安大府東南奧區又非尸祿臥病之所伏望聖慈察臣別無規避特賜解罷除臣官觀差遣一次

臨安府乞官觀第二狀

右臣已具奏乞解罷今任除二宮觀差遣未蒙施行須至投誠上瀆天聽伏念臣被遇三朝叨塵大郡顧吏能淺薄干城固圉初無尺寸可采之勞而將事艱難避寵辭榮又涉逋慢不恭之罪藩宣大府更歷三時避讒畏譏進退惟谷校錐刀於權酷征商之賤劇荆棘於頽垣敗塹之中送往迎來筋骸難強櫛風沐雨疾病交侵道盡途窮咎深謫滿伏望皇帝陛下憐其衰瘵畀以安全與其悼

犬馬之死於葢惟孰若貸榜櫟之生於斤斧

謝復官表

削籍口中俾輸薪粲加恩區內復齒摺紳施重邱山懼深淵谷

謝伏念臣乖於時而少與愚自用而不回方當眾人皆欲殺之時

而有通國稱不孝之罪一夫遭訕濟以羣咻三免投荒瀕於萬死

老妻懼不測病六日而沒幼女失所恃生十歲而亡獨寄命於窮

交遂委身於謗藪繫刀頭之砥蜜其獲幾何視井眉之居餅所喪

如此分甘永棄尚軫慈憐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禮秩百神方均大

慶歡形四表未忍遐遺聞孺子入井之聲而動其心覩一夫向隅

之泣而慘不樂遂超常法復畀周行自惟放逐衰病之餘莫稱收

拾哀矜之意丹心未折白首何為捐鼻炙眉方追前繆息黥補劓

誓畢此生

復左朝奉郎謝表

紹興丙子六月十二日  
指揮八月十四日告下

萬里竄流幾徧大地山河之境一言感徹復見中天日月之明發

跡窮閭增光末路冒恩不次撫已知慙中謝竊惟天下國家治亂  
之原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勢部分南北朋列東西兩曾參之孰  
是孰非一王尊之乍賢乍佞聽言固未易也知人豈不難哉臣與  
讒人初無纖芥逢權臣之怒遽興大謗扶獄吏之助遂中深文鑿  
空造端課無責有驟齒徙鄉之惡族夷編戶之氓自惟斷斷之無  
他豈免諱諛而上訴方其心迹之未辨竊楚相之璧雖百口何以  
自明要之名實不可欺枝郿隲之金而真盜然後乃見已自分此  
身賈恨於九泉之下不圖蒙大造起廢於一日之間公議既申冤  
狀自白茲益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周道砥平極絲而舉舉陶  
忠邪已判烹阿而封卽墨毀譽乃公凡籲一時無告之冤已動九  
重蓋高之聽念臣久罹讒曲賜辯明知臣已迫衰殘特加甄敘  
惜羽翰於敗履出芝菌於枯株大恩不貲叨逾過矣餘生向盡稱  
效蔑然西方佛以謂人而爲鬼鬼復爲人歷三生而懷恩未泯北  
山公亦云子旣生孫孫又生子累千世而圖報難忘

乞宮祠狀

紹興丙子閏十月上月十二日首擲  
復修撰宮觀明年正月廿一日告下

臣頃以非材被遇三朝徧塵法從負乘致寇自速顛濟除籍爲民  
飲水飯蔬無復榮望惟是平生大節橫被誣執滄蟻破壞以致掃  
地中夜起坐慨然興歎竊惟明天子在土聖學高妙爲百王之冠  
不下堂窺牖固已盡得是非善惡之寶於四方萬里之遠豈容曖  
昧而不辨明但未死亡終見天日屬者乾剛獨斷渙發德音作福  
作威皆自己出哀閔無告保全名節於三紀積垢汙壤之後刊除  
囚籍追復冠裳志願滿足瞑目無所恨矣第頽齡向盡懷恩不復  
尚圖橫草之功而老馬虺隤貪戀軒輶有敝帷之望伏乞聖慈  
除臣宮觀一次俾奉香火畢此餘年雖雲天悠遠無復望清光於  
屬車豹尾之中而湖海寬間猶能詠帝力於歌田牛角之上  
謝復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表  
厲精更化方臨極辨之朝竊食偷安更冒非常之寵中謝臣聞紬  
書祕殿所以待四方儒學之英均佚殊庭所以獎一時勳勞之舊

直廬地禁真館身間聽九重朝鐘暮鼓之音奉千齡晨香夜燈之  
祝併疏異數驟及非材伏念臣頃獻瞽言塵兩科俊造之選旋躋  
膺仕汙三朝嚴近之班中祕書鉛槧之勤御史府紀綱之寄代言  
西掖視草北門瑣闥論思金華勸講分貳選曹三銓之劇進長地  
官八座之崇四升內閣之華五殿大邦之重據眾人必爭之地貪  
四海欲得之求官謗荐興刑禍隨至投畀麇貍之野永濟魑魅之  
羣潦倒半生訴沿萬里皇明燭隱天度包荒洗滌厚誣甄敘崇秩  
伶俜弱植已無牛羊踐履之憂晚晚餘齡遂有犬馬蓋帷之望茲  
蓋伏遇皇帝陛下興念青氈之故物久爲白首之窮囚推釁鍾不  
忍之仁示解網好生之德清資顯秩驟起於徒中晚節末塗微榮  
於望外逮茲晚遇實過初心曾未甚年荐叨三賜食芹而美矣豈  
堪效野人以薦君盤種豆而輸之猶能借鄰翁以共王命  
乞致仕狀

臣被遇三朝叨塵兩禁更中外之選凡五十二年蒙覆育之恩今

七十九歲中緣罪累久去朝行遭值清明盡從昭洗雖葵藿所向  
未嘗忘在闕之心而蒲柳已衰盡披露守邱之願況已過臣子引  
年之制尚竊希君父養老之仁伏望聖慈許臣致仕矜收簪履賁  
冒蓋惟俾全螻蟻之微軀獲有終於後福莫報邱山之德竊自  
愧於平生

乞致仕劄子

某年逾八十尚玷吏籍疾病衰殘心志凋喪耳目昏聩犬馬之力  
不復自效理合知止伏望特爲奏陳許令致仕上還印綬歸復田  
里爲農爲圃叩轅擊壤歌詠聖化度此餘年不勝區區願望  
辭免待制狀

臣服事三朝效官五紀駑馬戀棧豆已叟貽濡味之譏神虎挂衣  
冠亦再上乞骸之請忽紆詔綽尚軫遺簪還畀西清荷橐之聯永  
爲東路角巾之寵念已過臣子引年之制有慙知止之風更叨蒙  
聖恩念舊之仁益負貪榮之愧所有待制恩命不敢祇受

謝敷文閣待制致仕表

歷懇書辭輒冒乞身之請俞音賜可亟推從欲之仁與念三朝故物之遺復玷兩禁侍臣之選超逾若此稱效蔑然中謝伏念臣頃絲東朝廷入覲元帥府猥先諸老際會千齡奉寶玉於一龍上天之初負羈綆於五馬渡江之日羣趨帳殿每預疇咨分直鼇扉嘗蒙特召名浮過實咎積挺災一挂丹書遂至白首龍鍾老矣僅存填溝壑之餘鼓舞歸歎詎有收桑榆之望敢圖簡記猶冒抽揚俾綴甘泉仗內之班以為菟裘林下之寵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恩隆求舊德大包荒雖疲癯衰病之身自甘永棄而收拾哀憐之意未忍遐遺賜下行之禮以垂裒罄三命之恭而拜貺曷云得謝茲謂叨榮念永違咫尺之威無復就堯之日願少忍須臾之死尚堪歌舜之風

落職謝表

乞身辭仕已度亡筭投老殘年亦開九秩偶緩斯須之死猶未厭

於人言不加悼耄之刑蓋終存乎典禮雖仰戴邱山之重實深負

淵谷之虞

中謝

伏念臣六世陳人朽敗之餘四朝故物漂零之後

新豐翁右臂已折杜陵老左耳亦聾無復二毛唯餘兩齒已挂冠

避賢者路荐更歲月之久行就木爲土中身祇在旦暮之間尚玷

臺評盍從吏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方從孝治尚禮高年加惠困

窮豈念舊惡況已奉身而退可以止矣抑又削迹不容爲已甚焉

何足誅鉏姑示鐫褫然雷霆之下寧無失匕筋之驚而犬馬之微

猶有賜益帷之望

謝復敷文閣待制表

窮途起廢收故臣於散地之中禁路疏榮聯近侍於屬車之後拜

恩不次撫己奚勝

中謝

伏念臣書元豐民版之丁擢大觀儒科之

選偶塵溥伎浸冒官榮參從橐之華備藩符之託侵尋六世可謂

陳人際會千齡已成大耋聽正元供奉之曲朝士無多見天寶時

世之妝外人應笑敢圖殘息尚簡清衷加昇崇資復還舊觀雖東

海之賜金已盡久矣寂寥而西清之命紱惟新足為榮耀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篤求人之舊推養老之仁謂百歲之遺眊尚賜高年  
之爵況四朝之故物猶存一介之臣興衰無用之身捐德不報之  
所獨念戴盆之首顧難以望天惟有傾藿之心不忘於向日  
賀太上皇帝傳寶位表

聖謨獨運決大策於一言神器有歸垂鴻名於千載高視百王之

表永臻萬壽之期中謝恭惟太上皇帝陛下燕清淨無為之宗守

慈儉不爭之寶希夷體道淵默凝神冠帝號之尊為太上皇極人

倫之貴為天子父奉厄前殿問宸南樓訪崆峒而得聖人清築新

豐而享天下養臣退安賦畝莫預鳧趨遙望闕庭惟深燕賀大興

孝治方躬曾閔之難坐格泰寧復見義農之盛

賀今上皇帝登極表

御六龍而乘乾君臨大寶斂五福而作解慶浹寰區邦命惟新天

心底豫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重華協帝下武繼文上漢璽而三辭

為天王當楚璧而五拜作神主謳歌攸屬曆數自歸紹皇策於千  
齡嗣無疆之服撫帝國於四大包有截之區顧疲鴛弗泊於駿奔  
而率舞自同於爵躍戴盆而望天表雖莫窺十日竝照之光投杖  
而聽詔書猶能罄萬歲三呼之祝

鴻慶居士文集卷九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

上皇帝書

臣聞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心聲感發出於自然萬口一音如符節千歲一辰如旦暮也今有人頓仆淪陷於坑阱溝瀆之中自非惡之欲其死雖塗之人莫不可援而出之然必叫號天地父母以延一旦斯須之命者天下之至情固非所望於塗之人而求之於其所必求也臣幼而讀書粗知忠孝之節服官二紀被遇三朝入典兩曹出分六郡而愚不自量疾惡太過自蔡京用事人人皆知其遺社稷之憂而臣獨深惡其黨類者蓋以謂自古莽卓一夫之惡不能獨有所爲必有不仁不義之徒背違君親助成其惡然後一朝毒流天下而不可救故自政和以來五爲京條吳敏所逐鐫官褫職恬不知懼淵聖皇帝深諒愚忠親降德音謂臣言蔡氏有力召自方州再司言責於是羣邪側目千岐萬轍思所以報

復之方會陛下擢臣知臨安府事而大臣悉召京黨分布中外如李光者蔡氏餘黨尤爲魁桀挾大臣之助鑿空造謗上疏論臣收受諸縣獻錢四萬貫盜軍期金銀出糶官米受百姓財物皆以萬計面謾君父簧鼓搢紳更唱迭和相爲首尾獄官傳致其罪以收買官舡木植之錢誣臣自盜以饋送過客經文紙札之屬誣臣入已羅織傳會只用眾證遂以錢一千八百貫爲名陷臣於大辟貸死免決刺羈管象州嗟乎冤哉青天白日昭昭在上負天下之冤而不敢訴者三年於此矣臣伏見祖宗之制笞杖至輕之罪尚慮有司觀望滅裂不得其情故有錄問之法審錄之際翻異稱冤則移獄別推別推之後事狀明白更無可疑尚復抵調留繫不決始用眾證至於命官則又加詳矣雖因臺諫論列監司舉按尚恐耳目之所寄風聞過聽必差官體驗覆按有實然後隨所在置獄推治有三問有錄問有審問其詳如此至於受財入己名色若干追驗賊證悉上送官書押伏罪隨所坐多寡抵罪行法自宋興百七

十餘年與天下所公共之法也至臣獨不然既非臺諫論列又非監司按發止因李光怨仇兩怒之言大臣佐佑其姦不復審覈眞僞直作臣僚言章送大理寺本寺追取簿書捕逮官吏急若星火日夜鍛鍊並不如章而承望風旨不容但已同謀誣陷使用眾證臣待罪私家無一吏至門無一詞勘詰不追賊證不取伏辯直行典憲同時連坐備嘗箠掠不堪其毒懼罪誣伏尚謂取臣伏辯必自有說追索賊證必有所主不圖一旦便鄰謫命臣家住常州一身而已朝廷遣三使臣連夜入蘇湖常三州起發州郡望風分遣巡尉發卒圍第闔門驚怖臣妻章氏積憂成疾六日而亡兄弟離散孤幼失所觀者傷嗟至於隕涕行次湖州朝廷又劄臣疾速前去所過州郡大理寺移文催赴貶在刑部而大理寺行遣不已嗚呼以陛下之法償權臣之怒置一夫於死所固無不可況此天下多故之時所以大臣矯枉過正賞明罰當開公道以收復人心召和氣以消弭天變而怙亂無稽報怨不思所以道路之人見臣相

眎驚嗟太息而不已者豈謂臣一身之休戚而已哉不惟如此與  
臣同時得罪如柳約錢稔張說者皆臺諫監司舉按賊罪之人或  
以大臣雅故止放罷而不問柳約錢稔是也或以大臣姻家已繫  
獄而復釋張說是也如臣既非昏姻之故又無朋比之私深文中  
傷乃至於此陛下試詔宰執檢會臣與柳約等章疏少經聖覽一  
時之間高不其手欺罔聖聽務快恩怨使陛下綱紀文章大壞至  
於蕩然較臣之罪孰為輕重方蔡京擅政二十五年數起大獄誣  
害忠良蓋以百數不過散官安置而已殆今餘黨復張又過於京  
三免投荒蓋自臣始臣不足道也凡陛下左右侍從之臣觸忤權  
貴便中以奇禍此例已開他日復有強臣在位人人懼禍靡然從  
之孰為陛下宗廟社稷之衛乎臣聞人臣得罪於君父譬之天地  
也雖雷霆之下無不糜滅而雨露隨之得罪於權臣譬之鬼神為  
妖為祟終無已也今者伏遇陛下進退大臣選用臺諫申列冤濫  
公議已聞及此餘息尚存之時叫號天地父母一訴區區螻蟻之

情而不敢復避鈇鉞之誅臣老矣豈有他望只乞聖慈矜憐舊物  
憫臣久負大謗不容於羣枉之間口滌讒誣許用赦原放還田里  
收葬已死之腐骨尚存者不終陷於溝瀆坑阱之中豈惟愚臣獨  
受大賜亦足以紓天下憤懣不平之氣少革羣黨報復眦睚之風  
臣無任

書奏到行在已

有指揮放還

臣聞管仲相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故能九合  
諸侯一正天下曹劌亦曰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  
可以一戰故三鼓之後齊師敗績何者罰惡當其罪則國人服國  
人服則可以圖霸矣折獄適其平則眾心說眾心說則可以勝敵  
矣恭惟皇帝陛下好生惡殺視民如傷屢下明詔申救獄吏常恐  
一夫陷於非辜而大臣怙亂藉公報仇怨一快於刀劔筭筆之間  
帝闡九重如在天上沈冤無告號籲不聞甚可痛也臣頃罷臨安  
府事之後適新宰相用事有蔡京死黨李光者望風指上疏論臣



盜取官錢四萬貫并激賞金銀以萬計又受所部人財物皆有主  
名大臣挾怨欣然納其言欺罔宸聽作言章行下直送大理寺羣  
幕紛然大喧朝聽臣亦駭懼不知所爲竊自思念盜取金銀錢以  
萬計必有輦致匿藏之所受所部民財必有傳送付受之人有司  
驗治追索賊證顧眎私家了無一物彈文謂何又念蔡京擅政於  
崇寧大觀之間婁起大獄讐復怨憎亦須竝緣疑似誑惑上下豈  
取鑿空中傷善類況今日艱難多故之時不應更甚於前以故偃  
然自謂無事夫何大理寺官吏朝詣都堂莫造私第共謀誣陷械  
繫數百人鍛鍊百餘日不遣一吏扣臣之門亦無一辭問臣之罪  
忽降謫命坐賊一千八百貫貸死免決刺羈管象州下蘇湖常三  
州起發巡尉數輩發卒圍第驅迫上道徒步出門行次衢州偶見  
朝報所坐乃金銀木植紙札經文之屬計直爲錢一千八百貫嗟  
乎冤哉陛下之法安在也盜金受財既有名色不取於臣所止用  
獄官傅會之文折取價值何以名爲賊不經審錄不取伏辯直行

典憲赴貶千餘里方知所坐何以名爲法姦罔成羣縱情妄作不  
知有君父不知有祖宗之法不知有天地鬼神之靈不知有賢士  
大夫議其後舞文毀法欺天陷人一至於此方詔獄之作也儻臣  
有一金之直藏於私橐推治有實必付吏大索暴陳於朝爲終身  
不可磨滅之罪豈肯違法不索賊證但追一千八百貫價錢苟可  
以誣陷於大譴大何之中必捕逮繫獄使叩頭伏罪永無號天訴  
地之所豈肯不取伏辯三免投荒而去且除籍爲民不齒於搢紳  
矣方被受堂劄付臣趣行決獄之後名在刑部矣而大理寺移文  
州縣催趣赴貶所不已典章蕩然更相破壞以此揆之冤濫極矣  
故臣被罪以來交親問道之書士大夫慰勉之言時聽浮屠老子  
空幻之說與夫道路咨嗟太息之辭皆謂此身一落世網是非毀  
譽得喪榮辱自有定命固不可逃但未死亡終見天日所可惜者  
大臣舉措乃如此也昔蔡京用事窮凶極惡策犬馬大亂之成遺  
禍社稷殆不可救不謂後之君子踵亂士之轍出新意以作備讐

一夫而自快豈明主所望於除殘救變之時今者側聞用事之臣相繼罷免一時造言起獄納溝下石之流悉已去國以此占之公議亦稍申矣臣蒙垢累年頓仆道路一敗塗地萬事瓦裂妻死家破暴露溝壑幼稚呱呱不能自存亦足以償仇怨之怒矣兩遇大赦雖蟲魚草木之微可以赦除而更始矣朝廷清明眾賢馳騫賞善罰惡開示大公皆欲措明主於三代之隆豈直管仲之流以其君霸而已二帝遠狩中原陷沒除苛解嬖收服眾心以闢國於萬里之外豈止曹劇一戰之功而已臣愚所以不避萬死獻書在所冒昧自陳伏望陛下灼見冤狀斷自聖心念臣當眾人皆欲殺之時而有通國稱不孝之罪悼鬻履之不售傷畫地之不入庶幾漢昭帝覽燕國之奏書而獨得上官桀之詐齊威王聞左右之毀言而更論卽墨之封一洗無辜縱臣自便歸葬死者存育生者退伏田里以盡餘齒上廣陛下欽刑慎罰之仁一申天下公共之法消弭大臣報復眦睚之風稍懲獄吏奇文巧詆之禍少紓天下憤懣

不平之氣豈惟愚臣一人獨受大賜

三

紹興丙子五月十八日  
紹興丙子五月十八日  
紹興丙子五月十八日

臣聞人臣之罪莫重於賊汗天下所惡莫過於大貪吏臣被遇三朝叨塵兩禁而名在賊吏之籍有如孤負大恩苟賤無恥盜取公私一錢則死有餘罪若其橫被讒誣負天下之大謗蒙垢二紀曖昧不明亦足以繫公道之開塞臣紹興初蒙恩守臨安纔數月而新宰相用事稍除不附己者臣懼稱疾請宮祠罷去猶不厭其意忽有言章誣奏賊罪遂起大獄鍛鍊彌時私家無一物可取為證無一吏持片紙扣門問所當之罪獄吏望觀勢不容但已朝詣都堂莫造私第輒用眾證傳致深文中以危法論為城旦三免投荒幾不保背頰久之三大臣相繼罷免臣始具奏投匭馳訴以謂吏部侍郎李光旣非臺諫又非監司按察之官挾大臣之助越職論奏作臣寮言章行出臣寮言事雖許風聞蓋付有司體量得實而後取旨置勘而意在中傷直送大理寺一疏千餘言論臣盜激

賞庫金銀錢以萬計受百姓財物亦以數萬計制獄初興追逋紛然急於星火妻孥怖駭方食失飭臥不著寢不知所爲臣徐諭之曰視吾素衷可免憂矣身爲太守有積俸十餘月尚恐官屬援以爲例不敢支請乃取非其有而爲盜耶俸歷今在可考也然吠聲之流講張爲幻鑿空造大羣嘲聚助作聲勢如臣私橐果有銖兩尺寸之藏必移文州縣發吏追索暴之於朝以爲口實乃用公庫餽送過客紙札楞伽經東坡集之屬焉爲臣自盜旣言自盜亦合就臣所追取有司估直若干計賊結罪卻乃追索價錢爲賊出於何典命官犯法自問至三問有錄問又有審問祖宗立法防閑之意正爲此也所謂眾證多緣私移獄或負冤稱屈或詆譖避罪近移他縣遠移別路差擇官吏參驗考覆罪狀了然尚復謾調遷延歲月以圖幸免則用眾證近時呂頤浩中子烝庶弟之母捕逮繫獄懼罪佯瘖不肯直對亦用眾證如臣所坐未嘗移獄別推未嘗託疾避罪大理寺何名輒用眾證治賊無一物可追而以價

錢爲贓公案無書押一字而以眾證爲罪大臣朋比欺天陷人一至於此責命旣下劄送蘇湖常三州巡尉四五輩將吏卒百餘人直入臣家如捕逃亡催迫上路臣妻章氏驚悸感疾六日而亡八歲之女遽失怙恃疾病彌年亦隕其命家門破壞兄弟離散爲世大慘可謂極矣於是泣血書辭願天請命一塵睿覽洞照肝鬲哀憐三朝管履之舊動一夫失所之懷訴草朝聞詔音夕下許從臣自便歸宿田里旋蒙沛宥稍復官資天慈再造可謂生死而肉骨矣未幾故相復用權震中外每聞德音無根報復眦睚破壞一臣寮之家則終日凜然如負霜雪潛深伏奧息交絕游塊坐一室形影相弔嘗懼不免豈復更有他望恭惟皇帝陛下盛德天縱聖學日新聽斷之暇手寫經傳龍文龜畫刻之金石蓋數十萬言自三代秦漢至晉魏隋唐千有餘年讒夫小人得志欺天忠臣孝子抱恨入地何可勝數固自得之聖心焉臣聞慶曆中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仁宗皇帝使

使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爲惡言傾修銳甚天下洶洶必修不能自脫安世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仁宗大悟修等皆無恙熙寧中蘇軾議新法之害忤王安石會司馬光以諫官薦軾神宗皇帝曰軾丁憂韓琦贈銀三百兩不受而販私鹽蘇木入蜀光對曰責人當察其情軾鬻賣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乃安石以親家對景溫爲鷹犬攻之耳神宗亦悟陛下英類祖宗如臣么麼豈敢望前輩先達方讒誣並進之時有一侍從如司馬光必能爲臣開陳感悟聖聽詔獄暴興之時有一獄官如蘇安世必不以眾證陷臣於大罪薄命如此窮則呼天固其所也今者伏遇陛下躬攬威福之柄朝聽羣臣之議夜覽四方之奏或降玉音或御宸筆乾剛獨斷大吏奉行黜嵬瑣進忠良消弭告訐之風屏除苛刻之吏追還禁錮不齒之囚洗滌暗昧無辜之罪生者甄敘官爵死者錄用子孫大鈞播物草木蟲魚皆被矣念臣嘗事陛下於艱難之際區區心迹粗有本末

更化之初公道大開藉令不幸溘先朝露未朽之骨猶有望於葢惟今雖癯老尚視息於世間病木觀萬卉之春沈舟閱千帆之過念非聖主誰復記憐比見大臣以喪歸輦所藏金過於郿鵠臣初無一絲之挂而遭羅織蒙被垢汙獨爲天下無告之窮民所以不避斧鉞之誅引吭一鳴不能自己然臣老且病矣齒髮缺壞耳目昏塞豈堪復爲世用第見陛下不開三面之網以崇寬大而臣尚絀深文激三江之水以沃焦枯而臣猶在涸轍况蒙睿照已灼見姦罔於被罪之初哀窮悼屈方就昭雪而舊相當國莫敢嬰其鋒積二十年名迹湮淪亦無爲臣言者伏望聖慈念一夫之不獲俾預諸臣起廢之例改正罪犯除落刑部囚籍及此餘年得與草木同其榮麋鹿同其樂亦不虛爲太平人矣臣憂患無聊舊學廢忘詞句儂淺不能占敘中心之所欲言者惟是裁書之日三沐三薰南面再拜庶幾螻蟻區區之誠感動萬一千犯天威伏俟重誅與万俟參政書

某頃者學省獲奉周旋才疏計拙輕犯眾愠初不謂得罪於秦公一至於此紹興初載某罷臨安府已數月而吏部侍郎李光同謀中傷誣奏賊罪遂起大獄吏觀望鍛鍊逾時治賊而私家無一物可追以價錢爲贓結罪而公安無一字書押以眾證爲罪至大辟三免投荒喪妻喪女存沒狼狽自宋興以來臣寮被罪亦未有如某之甚者也久之二相相繼罷去某始敢上書扣閤投訴當是時公論翕然傷屯悼屈待從官二十餘人相率造堂乞開陳如章許令自便還葬死者存拊生者旋蒙恩貸歸宿田里稍復官資又過所望未幾秦公自臨安畱守入冠樞輔而復相某追懲往咎吹齎救過杜門屏跡不交人事間遇醉人推輕薄子挪揄則好言辭謝惟懼一失其意則撰造無稽逢彼之怒又陷於不測人窮至此亦可憐也今者參政秉鈞爲天下公議之主自維曩時學校實無他腸而狂疏蠢拙自觸禍機祇可閔笑幸遇參政得君行道之時開闢公道崇尚寬簡如某輩始知有生之樂矣然滿堂飲酒而

一夫向隅終日執觥而獨不知味是宜大君子隱然動心焉第蒙垢三十六年□伏田里舉朝無半面名跡湮淪殆將與草木同腐非參政尚誰望耶某被罪本末已具章疏奏陳如蒙降出一經省覽伏望慨然興慈哀憫餘生久負大謗加惠衰晚造膝之際一言敷奏俾從諸公近例除落罪籍復齒平民雖投老殘年無復榮望尚冀一洗無辜少摠冤憤豈惟一身受賜而四方觀聽亦足以占公議之申于冒威尊汗流至踵

二

某去國三十年一時丞輔侍從之賢往往知名而無一日之素屬者聖主尊用老成參政入侍講帷進登政路某側聆德音爵躍起舞不知履齒之折也輒恃平素修一啓事贊門牆之喜已成復毀至于再三重念某數奇命薄轉喉觸諱自建炎已來姦詔成風開口動筆喜事者便醞釀以爲譏謗方某守臨安秦丞相已參政事嘗具一啓省問寒溫致州郡進賀之禮而讒口媒孽卒召愠怒大

臣得位中外摺紳修書爲禮道古今而譽盛德庶幾解顏一笑而風俗之壞迫人於險以爲進取之階百端奇詆不肯見恕以素不說之心而輔以疑似之謗竊銖之嫌又成大咎恭惟參政以天下爲度區區竿牘小禮左右豈少此哉他日進謝亦未晚也故止用劄子以抒下情儻蒙鈞慈矜憐舊物久辱泥塗援之擠壑之中醜蔑一言足矣

與宰執書

某名挂罪籍久爲天下之棄民伏遇聖主躬攬庶政親擢丞輔開示大公以幸天下召還逐客遠至嶺海皆被甄收追錄故俟下及泉壤亦蒙褒贈朽骨再肉溺灰復然覆載之下無一夫不被其澤矣如某者負天下之大謗一敗塗地二十六年謂當賫恨而死矣側聆某官慨然有刮垢滌瑕嘘枯吹生之意幸甚過望不可言也念欲上書叫閭譎譎焉追訟故怨則不免瀆亂君父之聽衰老餘生逢辰千載泯默不言又無以副廟堂全度之恩躊躇不決遂至

淹時不能自已於是齋沐裁書投匭上奏而廢學已久言詞淺訥不足以感徹上聽伏遇某官持衡爲天下之平終此大惠發一重言出焦桐之本於爨中起涇穎之駒於櫪下除落罪籍復齒平民雖膂力已愆無以酬駑桑之恩而精誠未泯尚堪圖結草之報

與侍御書

某靖康初待罪侍御史言狂計拙輕犯眾愠故任中書舍人日當國者誣以僞官責受副團歸州安置其後以龍圖閣學士守平江言者以某嘗建言王安石常平聚斂之法落職宮觀平糴常平者出於漢魏非安石所建也仕不知止輕近刑禍比死無所怨尤每讀書傳見昔人被讒得罪死於刀鋸鼎鑊者則欣然以得此生爲幸時有感寓作詩自娛無怨懟一詞旋蒙聖貸歸宿田里雖子弟之有官者追懲既往不復求仕尋遇郊沛敘奉議郎二十二年矣自以寵祿過分遂擬災患俸錢不絹不曾支請夏秋二稅先期輸之間遇郡守監司追索積欠獨無一金之負有沙田數十頃經界

時校吏受鄰田之賂增苗百餘石鄰田高下一等改作陸田不納  
升斗時胡思徐林方以經界被罪不敢陳訴自永感後與媼媿舍  
弟同居四十年兒姪男女十四人所通婚姻皆士大夫之貧者交  
舊委作墓志行狀數十家不受一金之餽侍御嘗守蘇常家在京  
口區區弊迹固已知聞如使某果犯重譴二紀之餘闔門自屏悔  
過自訟宜在赦除況屬無辜盡出獄吏承望風旨以無爲有不於  
公得君行道之時冀一言昭雪則知他日之無及也

鴻慶居士文集卷第十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一

書

與范丞相書

某去年承乏平江側聆相公召歸中司候司造朝馳書贊喜無何  
觸罪罷去攜孥累竄伏三吳大澤中不敢復以姓名通於執事大  
人之門亂定親舊移書訪問生死傳聞相公進位大丞相不覺欣  
然拊髀而起退裁書誦所聞庶幾區區千一之慮書成復毀至於  
三四卒不獲已願效其愚某竊觀崇寧以來士大夫徇名失實皆  
枵然不適於用其流至於靖康建炎極矣救今日之亂且置元豐  
元祐勿論宜度時之所宜爲者急起而趨之如拯焚救溺不然襲  
常祖故以亂救亂天下紛紛何時而定也四夷侵暴羣盜相挺而  
起所宜尊寵戰士以效命致忠而賈誼輩以言章擯斥於清流之  
外激怒姦雄蹈白馬之覆轍時危多故賢者避世所宜激賞忠義  
共立於□朝而詹人以恬退蒙詔獎進學士以固士大夫全身遠

害之謀財計之臣惴惴然恐以乏軍興得罪而王琮以不饒通鑑  
書板罷轉運使何其緩而不切也防江置使防遏又置使州帶鈐  
轄又兼安撫平江又兼制置常州小郡安撫司使臣至百餘輩官  
亂民貧眎宣和爲甚而改天長江陰爲軍尤爲無理兩州旣失兩  
縣租稅之人兩縣又紛然建立官吏召募使令掎聚祿廩剗置公  
使獨任一州供億之責誅求百出民不堪命此何爲也某去秋寄  
家湖上居蘇常兩郡之間外調防江之夫內嚴防城之具盡錄公  
私材木以爲戰艦毀徹廬舍以廣壕塹斬伐邱墓以剗樓櫓掘地  
陷馬編木爲大筏率米爲糧斂錢犒軍掎取繒帛爲袍襖之屬凡  
戰守之備修舉亡遺而民力亦盡大盜入境將吏望風委之而去  
凡前二守之勤勞兩縣之備禦第以上應詔旨下以疑誤邦人故  
吳人之死者十九夫京師太原天下之金城湯池也尚不能守胡  
不明示邦人徙避之計以全其肝腦而在官者又恐以無所爲而  
得咎故寧大壞至此也虜騎入蘇常不滿二十日而戚方郭吉劉

遠張威武之流皆防江大兵塗炭一路積七八月而後定防江本  
以備虜也虜欲至則潰散而爲盜虜已去又招安爲兵旣往之敗  
可以爲鑒而劉光世防江之師又至矣淫名亡實其禍至此可不  
悲哉恭惟某官盛德偉望尊顯三朝他日大廷摩上之言諫垣論  
刺宰相之疏天下傳誦以爲口實今以天下宰居其位行其言必  
有以大慰斯民之望然今徇名之大患有二二患未去則四夷猖  
狂羣盜椎剽社稷危亡之憂生民塗炭之禍未易以歲月定也靖  
康之初大臣樹黨弃捐官爵如用泥土而妄言無行之徒上書圖  
進取者所在如市狂誕不根往往報聞則詛誹君父謗罵大臣以  
逞其不肖之心輿訛造訕更唱迭和鼓惑羣小激怒軍士馴致錢  
塘伏闕之變比苗劉伏其誅而人猶以爲冤皆此輩爲之一患也  
建炎以來宰相第行臺諫風旨今日行某事言而罷之明日用某  
人言而黜之凡所措置曾不得一舉手俄而邊遽上聞則又以罔  
功之罪攻而去之矣是其言果出於正邪此賣直釣名於一時而



陰欲盡其所厚善者爾二患也去此二患必以飾非拒諫負天下之謗二患未除則羣言亂政必致誤朝之譴然則奈何嬴秦之亡也劉項相拒於滎陽京索之間天下之士不歸漢則歸楚高帝納用羣策雖麾下騎士亦時時間邑中賢豪至於駕馭羣臣則踞牀洗足溺冠騎項所謂盛服先生諫爭之臣亦嫚侮而不信何者謀議之臣內有良平腹心之親將帥之臣外有信越爪牙之用一身之勢合而無間或借箸於食前或排闥於臥內附耳而談躡足而悔悟如疾痛苛痒切於肌膚手足而不期而自至故能蹙秦誅楚以成帝王之勳彼其伏青蒲冠獬豸說說然陳說詩書上章謹譁以應故事固高帝之所大爲而不信也今朝廷得一韓信以爲將帥言者必曰寄食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跨下無兼人之勇今拜爲大將而一軍皆驚則必黜之矣又得一陳平以爲謀臣言者必曰事魏不容事楚亡去受金盜嫂反覆亂臣今拜爲護軍而諸將盡謹則必黜之矣陳平韓信之賢沒世不可得幸而得之必不爲

用用諸生則不能鬪而尾生孝己之行又亡益於存亡成敗之幾依違固避以苟歲月主上一旦赫然責宰相以扶顛持危之效而公車北闕之章白簡卓囊之封又隨而至矣爲相公之計當以身任天下之謗訕革去淫名文具之害政深究天下治亂之實今日用某人明目行某事造膝開陳勿疑勿貳如句踐之信種蠡齊侯之信管仲凡迂闊難行之論謬悠無稽之談不得一言入於其間庶幾有立於天下而大尉民望不然去就有義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其更有深於此者而不敢言也

二  
某伏審某官登進台司兼摠將相得君得位千載一時他日西垣所聞異夢天人之契合若符節私心喜慰宜倍萬於常情故率意之所欲言獻於下執事區區之意謂宜綜練名實拂拭尤累廣收材用以佐中興庶幾大有爲於天下書上彌月忽有人傳示季陵得罪一章讀之悵然悟笑執事位宰相不遠千里移書獻言意廣

才疏乃與罪人同爲一律平生所向輒值牆屋殆類此也夫相公高情大度察知食芹暴背之意不厭其狂手枉誨飭辭義卓然禮遇有加於平日伏讀三四則又大過所望某志節衰落避讒畏譏茹齋而吹見月而喘不堪爲當世用矣獨有峴弟得一官尚欲試吏輒以手足之故冒瀆鈞聽陶鑄一諸司官屬於二瀾間過蒙矜許幸甚峴近又從鎮江劉帥之辟以長興縣丞薦於朝二者惟相公審處其一成就之爲私門之寵復有一事輒恃恩紀上扣馬迹山巡檢鄧士宗今春兩遇潰兵據山就糧爲盜士宗躬率士兵乘船戰於大風浪中鏖擊遂捷是時知州事儲錢糧數萬率合郡官屬退保北山皆賴士宗力戰而免本州已保奏上之朝廷未蒙推恩某寄家島上親睹兩戰之捷亦是當時獲金一人之數所以不避僭率上瀆威重伏望早賜檢會施行皇恐不宣

三

某賦命奇窮遭罹兵亂遂爲天下之罪人念舊屏居已絕榮望伏

遇相公不遺窮陋誤恩起廢開廣上聽於三至投杼之疑力排羣言於十夫推撓之手擢居方面還復從班奉詔竦然已過所望重勤使介貶損誨飭恩言刷籍衰病增光願以罪戾之餘何以上副委曲保全始終錄用之意竊惟餘杭重地東接會稽走集之路三經大盜冰消火燎殆非飭廚傳稱過客之時平江之敗覆車未遠愆冥妄發馴致紛紛必又上勤典憲伏望相公哀憐加惠且令依舊宮觀少俟眾怒稍平然後出從驅策庶幾區區有以自效俯伏俟命流汗至踵不宣

四

某蒙恩復侍從擢領大邦願疏拙不堪憂寄之重亦再具奏懇辭而衰懦又畏程督之嚴不敢家居待命即日奉詔奔走赴官側聆渝旬尚闕俞音敢布腹心上瀆鈞聽竊見臨安大盜之後實及一年四更守帥經理殘壞凡朝廷寬假守臣之權宜一時燒殘不盡之餘力至某皆不復有矣官寺府庫倉廩酒稅更無一椽片瓦邱

墟如故獨有城上甃籬數千爲守禦之備而城身摧壞者三百餘  
丈方揭榜禁止往來又於於潛縣築屋二千間爲退保之圖皆芽  
竹爲之不可移用清和坊歲計酒百餘萬今未及二十萬猶未有  
蒸煮者而鈐轄司使臣充食者六十餘人如此類理合詳具恐涉  
論說長短之咎不敢一一具陳某屢遭讒斥志節衰落無復激昂  
自奮敢爲之心而百敝紛然不忍坐視必又妄作輕犯重怒以陷  
不測之罪反覆思之只合引去改用賢才與有重望之人奮然不  
顧怨怒以漸罷行庶幾上副使令之意某起於罪籍方蒙恩宥人  
微資淺踐蹋無嫌與其不量可否自致顛隳不若逋慢獲譴自投  
閒散伏望相公哀憐加惠陶鑄一宮觀差遣不勝懇禱之至  
與政府乞宮觀書

有客過郡傳行在士大夫譁言某到官已來凡朝廷堂除與吏部  
差注之官皆拒而不納又以無罪逐都監王子毅欲用其闕某笑  
而答曰此鎮撫使所爲也則吾豈敢未幾親客移書與道路所聞

皆合然後知傳者不妄某人品么微叨居大府不協人望自然如  
此固當一言而復引去臨安府守臣著令得奏郡文武官一員某  
到任後准令辟毛汝能添差兵馬監押奏劄具在可覆按也設欲  
辟官以代子毅既有著令便合衝罷不必誣以罪也今奏乞添差  
則不必逐子毅子毅罷後某未嘗辟兵官填闕則造言之妄可不  
攻而破也至如朝廷堂除吏部差注之官必有主名或訴於朝耶  
或訴於部耶萬一出於流言試以某所辟之官參攷所聞真妄自  
見矣朝廷命守臣薦士非以爲恩也蓋欲舉所知以共圖職業耳  
然事涉觀望則不敢舉某被詔合辟縣令兩人以無可充選者至  
今未敢應詔以此驗之則逐無罪之王子毅又拒已差注之官此  
何理也然自紛紜以來種種德艾雖賊汗狼籍吏民交訴監司按  
發如張永世等不敢治所以避用闕之嫌州縣官踰月不赴於法  
當罷如趙士傳等不敢卻所以弭拒命之謗低回固避內愧平生  
上辜任使失職廢法妨礙賢者之路某之罪在此時事多故狙詐

成羣風俗大壞莫甚今日尊爲天子羣姦造訕激怒軍士固嘗不安其位矣貴爲大臣一妄男子片言投匭便成動搖之謀居下訕上堂陞陵夷無復尊尊貴貴之法皆朝廷自壞以至於此某起於罪籍眾怒未解吠影木出於一犬撓推遂屈於十夫若不亟去浸潤既久投符之疑雖慈親有所不察今已具奏乞宮觀差遣伏望鈞慈早賜施行

與李少愚樞密書

伏遇某宮不忘窮陋擢領六邦已具懇辭又蒙貶賜誨飭開讀恍然以榮爲懼方俟造官具啓事占謝而區區私義有不得已者須至投誠上訴某自念平生居心不淨喜事妄作婁致怨憎斷自今日臨見吏民之後含糊模稜越了目前改舊圖新以免悔咎夫何軍兵之仰哺者數千人官吏之充食者二百餘輩無錢無糧其勢有以相及而一州財用之所從出悉廢於吏謾敗壞略盡不忍坐視駸駸技痒又欲妄動以召眾怒重以行殿近在一水毫釐過失

無不暴陳如某資淺望輕誰肯信服莫如解去全璧而歸伏望樞密不忘夙昔力賜開陳俾釋重負於邱山還奉真祠於香火南面稽首恭俟俞音

與張全真參政書

某自聞參政大用適在罪籍不敢輒道私書爲左右之賀日者貪吏暴怒侵漁閭里民情洶洶其勢可憂輒恃一日之雅誦其所聞參政少加意幸甚伏自去盜入境小盜因之城邑保聚焚蕩一空生者罹炮烙死者蒙斲喪暴骨之辱剝剔孕婦割截兩乳以殺爲嬉流血千里夏秋之交饑疫相熏流屍不藏暴骨如積良田沃壤化爲蒿萊高門甲舍聚爲瓦礫此參政桑梓固已飽聞然州縣官吏無司存可居無獄訟可聽無職事可爲類皆挾吏卒持柶械操箠挺追迹盜賊所不至之處發人之廩錄人之橐鞭笞百姓執縛婦女所過騷然與盜賊無異如橫林門恭先迪功與其弟開先家四十口皆沒於盜而恭先被炮燔而死獨餘開先高氏歸宗之子

年未滿十五縣吏催錢縛寘空舍擊之幾死周滂奉議三十口與  
恭先家同時遇禍止一子得脫亂後病傷寒不知人縣吏至無應  
門者直入臥內曳其足而下之兩日遂死又有朱宇泰者武進鄉  
墟大族也子女奴婢廬舍牛畜焚燬無遺止存父子三人而宇泰  
不勝縣吏迫促之苦遂赴水而死又有小井沈國章者若妻若子  
若婦若女若婿皆戮死所餘一幼子遂以雙丁入役其婿則許知  
微弟也橫林小井某舊所居宇泰乃從妹之舅皆耳熟焉得詳具  
以告他不能言也方金人在杭越時邦人不堪苛暴誅求之害以  
手加額祝之使來意其亂定必下寬恤之詔以紓此無告之冤無  
何大盜殘燬之餘橫斂益甚一郡百太守人人求索自便而無所  
措其手足雜然興謗訛罵詛詐憤憤不平之氣相顧而無所發忽  
聞下土豪糾集民兵之令此令已行而貪虐不已則鉏耰棘矜相  
聚而剽吏以復仇怨其中十州又提而爲盜區矣伏望參政哀憐  
加惠出此遺民於塗炭溝壑之中少寬其怵迫不自聊賴之意今州

縣官寺簿書刑獄倉廩府庫皆無有如縣丞簿曹掾官添差添監  
酒稅之類皆可罷可併大軍之後桑柘蕭條窮里空舍鞠爲草莽  
如里正長之類又可減半而優爲之法官吏坐贓宜如太祖太宗  
之制胥吏輩取人一錢以上或持文檄輒至鄉村許告捕治以軍  
法此拯焚救溺之權除殘代虐之政愛民恤下之實望參政果斷  
而力行之豈特惠此一方天下實被其賜

三

屬者輒恃雅故敢薦所聞參政不以位貌爲間賜之誨飭且諭以  
收錄甄敘之意發書三復感愧不可言某疏忝忤物逢世大亂多  
難百罹所欠一死殆無意於人間世矣建炎卽政之初錢塘勤王  
之後獨先眾人力請補外參政所見重以上方宵旰不敢遂圖便  
安願試一郡自效而非本志也去歲守吳門令州人徙去愛戀以  
舒肝腦之禍馴致煩言雖蒙聖察尋以他罪罷去去郡未幾大盜  
入境既保頭顱於一障之乘又全家室於五湖之阻兩州塗地獨

爲幸人豈復僥求更生意外之望於是屏去衣冠而不敢服減徹酒肉而不敢食藏去俸慙而不敢求請所願弭災厭難以盡餘年布衣葛屨自放於耕農漁釣之中漸爲醉人推罵輒復自喜所謂金馬玉堂西清延閣之寵豈敢更入夢哉重蒙鈞諭空知感激惟是峴弟初得一官尚欲試吏願出於鑪錘便辱矜許而謝參書意似未可必遂從劉鎮江求長興縣丞之辟小邑殘破已不堪料理而一湖之隔去家稍便如蒙鈞造施行受賜等也

三

伏蒙恩紀貶賜誨飭開諭上恩終始錄用之意還復侍從擢領大邦奉詔竦然以榮爲懼竊以錢塘兵火之後干望一空朝廷選用守帥必欲拊循軍士安輯流亡禁賊招徠商賈某雖疾懦豈敢擇事顧宣和以來風俗大壞州縣率用苞苴飭廚傳以消弭口舌之禍今以罪戾之餘當行在走集之路以不能強勉之素性行之汙壤不可變之俗必以疏憇輕犯眾愠又致煩言上喧朝聽所

以不敢奔走造官以奉詔旨伏望參政委曲保全護其所短且令依舊宮觀俟宅日有所驅策更不敢辭冒昧不勝惶恐

與謝任伯參政書

頃聞執事召歸入參大政國步艱危正人登用可爲天下賀然靖康以還小人得志求而不獲則聚而訕上堂陸夷踐蹋無嫌此風不革未敢爲門下賀也湖西虜騎大入吳人死者十九兵將爲盜於虜寇不犯之境而貪吏又攫取於盜賊不入之家白晝攫金無所憚畏囚拘箠撻人不聊生咨歎怨鬱而無所訴憤懣不平而無所發某獻書鄉參論之詳矣凡今無州無縣之處可罷不急之官以紓民力貪賊無狀宜如祖宗之制庶幾知所懲艾若但襲常蹈故格以常法怨歸朝廷利歸羣小不可不察也某去秋寓居太湖馬迹一島之上虜騎大入知州事亦率寮吏聚糧退保山中而郭吉張順各攜數百艘乘時爲盜四面攻圍其勢甚急是時巡檢鄧士宗率土兵具舟楫大戰於湖心赤心軍將百餘騎耀兵於山

上斬馘數千級湖水爲丹生獲渠魁張順柳善梟首軍門而無亡  
矢遺鏃之費自是羣偷震疊無敢過境上者吳中戶知之今本州  
具功狀奏聞某又嘗親睹斯事僭易冒浼欲望鈞慈早賜施行司  
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乃敢有言

二

竊爲國家多故雖非臣子擇事之時而罪戾投閒正以朝廷不復  
記姓名爲幸遽蒙詔獎擢領大邦恩寵特加以榮爲懼伏念某所  
稟至窮不可與共患難自靖康迄于建炎之初末兩遇攻圍以至  
國破強胡廢立二聖播遷維揚倉猝之變渡江苗劉跋扈之師伏  
闕凡此變故靡不經嘗今錢塘以輔藩爲行朝扞蔽遴選守帥以  
衛王室宜得耆龐福艾之人如某凶衰不祥豈宜復見進用昔李  
廣才氣無雙尚以數奇流落不偶李勣選用將佐而薄命者不可  
與共功名某憂患九死之餘繆當委寄必誤使令不敢奔走造官  
以奉詔旨伏望參政爲社稷大計不私一夫從容開陳追還成命

且令待罪宮觀不勝懇禱激切之至

與鄭至剛樞密書

卽日秋暑恭惟鈞候萬福張湖州過郡具言左右欲致書之意雖  
未拜賜已極感戴某自鉅姦賊之後羣小紛然造訕始則諷臺諫  
攻於上前終又結集不逞訟於丞相府親舊交謫以爲板蕩大壞  
羣偷得志之秋也何苦與此輩結爲嫌恨以自取辱於是釋然大  
悟日冀報罷兩解而去彌時無所聞乃敢薦區區於左右靖康以  
來大盜所攻無不破之城太尉所知也方蠟丸書相踵而來如大  
旱之雲如坐塗炭焚溺之中而求援如此其急也朝廷但坐視竊  
聽未嘗遣一旅之師往救此又太尉之所知也至於城破公私之  
藏掃地盡矣少壯子女係虜而去矣然後臺諫徐起而攻之以不  
能死守者爲可誅也豈不太甚哉浙西七州盜踐者五惟蘇湖尚  
存而蘇介乎常潤杭秀之間羣盜相傳號金撲滿三年於茲矣某  
竊料此邦必不能脫於虎狼垂涎之口今大母幸南昌行殿似聞

欲有所向孤壘塊然外無蚍蜉蠃子之援中無強將勝兵制千里之衝何恃而能存意欲盡以富人巨室金寶遠徙而藏之庶幾可紓一路之禍到官之日諸大家造請而與之謀又盡召一府之豪傑諭以禍福而計其後率以爲便然後揭榜給一季之限俾善藏之期至不如令乃錄入官令下之後一二怨仇隨而媒孽吠聲者不察羣起而和之遂致煩言某聞之但深嗟而屢歎也近者傳探金人治舟楫於淮揚徐泗之間朝廷所以待之之具防江而已防江之夫豈素練之兵率游手烏合耳無事充食有事散去爲盜與靖康防河無異也制置使自陳彥文四易而用王義叔矣樞密以謂如何今空一城之所有盡使富民徙金寶於四遠親戚之家一旦巨盜長驅無所虜掠如杭潤常秀已經踐壞行數千里之遙冒一江之險周走五州失其所圖他日遂無以激使其眾庶幾可以休息且京師太原定武天下號爲金城湯池也平江一障所謂蠅蟻之埳耳盜至矣使之避徙於無事之時議者以爲不可乃欲錮

留之以待其來盡舉而遺之豈不誤哉更有一事又當布稟宣撫處置司縱遣戍卒來還劄下本府收管而陳統制者發卒搜捕白梃紛然直入閭里蔑視守帥如入無入之境前此未有也借如朝廷名捕罪人亦須下所屬追逮而軍前輒遣吏卒入他郡追取逃亡不經官司圍捕毆打閭巷驚呼白晝闔戶此大亂之漸也又況初非逃卒宣撫司既縱之統制官又捕之州縣無所適從而不免分析某人微望輕承乏大府揀過不暇安能於度外有所爲以副朝廷責任之意太尉爲開陳改除一宮祠避賢者路邱山之惠不敢忘也

和州與提刑胡獻可書

卽日秋暑尚炎恭惟台候萬福某投畀小邦遂託餘芘已嘗具啓占謝計已徹聞屬者詔書起一半禁兵撥用遂將先已起人數通計一半驟發起壽州團結今蒙使司牒問於手詔有無遺戾承命皇恐某三月出都時見揚楚滁泗之兵相繼放還旌旗舟楫蔽空



而下某所親見也獨和州未回而復有起發半兵之命某竊詳詔旨所以存留一半之意謂東南亦不可無備爾雖本州所遣兵未還朝廷豈暇一一開坐遂併計爲一半應詔實以三里之城下臨大江止有壯武一指揮又通沿江四塞土軍盡擇伉健可使者趨軍前所餘癯老懦怯已通半矣追報海州盜起傍郡皆驚日來本州王慶家又有數人劫取財物而去區區之意謂半兵既足以應詔命而餘兵緩急雖不足恃蓋庶幾焉不然有司何至占吝不遣上煩程督之嚴伏望提刑郎中垂意委察本州郡所起半兵似於詔旨無害所存餘半或能消厭未形之患則非某一人獨受公賜也僭易死罪

和州與運使陳靖直書

卽日新秋乍涼伏惟台候萬福某到官之初正遇使臺按臨之後車騎出境未遠所判訴牒十數悉取案牘予奪凡累政不決之訟鉗口無告之冤一旦獲吐申而去獨本州人吏李侃之母一牒與

軍使所判某初讀之信然尋取案考驗侃實久賃彭氏屋彭氏欲賣侃所居治喪而侃乘其急畱執召狀又不酬價彭氏趣令牙儻索元帳召鄰比造兩傘人聶文政者成合侃遂訟於前守趙子鎔并乞治牙人不批問之罪而州司檢准賣買條法侃既非典主又非親房口是賃戶豈有業主出賣而批問賃戶者趙守爲戡決兩身人以慰其意而交易終不可破夫爲郡太守至決捷無罪以尉塞猾吏可見官弱而侃殊不滿遂令母投牒訴於使司使司指揮更令勘斷牙人令侃成合本州深欲奉行而典賣法既無合批問賃戶之文惟浮造數椽屋宇占壓業主地步猶可舞文附會同梁合柱之法而續降已衝改侃母妄訴終以使司所與不敢句勸止捷侃令起移自結斷後申展七限既不定交業又不還房錢拖延踰月不了忽蒙判侃一狀詞旨甚厲謂本州淹繫不結絕具獄官職位姓名申且委通判催結承命震恐然此細事六月中本州已依法依條勘結了當今五十日矣自是李侃抗拒不離業兼已遁

去使司投牒人吏離役輒遠去數百里陳訴左右所親見也所謂  
淹繫者誰乎所索獄官職位姓名使司未嘗取索究見兩訟之曲  
直而遽咎獄吏益見侃偏詞詭說足以營誤視聽如此竊謂部刺  
史一言足以爲竦動干城之具而婚田之訟若只據一夫之說而  
逆處之恐非使司責望州縣奉法循理之意運使更宜詳察州縣  
人吏詞苟有理安有經兩政而不得直者所以致此紛紛蓋欲徂  
習吏強之態而行其詐也某治此事初不曾實情見趙守決二牙  
人以慰答侃意頗冤之既劾侃竟而郡人翕然稱快運使親舊在  
此可問而知不謂使司大不以爲然尋欲矍然自反終是質戶不  
應批問只以前日所勘結申聞萬一果欲右侃只乞取案一閱設  
侃所陳不應法乞從使司獨斷州郡第奉行轉運司指揮豈敢復  
議狡吏馮籍凌駕州縣得申無理之說居官者何所措手足不爾  
卽乞稍正兇猾妄訴州縣之罪以勸後來僭易死罪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一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一

書

與曾端伯書

某雖有門下一日之雅而窮陋寡聞不知官簿所在日者旌榮南  
來傳詣合泚輒具書省候伏辱遣騎賜答高辭妙墨爛然累紙開  
闔三過何既如之具審卽日初暑台候萬福某又蒙馳賜百家新  
選一集發函閱讀每得所未聞則拊髀爵躍讀之惟恐盡也歐陽  
公集古錄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得於有力之強如好之無力有力  
而不好皆莫能致也宋興二百年宗公巨儒騷人墨客專門名家  
大篇短章或膾炙士大夫之口或淪廢於兵火幾亡而僅存蒐攬  
亦略盡矣而詩引所載多者數百言少者數十言其人出處異致  
詞格高下盛德之士高風絕塵師表一世放臣逐客興微託遠屬  
思千里與夫山巉冢刻方言地志怪奇可喜之詞羣嘲聚訕戲笑  
之談靡不畢載集古錄又云惟世之所貪者無欲於其中然後能

一其所好豈不信矣夫某竊讀諸引之後其詩舊所見不復讀讀未見者每遇佳處或一再讀或三復而不能休不謂投老殘年獲睹奇勝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某學迂才下爲世畸人區區小技如腊鼠然不可出鄭國尺寸之地比讀新著而私意粗亦有合者秦少游云曾子固文章妙絕古今而有韻軋著不工此語一出天下遂以爲口實南豐作李白引以謂閔肆瑰璋非近世騷人所可及者而連類引義中法度者寡荆公屢稱郭功父詩而南豐不謂然功父疑之荆公曰豈非子固以謂功父天才超逸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南豐論詩如此如兵間一詩指徐德占論交一詩指呂吉甫又有黃金顏揚諸詩皆卓然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某所以不喻其言也荆公竹詩人言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雪詩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焦枯實有才送李璋下第才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世人傳誦然非佳句公詩至知制誥乃盡善歸蔣山乃造精絕其後再送李璋下第和吳冲卿雪詩比

少作如天淵相絕矣白公詩所謂辭達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蘇黃門詩已不逮諸公北歸後效白公體益不逮惟四字詩最善張文潛晚年詩不逮前作意謂亦效白公詩者公述潘邠老言文潛晚喜白公詩信矣如所料也東坡論陶詩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說蜜中邊皆甜若中與邊皆枯淡亦何用陶詩外枯而中腴若淡而實美也公謂徐師川晚年務造平淡終不如少年精巧蓋平淡不可爲水落石出自見涯涘非積學之至不能到也呂居仁作江西宗派既云宗派固有次第陳無己本學杜子美後受知於曾南豐自言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非其派也靖康末呂舜圖作中憲居仁遇師川於寶梵佛舍極口詢罵其翁於廣座中居仁俛首不敢出一語故於宗派既之於祖可如壁之下師川固當不

平然惠洪僞作魯直贈詩云氣爽絕類徐師川師川喜以爲是未免與惠洪爲類此又不可曉者冷齋夜話載秀老一事某在江西時惡其狂誕無稽坐客皆憮然此僧中奴固不以笞罵爲辱東坡

橄欖詩云已輸崖蜜十分甜惠洪以崖蜜爲櫻桃又有俗子假東坡名注杜詩云金城土酥靜如練爲蘆菔根者東坡地黃詩云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製地黃法當用薑與蜜而用櫻桃可乎黃師是守泗時以酥酒遺東坡答詩云關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液卻如酥謂土酥爲蘆菔根可乎公著論斥其妄良有益於後人耳目也某觀其公敘諸詩詞句溫麗紀次詳實尊賢樂善得詩人本意歎仰之餘又見曾存之冕無咎廖明略諸公已推重於幼學之初而一時名勝皆其儔匹然後知公致力於詩文久矣如曹元寵米元暉殆是子美詩中黃四娘者耶然元寵詩殊有可觀若都都平丈我又待入紅窗迴矣聊發千里一笑某自拜賜凡六日讀盡所著五十九卷與拾遺詩話一卷而後修書拜送使者尚當細讀別具記不宣

與蘇季文書

去違荐更年載馳心故人之側惟寐忘之念欲致一書而公典州

在數千里外某亦窮處一涯但有此心耳忽枉誨函存錄之厚慰籍累紙以愧以喜具審即日秋暑台候萬福某年過七十門內多故幼妹逝去方攜兒姪臨窆窆封而大妹訃音忽至大雪中馳省其喪又經紀其家殫念未衰舍弟亦遇疾不可治憂覺傷生須髮盡白重以田產零落殆盡顧影歸然獨存殊不知有生之可願也閒從事佛書照了諸妄而根器頑鈍竟無所得惟讀東坡先生之文竟一篇則心自開通秋陽賦所謂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遇故鄉初見父兄其樂蓋如此也先生以和陶詩屬黃門云吾將集而錄之以遺後之君子某置力於斯文五十年矣至是得一言一句輒識其奇趣亦庶幾後之君子之一耶蒙賜書一篋初謂先生遺文之未刻者揭篋乃西臺澗上之文拜貺欣感雖未能細讀異時當窺見一斑矣西臺敘云召試玉堂翰林蘇公擢爲第一天下服蘇公之英鑒則是天下先知仲游而後公知之也又云朝廷用公自茲始則是天下未知仲游知仲游自公始也一敘

大率類此天下人物之評如懸一鑑於庭胡現漢現皆不能通豈  
待得一畢仲游而後天下服也澗上敘云文忠公既薨一二巨公  
亦下世而後有澗上丈人談何容易試以澗上之作雜置東坡詩  
文中則大全集屬本皆是物也豈不重貽續貂之誚西臺澗上固  
名士而推稱太過擬非其倫責備賢者徒爲二公之累某在京師  
時嘗過謝任伯見夏均父在坐紛然問其故均父曰唐有韓昌黎  
宋有蘇東坡是一流人也任伯搖首不然之均父愠怒面頸發赤  
譏譏不已某曰東坡雄奇如韓公辯博如孟子任伯參未透耳未  
可以口舌爭也一笑而罷後十年任伯作李邦直集敘謂文忠公  
云李清臣文似蘇某而議論過之讀之歎駭不已昔先生初第時  
以書見梅聖俞論貧賤富貴之樂聖俞持示文忠文忠荅云讀蘇  
某書不覺汗出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天下傳誦以爲口  
實今尚載居士集中不知任伯何所據而云先生言世間惟名實  
不可欺文章如金玉自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

則有之矣至於品目高下當付之眾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今三  
敘引殆是出於一夫之口所謂齊人知管仲晏子而已耶因書發  
公一笑

聞公移湖憲此徵拜之漸未敢賀也江湖去朝廷遠矣如弭節少  
畱季文可以行其所知也某守藩時獄官示劄斷結罪人試摘一  
二問之往往左右視不能對每因送迎問造二獄親慮之必盡得  
情狀乃決遣近時蠹蔽益甚一人犯法連逮數十人多至百餘人  
獄官漫不省胥輩終日峻鞭朴責賂謝夜則羣飲倡優之家而瘳  
死者梯牆曳出之其家裏飯飲之已四日猶未知其死每聞之爲  
之酸鼻食不下嚙烟舊赴獄掾來別置酒具飯歷數而詳告之以  
爲偷一日之安自縱吏賊害無辜必爲子孫無窮之累季文作吏  
自有家法計不容此輩一路蒙賜矣先生盛德固已廟食百世更  
益以于公之報福祿之來可勝計耶

某去國四十年雖無門下平生之素而投老待盡之身已在相公包荒納汗之地矣恭惟太上皇御極三紀一日斷自聖心追述堯舜禪讓於數千載之後新天子踐祚大丞相登庸感會十齡親逢一旦得時得位固已如聖製之所褒揚而縉紳秉筆之士道古今而譽盛德者亦已畢陳於前某輒薦一得之慮庶幾有補於萬分相公試垂意觀之某伏見靖康之變二聖播遷中原陷沒八葉皇族二百州生靈皆被其毒而御營使劫寨大學生伏闕廟堂諸公拱手坐視共成此禍高官大職生榮死哀無一人以誤國得罪者於是好勝樂禍之人朋附益眾相師成風投袂斫掌踴躍用兵或欲斬尺筮笞其背或欲請長纓曳其頸或草檄書肆罵或折辱其使者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壯哉而激怒強敵挑發兵端誰當任其禍者夫強弱眾寡之勢如東西黑白三尺童子皆知之矣度長挈大惟有南北解仇可以紓君父宵旰之憂赤子肝腦塗地之害又

須人主屈己遣使尋盟有司聚財輸納賄賂可以營屯田矣當廣募耕種之夫可以蒐銳卒矣當歷選馳勇之士教習器械待其精儲峙金穀待其富皆國家閒暇無事之所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辦而當政用事者多以次選序進無得君者一人譽用之一人毀去之汎汎然如寄客視吾身且不能自保安能拂眾人之情來易至之責待未至之功又自度他日之禍未必及己故不若雷同和附寄之後人今者相公以潛藩之舊為天子股肱心膂之臣舉世譽之何所加舉世非之何所損倚注之重屹若柱石不可搖動某所謂寄之後人者相公當之矣所以啓事所陳以為分莫大之憂非以為寵也昔項羽背義帝之約王沛公於漢中諸將皆怒請戰獨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帝曰何由乃死也何曰今兵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帝於是繚然趣駕漢中張良因勸燒絕棧道示羽無西意當是時雖有蕭何之謀張良之智不能以弱為強抗項羽亦明矣其後何薦韓信拜為大將良請遣使連英

布分地王彭越垓下之圍三將併力遂破楚有天下自今觀之遷蜀燒棧人見其趨然卷甲遠去以避其鋒而不知滅楚之計已定於此一隅之地矣知彼知己善始善終謀國者固如是乎某老且死尚饒饒獻其愚者他日戎馬在郊大將忽有乘輿視師之請則言之無及矣干冒威尊汗流至踵

朱侍御書

某自承侍御進直臺端雖喜聞大賢得路不敢率然上記冒瀆高明適有里中人華生訟墓田詣臺投牒橫被厚誣某問知本末不免馳告今年六月華生欲葬其妻於某族弟好修妻祝氏墳墓數步問好修家請以田換不許更給葬費亦不許忽有耕者云此戶絕產非華田也好修家始詣武進縣投狀乞追華氏田契照驗仍乞告示本處地分鄰保且未得令華氏興工動工聽候本縣定驗結絕而華生造縣放譁云知縣與孫知錄同官遂阻障某不得葬妻耶縣尹矍然而羣胥告言華生是本州羣惡中把持州縣一人

之數知縣馮百藥即時移文稱曾與孫知錄同官有妨嫌牒縣丞索契定奪已而華生更不擇日亦不斬草破土便舉妻柩以葬而本處鄰保出示本縣約束忤作一行人皆不敢下手華生諸子被衰經徑趨州衙聽事號訴謂好修集眾止障安葬太守大怒即時追人好修自在楚州而弟好謀出對具言上項因依且云委是華氏田誑敢指占如是冒占絕產則不免墳墓侵害太守即時縱去送所司索契券乃華生鄰人所佃省田已死絕數年須有牙儉保見書寫等人所作證而華生稱皆已死亡又索縣籍只是絕產無華生戶名亦不曾輸納二稅田契內四至與縣籍又皆不同即無一人作證在縣籍又是戶絕有司定作偽券拘收入官華生只合經諸司陳訴常州理斷不當給還元田不然入狀請買又只合訴耕者之妄及訴武進不合約東候定奪如某以何名而任此咎也今公案具在一一可考不誣也又況鄉州墳墓東家與西家數步內犬牙相入纍纍相望何可勝數好修家以謂是華氏田何敢輒

議若是絕產官田得免侵犯作踐在人情亦未爲過如某七世祖  
下數十族非患難死喪義當掇援又非干請州縣規求賄賂二三  
畝田公私當以契券爲證豈某所當預也而華生失計無賴鑿空  
造言巧發奇中罔惑言路萬一不察遂挂簡牘豈惟無辜橫被中  
傷而小人得申無理之訟開掘侵犯百種作踐州縣觀望莫敢誰  
何其情只是如此今本路呂憲婦家常州胡氏胡氏與某亦數世  
婚姻宣和中文年沈晦榜某備員參詳官落卷中取王洋與呂憲  
二人不爲無契素可干預矣而呂憲以州郡所斷爲非某去國三  
十年殿師之子揚提舉不惟不識面亦不聞名而提舉又以憲司  
不索公案只據華氏狀斷還爲非是爲某干預可乎某幸遇侍御  
以忠厚正直爲天下共議之生每有風聞不至先言必考覈眞僞  
爲曲直故某得追大戾布露腹心聞左右聽不然衰老餘生不知  
所稅駕矣

二

某不獲已冒浼尚有欲者輒恃存眷試言之某宣和末擢任侍御  
史會靖康之變因論劫寨誤國伏闕首禍又論王黼誅死而召蔡  
京歸賜第等事疏忤迂闊輕犯眾怒故得罪於蔡李賓客尤甚淵  
聖幸青城虜人索表翰林學士吳弁莫傳皆稱病淵聖召某面諭  
曰朕歸心如飛煩卿草一表不可辭時某承乏西掖奏曰雖非某  
職事君父在難不敢辭表去卻回要說南朝劫寨覆我軍結余都  
滅我國遂如其說敘二事以爲大臣誤國致北朝興戎如此又卻  
回令作四六說來於是宰相何桌刑部侍郎程振起居郎胡交修  
與某四人同撰而某下筆表去淵聖詣端誠殿粘罕置酒五行是  
日大駕還內建炎初上駐蹕維揚言官馬伸論某草表之罪上曰  
大臣誤國至此教他怎奈何幸蒙聖察後數年胡交修得台州來  
訪某曰有謗公表中有毀宗廟兩語卻不是蔡李賓客乃胡寅所  
爲也時何相與程下世久矣交修恐某他日引援爲證某曰眾愠  
在某不敢奉扳扳公何益交修又曰今有談人短長如其人朋友



親戚在坐則不敢談矣又有談父兄之短於子孫之前者小必遭詬罵大必致論訴豈有人臣爲人主作文而毀宗廟不待識者而後知其不然矣某曰宣仁太后婦人中堯舜至今誣謗未明神宗皇帝史三經筆削安得謂之實錄風俗之衰變亂黑白顛倒是非君父尚不免如某么麼何足道哉某歸宿田里二十五年屏迹杜門無意於世間矣會秦相薨朝廷更化起廢之恩遠至遐裔下及幽壤某始不忍以姓名久汙罪籍遂叫闕一鳴例蒙昭洗甄復官資除授宮觀宮觀秩滿不敢再乞上書納祿庶幾得諧首邱之願奏牘抵闕門而遇國故忽聞華氏之訐惕然而懼茫然思曰家有田不得爲主人有死喪且不得葬世間容有是乎平生無事得謗種種類此某人微望輕素與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竊自愧歎而已今華牒已付憲司所望結斷後侍御取索公案一觀儻有一言之妄集無所逃罪只緣朝廷至近而小人習知風聞之說中懷睚眦或借交報怨聚數日之糧挾一紙之書徑造御史府事已掉

臂而還所謂有司反坐虛妄之罪皆不及焉儻因此時究見眞妄使欺罔之徒中傷良善者稍知懲艾豈某一人獨受大賜

沈相書

竊見馬料大麥爲湖西之害頃有轉運使以百姓爲念治營田出穀子以代大麥二年間先減半糴及今數年營田已成百姓以爲當盡減罷而轉運司方有續添指揮不知其故糴買馬料轉運司年年降本錢比私價亦可得三之一或用乳香或用關鈔或用見錢初付縣丞縣丞偷盜又付知縣偷盜尤甚遂改通判通判成資之年又卷之而去況營田減半之後數年來穀子之入愈多可罷無疑矣漕司何苦設此一端縱官吏爲百姓之害方催督時鞭笞流血重利取償破壞家產不可勝數相公去此一害一方歡然欣戴勝德可以想見矣

竊見江陰爲軍常州失一縣之助不足道也而江陰一縣之民安

能任一軍之責自添知軍職幕官曹掾兵官十數員又增指使孔  
目官曹吏散從官院虞侯等數百人而知軍公使庫則軍中一阱  
也和糴之罷久矣江陰獨不罷僻在一隅監司未嘗到誅求百端  
不可毛舉以爲有補邪去年溫明州私鹽百餘艦往來江中殺掠  
商賈又各自立黨互相屠戮江水爲丹軍城外公然賣鹽一斤五  
十錢西至晉陵武進境上數十聚落皆食此鹽而石排小河兩巡  
檢兵士販賣菘菜蘿蔔爲買鹽家淹藏之用而官鹽百餘錢一斤  
終日無一金之入江陰爲軍可見無補大抵更法立制必權利害  
輕重利多害少行之不疑如罷軍爲縣但吏胥輩不便而百姓有  
更生之賜耳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二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三

啓

回沈狀元啓  
待金馬門之詔首冠殊科論石渠閣之經進膺祿寵天子興見晚  
之歎諸儒豔稽古之榮巖穴增光縉紳慕恭惟狀元學士學無  
不通而尤遂於曆文皆己出而自得之心偶一時困刀筆於吏前  
不崇朝動聲名於天下雖萬人吾往矣豈特掉三寸之舌於十九  
人之中借前箸以籌之故能知壹日之差在八百年之後奏篇稱  
善紙價驟增舉羣驚北冀之空擊水運南溟之化固大丈夫所以  
自期者當如此豈妄男子出於嘗試而幸得之臚句一傳歡聲四  
出某服膺滋久快覩宜先竄迹窮閭夔勤長者之車轍書名淡墨  
又陪學士之堵牆殆茲貴名暴白之初何翅郵命流傳之速同時  
流輩自笑搶榆決起之卑晚歲功名行見松柏後凋之操特迂鞭  
馭馳況書騰凜高義以卓然愧勞謙之過矣第深欣悚莫究願言

和州謝宰執啓

百謫已盈難逭出幽之典一麾而去猶分共理之符伏念某蚤出  
寒鄉首陪諸彥天資椎鈍豈有能爲官牒推移遂至於此俄值纂  
承之慶丕昭顓俊之公十亂興周一夔輔舜逢辰千載敢忘魏公  
子之心多罪百罹妄有齊虞人之志立仗之鳴奚補集楛之計甚  
疏揆手覆羹信是五窮之阮下機投杼豈無三至之言遽開使過  
之科更累長民之寄松楸在望雞犬相聞儻因坐嘯之餘獲遂息  
肩之所豈復爭先歧路志千里於伏櫪之間所願少假須臾巢一  
枝於深林之上茲蓋伏遇某官應時作則體道爲公天下之勢猶  
持衡本無私於輕重至人之心如用鑑亦何有於將迎致茲罪戾  
之餘尚玷使令之未平生所願投老獲從自愧亡奇遂占陽城催  
科之攷庶幾未死及見鄭公仁義之行

回謝交代啓

東海之洋十年望歎景星之覩一日爭先甚虞製錦之多傷獨幸

伐柯之未遠恭惟交代某官忠純許國豈弟宜民驥足以超許追  
參於十駕豹章甚蔚尚窺見於一斑眷言淮海之邦久屈雲霄之  
步盍歸帝所用副師言奔逸絕塵莫維大賢之躅優游卒歲敢忘  
後事之師

回通判啓

請上方之劍豈堪老病之餘分竹使之符遂玷承宣之寄不有指  
蹤之自敝圖臥理之安恭惟某官循良千里之師磊落萬人之傑  
伐柯取則幸同聲氣之求傾蓋相從盡索形骸之外庶無大過以  
迄終更

回教授啓

補劓息黥但切歸田之意投閒置散尚何守土之謀猥先借譽於  
書詞尚記承顏於疇昔三毛殊勝誦小異於千人一轡可知會屬  
屢於五鼎恭惟某官高情拔俗妙語虛枯渾然深厚爾雅之文信  
矣直諫多聞之友方求瞑眩以補過愆儻使灌夫獲萬金之良藥

更令安世誦三篋之亡書喜愧交懷占言難盡  
回監稅范學士啓

分符出守奉詔趣行方循牆馨聞命之蒸而移文有勒回之意彌切仰高之素未降既見之心恭惟某官桀出萬夫名滿四海特立挺歲寒之操先游乏左右之容舉朝斷斷今無有矣抱關碌碌未免何哉盍先召節之行人奉受釐之對謙光下燭屈高論於借秦興盡欲還將退飛而過宋良深感戀莫究頌言

謝監司啓

一麾出守猥分千里之憂十國爲連更託二天之庇疏頑何幸欣竦交懷恭惟某官望冠時髦心存帝室奏刀肯綮恢然游刃之餘受命歲寒挺若後彫之操眷此賢勞之久盍先召節之行聖主興嗟何相見之晚也聾丞且老未嘗過而問焉

回無爲知軍張徽猷啓

省戶同升蚤接俊游之末山城畫諾又聞謠頌之餘方恢游刃於

新硎遂許借明於鄰燭恭惟某官五公世胄萬石家傳滄海之遺珠靈光獨耀故國之喬木風烈尚存顧欲命千里之駕而未能遽先馳一介之書而見寵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唇齒相依自作

全虞之計

時漕司以無爲上供遠限委和州勘

謝淮西鈐轄陳卿啓

明制開頒便蕃均佚三刃夢協方欣千騎之臨一節風馳已見百城之聳先聲所暨比屋交懽恭惟某官宏毅裕於大方忱恂懋於眾行五朝濟美獨高國士之風萬石傳家具載世臣之烈暫輟周行之峻來蘇淮右之民今袴昔襦左浚右粥類非俗吏之所爲也首膺共理之求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又於來思之望某棲遲末路投畀小邦仰戴二天之仁辱先一日之雅楚令尹之任敢懷喜愠之心滕大夫之才自笑功名之減深感戀莫究頌言

回舒守王郎中啓

黃堂坐嘯潤露九里之餘記室占詞妙絕五雲之體謙冲俯逮榮

愧交懷恭惟某官識洞陽秋名高月且刃發劓而迎解雖技經肯  
綮之未嘗車醉墜而獨全蓋死生驚懼之不入久厭粉闥之直來  
班阜蓋之春坐芟舍於棠陰借餘光於鄰燭伐柯未遠自慙非和  
郢之音擊柝相聞寧復有奔秦之盜共爲幸會莫究名言

平江謝寧執啓

抗章避寵驟登延閣之華賜札疏榮誤玷名城之寄望尺五之天  
而遠矣紆文之組而去之竊以天下之名實不可亂真而流俗  
之愛憎故能害正時惟真主盡攬羣雄大收闕闕之功一洗尋常  
之陋溺冠踞見安用腐儒藥壇先登果得大將用能排六國於借  
箸之日亦復定三秦於傳檄之中某駭麟餘生漂流弄物方上聖  
宵旰有爲之日正眾賢馳騫不足之時俯記疲駑上勤鞭策必欲  
係單于之頸豈容賈傅之空言尚當安會稽之棲宜用陶公之大  
計審難自效竊幸退藏方虞進慢之誅已備藩維之託恭惟某官  
得君於三顧拔士於一言禹行舜趨獨見質非之陋柴愚參魯盡

歸器使之宜深軫民勞遂承人乏惟姑蘇之故壤實吳會之奧區  
軍政壞於百年熙合之餘民力困於一夫貪恠之後浙矛頭之米  
莫喻其危瞻屋上之烏庶幾自免

回交代趙大監啓

埽相君之舍早貪附驥之榮分刺史之符俯愧續貂之誚恭惟交  
代某官赫奕五公之胃循良千里之師解十二牛而游刃有餘取  
三百困而食功無愧亟奉璽書之寵進陪掖席之前猥以孤蹤遂  
縱前躅韓荆州識面已大慰於夙心楚令尹告新當率由於舊貫  
回通判韋朝散啓

奉詔趣還正衰晚臥疴之日抗章避寵疏便藩均佚之恩恭惟某  
官明習憲章通達國體千里之驥足尚淹伏櫪九霄之鵬翮行遂  
培風不圖起廢之蹤居有借明之助多多益辦方觀游刃之餘碌  
碌亡奇豈恨伐柯之遠  
與寄居侍從啓

招虞人之旌敢有不回之意懷會稽之組猶分共理之符恭惟某  
官直諫而多聞弘毅而任重智出萬夫之桀解十二牛而游刃有  
餘文推四海之中草三千牘而奏篇稱善仁膺詔獎歸觀清光某  
以流離衰病之餘荷推挽矜憐之意憩甘棠而思召伯深愧前修  
避正堂以舍蓋公庶聞治道  
與范運使啓

視草西垣恩容避疾分符南服詔許偷安恭惟某官心平而行高  
才全而德巨言語妙天下和白雪而欲無道義輕王公視浮雲之  
何有方傳聲於十國已託庇於二天豺虎未除稍貸狐狸之間山  
林不采庶全藜藿之生欣竦交懷占言難盡  
與鄰郡太守啓

視草西垣婁抗投閒之請分符南服更叨共理之求一燈分鄰壁  
之光九里借洪河之潤時惟幸會良殷歡悰恭惟某官文章邦國  
之華器業巖廊之具公車暮召發妙契於一言帝席夜前望榮光  
於三接屬干戈之倣擾軫宵旰之焦勞眷求慈惠之師增重藩維  
之託顧惟末路獲附餘輝唇齒相恃以爲安藜藿何憂乎見采望  
而見者屹如制水之防求則得之毋害乙醢之直  
賀陳漕啓

一札流聞大慰雲霓之望十城驚竦始瞻斧繡之光恭惟某官夙  
擅冀北千里之稱時惟斗南萬人之傑培風背於九霄之路析秋  
毫於百戰之場攬轡車中鷹隼殆將擊矣埋輪道上狐狸何足算  
焉某老病守藩疏慵負國謾索太倉之粟無補縣官空餘涸轍之  
魚以俟君子俯深欣頌莫究名言

上宰相辭臨安啓

負罪投閒蒙恩起廢惟錢塘之巨鎮實行殿之陪京累聖涵濡比  
屋盡千金之子羣克稱亂頻年爲百戰之場雞犬不鳴人牛俱喪  
汙萊蕪沒疾病呻吟宜得循良慈惠之師上體惻怛哀矜之意伏  
念某崎嶇兵亂屏竄洲居久獨立於風波不測之淵恐不脫於鮫

鯉垂涎之口一聞洵洵便有性命之憂豈復營營更思富貴之樂  
敢圖恩紀俯記孤蹤擢實從班叨塵督府雖兼收並蓄不廢牛溲  
馬勃之求而驅去復還幾類狗苟蠅營之態實難黽俛上副使令  
傾倒純忱亟上叩關之請恢崇大惠仁聞造膝之陳苟未填溝壑  
之間猶能效犬馬之報

上秦參政啓

伏審參政正直質諸鬼神忠信行於蠻貊盡室航海復還中州四  
海傳聞感涕交下漢蘇武節旄盡落止得屬國唐杜甫麻鞋入見  
乃授拾遺未有如公獨仗忠義於強胡劫質之中盡得虜情於二  
江敗屺之後膺受帝賚恢復中興登進廟堂參秉大政某以門牆  
舊物未獲申賀廈之私而蒲柳殘年方至上顛天之請敢圖恩託  
曲賜優容儻此身得全樛櫟之生則他日敢忘蛇雀之報

謝宰執啓

洒掃真□方適□居之願藩宣大屏遂分盱食之憂念非擇事之

時莫致籲天之乞某疏庸少與狂狷妄行逢時不祥違己交病所  
願全生碌碌以效甯武子不可及之愚無何妄作紛紛幾致盆成  
括小有才之患自嬰嚴譴已分歸耕偶未遠於迷塗遂復還於故  
我不圖流落尚軫記憐寵以隆名付之方面一時盜賊之徒猶在  
何以折衝四方冠蓋之路所從敢言臥護退循涯分彌積兢惶此  
蓋伏遇某官觀過知仁求人用舊以權衡之平可信故毫髮之善  
不遺顧此衰殘尚叨器使惟是會稽六師之次近在錢塘一水之  
閒眾口難調十手指兵火之威未解殆非飭傳廚以稱使客之  
時犬馬之力已疲但有賜骸骨而歸卒伍之意終期大造曲遂私  
誠

與交代李待制啓

臥漳濱之疾久待盡於窮閭復雁門之跡遽疏榮於巨屏不圖晚  
節復並英游恭惟交代某官儒學甘泉之從臣悃幅東京之循吏  
才高難用已憂大瓠之不容去後見思尚愛甘棠而勿翦挺一德

始終之操見三朝進退之間猥以庸虛遂相先後故將軍起廢豈有能為舊令尹告新庶無大悔

回謝通判啓

衰晚臥疴久逃空谷誤恩起廢尚軫遺簪伏遇某官敦故舊伐木之仁重久要投膠之契布帛之溫言曲借桑榆之暮景增光袖手旁觀將見汗顏之斷伐柯取則庶收坐嘯之功

與運使曾顯謨啓

屏竄一隅幸孤生之永棄蕃宣大屏豈衰病之能堪伏遇某官推心不愧於古人為義獨高於流俗交情可見婁勤長者車轍之臨宿惠不忘自有故人綈袍之意不圖晚節獲附餘光喜溢情涯望踰意表念漂零之久方與遶樹三市之悲拊疲瘵之餘更賴中流一壺之賜

與宣撫使開府啓

注安危之意有嚴制闢之雄布寬大之條猥預殿邦之重登龍已

久附驥滋榮恭惟某官片言折千里之衝尺筆制四夷之命師行席上虜在目中借箸坐籌笑腐儒之敗事投戈下拜識吾父而自歸以一身進退之間為天下安危之繫不圖晚節獲預榮觀草木盡知其名益峻巖瞻之望藜藿為之不采庶全樗散之生

與湖州守葛待制啓

修香火之因久退安於散地奉璽書之寵遽叨復於邇聯繭然衰盡之餘沛若恩威之重恭惟某官雄姿英發妙智光明覽千仞而獨翔把一麾而坐嘯九萬里培風之背豈有遺蹤十二車照乘之光殆無遺矚不圖晚遇獲邇鄰封終日效顰空慕捧心之美一時醜酒會收徙突之功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謝劉漕龍圖啓

伏審光奉帝綸肅將使指諫大夫伏蒲殿上方跪三接之榮部刺史埋輪道中又見十連之聳恭惟某官才高難用道大不容撞干石之鍾而噎於寸筵駕萬斛之舟而膠於尺水姑矢謨於問陳旋



賦命於乘輶龍馬負圖聯內閣遂嚴之直木牛輓粟皆太倉紅腐  
之餘方賜觀於中宸行亟躋於近列益隆雅望允副師言某偶叨  
奏於藩條竝仰瞻於金節尺書起廢固已賢十部之臨衰晚臥疴  
方獨有二天之芘

謝徐漕啓

奉祠真館方竊便安出殿大邦誤分憂寄顧夷傷之未起匪衰病  
之能堪恭惟某官望重本朝位高當世舉行殿六師之次蒙左餐  
右粥之恩制一時萬貨之權極南暨東漸之境伉膺詔獎入覲清  
光某以非才叨塵巨庇欲通書而未果豈流問之敢先感頌之私  
占言難盡

回謝平江守胡舍人除待制啓

伏審詔發中宸寵褻舊德持甘泉從臣之橐首著籍於西清佩會  
稽太守之章尚偃藩於南服朝廷增重黨友交□恭惟某官雄深  
雅健而語有令音博大高明而器無近用夙抱蒼龜之智密依日

月之光咸陽奉錢獨贏於相國滹沱豆粥先饋於公孫殆茲大人  
利見之辰是謂君子光亨之始金貂七葉聲明已接於千齡門戶  
八簫富貴可量於異日敢意謙沖之過遽形流問之先聞風固已  
激衰懦之餘臨書莫能敘感藏之意

賀宰相啓

伏審詔發中宸寵還上宰兩兩比泰符之象巖巖具維石之瞻八  
駿之往遊未還上方勤於北顧四國之流言既息人皆竝於東歸  
麻制甫傳中外交慶恭惟某官氣塞天地而亡害謀質鬼神而不  
疑踐歷三朝始終一操戲劉大懃煥飛龍夾日之光酌斟化鈞極  
鍊石補天之巧爰出大將齋壇之節遂虛左相鼎席之尊注想深  
柱石之憂來蘇後雲霓之望詔音數下使駟交馳趣鋒車而造朝  
揚大庭而作命皇天悔禍啓周成王定鼎而十年戎虜革心見郭  
令公投戈而下拜千八百諸侯之國盡歸於帝籍二十四申書之  
考獨冠於臣宗駿惠前模肇新邦命中興可待輿論所期某投盡

五窮咎深百謫所宜竄迹於蟲蛇之侶尚容接武於鴛鴦之聯久  
蹭蹬於戎塵遂崎嶇於兵亂雖劇談世事見王尊何憂而數蹈危  
機唯召平獨弔仰止大鈞之播俯加墜履之矜走慈母於下機孰  
不疑於眾訾援匹夫於擠壑終有賴於至公

回謝送來發運啓

嘗膽訟愆方受一廛之託循牆避寵莫申三命之恭襍被造官登  
車問俗十萬家已墮無何之境二千石猶分共理之符伏遇某官  
盛德矜愚至誠樂善軫門牆之舊物尚追記於昔年憚江海之遺  
蹤久漂流於末路墜尺書而借寵起衰病以增華戴二天之仁恃  
矜容之有素妙五雲之體但藏弃以爲榮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三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四

啓

回周解元啓

桑榆晚自笑陳人雞黍招邀但思故友敢求交一時命世之傑  
尚拙體諸生修贄之恭車轍在門文書銜袖判羣言於三語窺小  
異於千人公是韓伯休耶莫如一觀竟識袁彥道否殆過百聞共  
惟從之解元背世獨馳收人共棄聲牙和寡儻何交難空傳陽春  
白雪之音莫解流水高山之意鄭人腊鼠通國皆然葉公畫龍識  
眞者少不謂勞薪之感自同投芥之機兩窮相遭一笑莫逆微言  
覺後固將俟一千歲之清妙語吹生自足勝億兆人之誼高情如  
此俗慮難量偶同聲氣之相求遂索形骸而罔間愧無瓊玖以報  
珍投但賦角弓以爲永好

回吉州王守啓

擢須賈之髮方從溺簣之誅攬使君之鬚粗識撫箏之意念孤暗

莫能勝一國萬人之詛而寸膠自足制九河千里之渾茲蓋伏遇  
某官存錄故交恢崇大惠方伏腕對懸蛇之俎聊釋耒以自娛而  
函書下羅爵之門遂攝衣而拜辱高義薄雲天之表正聲諧韶濩  
之音汰溷濁以清揚奮懦庸而起立張弓挾矢嘗觀白雉之翔戴  
笠乘車尚記丹雘之祝窮途易感沒齒難忘

選作

回趙解元啓

十年賦就蚤以文鳴九牧聲馳驟喧紙價有光帝籍遂秀儒林恭  
惟若拙解元文章立豹之姿骨相蒼龍之種籍累世服冕乘軒之  
貴而自同於韋布起方丈列鼎鳴鐘之族而不飽於齋鹽茹秋菊  
以療飢紉春蘭而為佩囊螢聚照摘葉記遺故紛然在羣公子之  
中已卓爾冠諸老生之上旁觀血指汗顏之斷獨揮卻日之戈下  
視搶榆控地之卑忽展垂天之羽本初之徒不數自鄙以下無譏  
薦目初傳輿情允屬盛服立公門之外孰為魯國之多儒奏篇陳

乙夜之觀又睹漢庭之三道雅游之久賀問宜先重紆緹騎之臨  
遠貶誨函之辱其為欣荷莫究頌言

回洪秀才啓

五色相宣眩若補天之石一鳴莫應鏗然擲地之金遠墜珍函俯  
膺大貺恭惟某人學問得師友淵源之自心期惟吾黨聲氣之求  
雖南北之方風馬牛不相及也而臭味一族磁石鐵猶有閒焉計  
拙幾類於集枯書癖蓋存乎是石酒舉一尊而共盡付李白以細  
論詩傳四坐以皆驚聽許渾而有作

回胡糧科啓

三世青箱之學卓冠儒宗一時黃絹之辭具存家法函書臨授躡  
履趨迎繆膺先進之恭彌切後生之畏恭惟某官學窺聖域文揆  
國華重五十席於講肄之閒奏三千牘於公車之下貴名日起一  
坐盡傾俊辯風馳萬夫皆廢家傳衣鉢固應在龍虎榜中世掌絲  
綸又將集鳳凰池上猶勞謙於下問欲弘益於多聞聆妙寄於哀

彈雖粗識流水高山之意委殊珍於大貺終莫報明珠白璧之投  
感頌之私占言莫究

回滁守魏寺正啓

戴皇天之益未快昂霄之觀擁埽門之簪空懷按劍之疑遽流問  
以先之繫過聽之誤矣恭惟某官該明古記允蹈先民訪南國之  
棠於斧斤戕敗之餘弔岷山之刻於兵火焚漂之後儒雅二賢之  
雜風流一代之宗覽故物以興嗟撫頽基而起廢鼎新舊觀駿惠  
前模草木欣榮山川炳煥重以無窮之託屬於不腆之辭若鸞膠  
續弦之奇固未易得也而狗尾代貂之乏夫豈不誤哉承命靡遑  
臨書增愧

二

昔從郎吏嘗佐春官遼東之公敢謂陳人尚玷門生私謝之禮三  
十年恍如隔世八百氏存者幾人獨見大賢粗免明月暗投之愧  
追懷故老可見青雲異日之心恭惟某官學邃而自得師文高而

不近俗雖彤芝九莖之秀快睹宜先而朱絃三歎之音識眞者少  
有來幣聘出應弓招三年不鳴固有待然萬選必中夫何疑者重  
勤簡記嘗預題評拜貺惕然爲禮過矣窺豹孰知其大尚推子敬  
之賢見龍而懼其眞自笑葉公之陋

回宜黃鄧令啓

自投黜闇莫望高明每想孟嘉之風流固應小異未識紫芝之眉  
宇空有此生遽膺伐木之求大慰望梅之渴恭惟某官文傳家法  
學冠儒流居簡臨民燕坐得擁紬之候正容悟物鴉林懷食甚之  
甘大啓疊宮作新俊造追蹤千載壯觀一時洋洋弦誦之音籍籍  
舞雩之詠偉矣大賢之事業蔚爲多士之儀刑猥屬庸虛謬當紀  
次賦滕王之高閣輒援筆而不辭續淮西之什碑但臨文而自愧  
回沈解元啓

每傾遐想未卜前瞻繁國中寡和之音久抱絕絃之歎而海內流  
傳之句獨先染鼎之嘗忽聆鈞天之奏合作於九成欲使屠門之

嚼屬饜於一飽歡呼拜賜鼓舞知榮恭惟公序解元經述之邃該  
百家詩律之妙兼七子高深侔海岳懸牙籤三萬軸於胷中幽渺  
感鬼神奏錦瑟五十絃於筆下顧屏處窮閭之陋亦剽聞高義之  
餘風馬雖不相接於殊方鶴屐固自有同於舊識遽膺大貺遠墜  
雄篇恍如望洋者之眩迷津端若嗽蔗然已入佳境盡發錦囊之  
祕驚窺金薤之華聯彌明石渠之詩便當閣筆讀沈約郊居之賦  
謂是知音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葛教授啓

箕斗之虛名偶然過聽珠璧之大貺率爾暗投汗集愧顏光生莫  
齒恭惟某官四海譽髦之士一時人物之宗秉青藜而讀書擁絳  
紗而受業舞雩高蹈跨祥鵬以極之遊理窟冥搜襲神龍九淵之  
會孰口世舊見謂儒先發重諾於千鈞溢高詞於兩喜實大人先  
生之模範爲小子後進之儀刑豈惟陳人獨膺大貺其爲欣荷莫  
究名言

回方簽判啓

少狂而妄婁登搏虎之車老退而休遂返屠羊之肆豈謂莫府文  
書之暇首訪窮閭貧病之餘拜嘉惕然過聽誤矣恭惟某官筆下  
探韋編之邃談端定肉譜之評出焦尾之木於爨薪而緝以朱絲  
起病頹之駒於下駟而縻之青絡雖寒温未接數日闕然而臭味  
相求一見決矣斷絃挂壁已絕意於賞音載酒隨車欲過門而問  
字卽諧素願預激歡悰

回許解元啓

枌榆故里久已復於民編蒲柳殘年猶未書於鬼錄況一時之俊  
重聯瓜葛而兩地之隔如望參辰恭惟某人學術皆有本原文章  
自應律呂聞文公子之義空與見晚之嗟讀元道州之詩彌切後  
生之慕首絳高躅申貺好詞疊疊如炙輶之無窮混混若建瓴之  
莫禦老矣無能爲也莫助一鳴眷焉何日忘之以爲永好

回鎮江劉節使啓

伏審齋壇授鉞莫府建旄闔寄方隆國勢增重切惟將相安危之  
繫良以君臣會合之難高帝媿儒而陸賈陳詩書之言孝公圖霸  
而衛鞅談帝王之道鬻冠適越扶瑟求齊據鞍拊兩髀而驚操紙  
感二毛而賦丹心猶在悼歲月之不畱華髮半空悵功名之已晚  
恭惟某官著節艱難之際奮身徒步之中始悟意於一言遂收功  
於百戰黃麻誕告早蘇前驅草木知名江山改色逢辰若此振古  
無倫孰云千八百諸侯之多見謂三十六英雄之冠方修慶牘首  
墜誨函隨珠分照乘之光爲賜厚矣燕石論投瓜之報何愧如之  
回周解元啓

志幽堂之石方懷散散之慙墜記室之書遽沐褒嘉之寵溢言過  
矣愧汗泚然竊以字三緘而製碑木千斛而作傳立道旁碣豈乏  
愧詞諛墓中人遂非實錄繫大孝有無窮之慕待斯文爲不朽之  
傳雖兩地相望聞風有素而兼金不受援筆何嫌伏惟某人挺生  
孝秀之淵獨冠賢能之首感風樹而千鍾之養弗洎御祥琴而三  
年之哀未忘將永賁於松楸宜大書於琬琰顧匪黃陵之筆附韓  
子以知名庶幾峴首之碑思羊公而墮淚

回徐守計議啓

命呂安之駕靈辭千里之遙臥陳登之樓何止一牀之閒不圖晚  
接獲預英游恭惟某官襲一經之訓以傳家屈千乘之尊而下士  
諸儒談道舍蓋叟於堂中五馬班春伺陶公於道上眷言貧病已  
迫衰殘蚤登相國之門雖婁擁膝行之簪晚適荆州之願方踞陳  
贄見之書忽紅汗簡之先彌極背芒之負高論追蛟蛇而起立英  
辭冠日月以爭光陳義藹然勞謙過矣顧老生陳腐之說敢申言  
拔薤本之規繫流年晚晚之餘但有分棠蔭之意其爲欣幸曷究  
頌言

回運使張直閣啓

解楚囚之冠偶遂乞憐之請抱漢陰之甕茲惟待盡之時屬聞登  
車攬轡之初空懷擁篲埽門之意恭惟某官疏通不器深厚而文

乃眷全吳之雄暫付外臺之寄埋一輪於道上方司三尺之平列  
萬舸於潭中坐致千倉之富回存流落遠墜海音繆當銀筆之題  
榮過袞衣之寵縱軀委命自從魚鳥之遊悼屈哀窮莫戴邱山之  
重

回強守奉直啓

凭熊軾而驅方切仰高之慕臥牛衣而泣莫申事大之恭敢謂漂  
流契闊之餘勤商撫奄於存之意恭惟某官七朝儒學一世吏師  
萬乘之器晚成千歲之安難老爰屬下車之始遽叨求舊之先著  
履歡迎詎知折齒撫筆歎詠殆欲挽須高節邁倫衰病增氣語儒  
談道所願陳益公清淨之言小子學詩猶能賦王褒中和之頌  
回莊守右司啓

書名罪籍久謝軒裳竄迹窮閣遂編農圃追南柯之夢悟破甑之  
已空瞻北斗之高知戴盆之難望茲益伏遇某官金馬石渠之彥  
鸞臺鳳閣之英入陪帝席之前出殿侯藩之重仁風揚扇拌中山

千日之醒甘雨隨車漑桑林七年之旱首緝柔翰申貺好辭擲地  
作金石聲温紙皆冰雪語哀憐故物辱在泥塗口拔危蹤援之溝  
壑道逢醉尉顧常懷訶罵之虞天惠仁侯詎復興鄙口之歎其爲  
欣幸莫究名言

回吳守啓

句吳泰伯之祠血食如在延陵季子之墓封樹固存雖桑田已化  
滄海之塵而闔閭尚帶松江之水眷此一都之會介於二邑之間  
恭惟某官故國之世臣本朝之循吏昔鼻祖稱官百王之表今耳  
孫猶存三讓之風指若里之社宛然視所憩之棠沃若九芝塗詔  
三組過家周覽四郊皆青氈之舊物獨餘一老繁白首之遺民欣  
頌之私占言難盡

與錢守舍人啓

制碧海之鯨一時獨步睹青雲之雉十月爭先逮茲叱馭之初居  
有望洋之歎恭惟某官文高兩禁學邃羣書視草北門臥八埒之

日剖符南服揚一扇之風秉節就塗褰帷問俗扶藜來聽空巷相  
登願執鞭從尚作楚囚之泣許著帽進庶寬齊緩之誅欣頌之私  
占言難盡

賀權守提舉啓

百舍歡迎大尉來思之詠一塵幽屏未降卽見之心恭惟某官應  
五百歲大賢之生分二千石刺史之重雖執鞭之慕固非一日而  
操箠之見獨後眾人心渴塵生背寒芒負豈惟燕雀同欣賀慶之  
成固有鷦鷯獨喜巢枝之託其爲欣說莫喻名言

賀沈守到任啓

候館占天方驗使星之出斗城分土又觀卿月之升共與降晚之  
嗟舉有來蘇之喜恭惟某官東陽世冑北斗人豪風流追八詠之  
餘儒雅繼五賢之後三刀夢協千騎鼎來仁風授扇而行甘雨隨  
車而至解陳公之榻誰爲孺子之獨登賦梁王之園豈恨相如之  
未至

賀周守到任啓

傾北海之尊嘗分光於一日擁東方之騎亦均覆於二天眷幸會  
之非常喜餘生之有託恭惟某官先賢世冑今代人豪公瑾之英  
烈尚存伯仁之風流未泯百年垂裕千里蒙庥輟神館之清資付  
專城之重寄羣兒爵躍已大喧騎竹之迎一老龍鍾猶能進拔薤  
之隱卽諧瞻拜但切欣愉

回王倅學士啓

蚤紆郡紱尚記褚裒半面之薪晚臥民間眞同夢得九年之謫逃  
空已久集苑何由笑昨夢之已非悵舊遊之安在茲蓋伏遇某官  
孤風立懦大惠哀窮屈別乘於一障之閒訪故交於百罹之後尺  
書尉藉里俗驚觀雖雁鷺何有於去來而金石不移於燥溼九霄  
之路莫瞻鳧鳥之飛翰十襲之藏永祕驚經之妙墨

回王倅大著啓

盛名之下久矣服膺老病之餘頽然待盡自非素席門牆之舊豈



敢遽陳竿牘之私茲蓋伏遇某官躬厚德以鎮浮墮高文而起廢  
想鈞天之夢恍聞金奏之音騰織女之箱綯若星圖之爛闕管詎  
償於快觀搖旌彌極於坐馳安用著書賦九年之謫便當舍酒分  
一日之光感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張倅寺丞啓

張自言曾夢東坡先生與時宰有故

雲霓之望久矣方興來暮之謠桑梓之敬缺然未快爭先之睹敢  
圖推挹尚軫衰庸恭惟某官精神交海內之宗聲名動天下之宰  
肆求善類丕闡斯文雖北除南垂判若辰參之異而東傾西應自  
同肝膽之如屈高誼於一紙之書訪陳人於三家之市藹藹如雲  
之態度已立見於囊中濯濯似柳之風流會意求於坐上其爲欣  
幸莫究頌言

回向倅朝請啓

望切雲之冠居有絕塵之歎操順風之簪尚稽贊見之恭屬分領  
於郡條已大謹於輿誦恭惟某官心存汎愛義不遐遺訪故侯於

廢錮之餘追前哲於寂寥之後雖翻雲覆雨生變於炎涼而璞玉  
渾金不渝於燥溼重勤緹騎遠墜誨函十襲珍藏已眩巾箱之富  
一尊燕語仁分鐙燭之光欣愧交懷占言難盡

回陳倅朝散郎啓

除書初下眷梁木之有依刺字已漫望舍門而來埽空懷慙於不  
敏遽馳義以相先恭惟某官豈弟宜民勞謙下士暫駐松楸之國  
寧論枳棘之棲別乘鼎來佐龔黃而共理鈴齋坐嘯仰岑范以蒙  
威父老歡呼里閭驚聳據大牀而高臥方觀一世之豪下懸榻而  
起迎敢玷諸公之右

回洪倅學士啓

洪兄弟同除正字

蓬萊方丈蚤窺雙壁之連雲夢南州又見一枝之秀顧服膺之已  
久念修贄以無因恭惟某官文中兩科聲馳九牧倚牛角而獨唱  
和者幾人跨鯨背以遠遊超然萬里陳義振哀窮之惠占書移起  
廢之文末路增光衰顏動色誦佳句於百寮之上固已習於剽聞

識少異於千人之中獨未先於快觀

回晉陵曹宰到任啓

投畀窮陬僅存殘息追懷故友但有宿心竊聽下風佩腰章拊松楸之國方圖上日斂手板修桑梓之恭恭惟某官學冠時髦行爲世準太廟龍文百斛之鼎東序補牢千石之鍾雖一時共推華國之文在三尺猶累長民之寄鳧鷖之行序進豺狼之路當前起彈柱後之冠自執太阿之柄仁聞治狀俯慰民瞻某晚晚餘生棲遲末路託一雷之土幸分河潤之餘墜五雲之書更被袞襃之寵其爲欣幸莫究名言

賀梁守到任啓

四海聲名夙著宗儒之望一時人物獨高政事之科方啓共理之求允屬承流之寄恭惟某官勞謙下士居簡臨民哲艾王之蓋臣豈弟古之循吏擁東方之騎已大慰於遐瞻憩南國之棠宜少畱於高躅觀二天之風采溢千里之春聲自憐投老之餘獲占分光

之地繫大賢之高致奚俟先游綴賀容之下陳自慙未至

回沈倅到任啓

坐井而窺那能大口面牆而立祇自書空欲詣元禮而素無通家之因未識魯山而空有此生之歎居切畫龍之慕莫申執雁之恭恭惟某官養義之氣浩然命世之材卓爾位上大夫之列盍專右省之車分半刺史之權尚擁治中之駕不圖過聽之誤遽形流問之先妙語垂囊朽質增重惟清廟璣璠之器方當待賈之初而窮途積棘之棲乃有分光之幸其爲欣頌難盡名言

回周主簿啓

望堯階八彩之光親承大問陳漢廷三道之要遂決殊科士歆稽古之榮朝有得賢之慶伏惟新思主簿妙質備琳琅之美瑰材挺梁棟之姿金薤千萬篇而百神所司銅柯四十圍而九牛莫挽夙富博大淵源之學發爲雄深辯麗之詞切中事情非老生常談陳腐之說二言治道實生民一時理亂之機甫上奏篇遂關乙覽榮

升吏籍光動儒林不圖謙德之隆俯墜誨函之辱射東堂之策雖  
詔墨未乾校中祕之文而徵書可待其爲欣頌難盡名言

回平江守蔣待制狀

伏審某官剖符南服獨繼蘇州刺史之賢持橐內朝亟躋甘泉法  
從之列方郵命流傳之始實鄉粉瞻望之華願敢後於鳥趨將俯  
申於燕賀第深喜林莫罄言宣

回提舉謝少卿啓

入司帝籍蚤觀卿月之升出按藩條又快使星之睹竦百城之風  
采馭六轡之光華恭惟某官文追古作者之風名出諫大夫之右  
肅持使節誕布王靈攬澄清之轡而豺狼之路一空校紅腐之粟  
而雀鼠之輩幾盡平訟賦正直指宣威已訖外庸卽膺大任某逃  
聞新命倍激歡悰方修贄見之恭亟拜尚書之辱門鵲在望固無  
千里命駕之遙河葦可杭庶有一日分光之幸

賀莫守郎中啓

雅志倦游久厭承明之直上恩佚老遂分刺史之符恭惟某官德  
配先民材稱循吏掘蘭華省共歎郎潛剖竹名城徒得君重除書  
甫下輿誦歡騰千騎班春坐榻棠郊之廕一塵受地方修梓里之  
恭

回江陰運使趙學士啓

名聲籍甚何止百聞文義卓然遂快一觀眷襄揚之非擬顧衰陋  
以無堪恭惟某官理窟洞天人精祿之交詞鋒出筆墨畦逕之外  
繫尊歡呼自中宮商落紙從橫盡成黼黻何言誤聽遠墜珍投破  
千金以屠龍久懷奇而未試挽六鈞而射鼠知用大之甚難探古  
錦而一窺拊朱絃而三歎攘支離之臂自喜爭先盡渾沌之眉空  
慚借重

回武進馮宰到任啓

海寓共推嗟來莫矣里門初下喜聽翫然念耳熟於百聞會意求  
於一睹不可尚矣坐上客儻真是乎又何疑焉名下士蓋不虛耳

恭惟某官朝野著士民之望鄉閭擅人物之評納萬頃於雲夢胸  
破大觚於霹靂手方效官於巖邑已加惠於陳人首墜函書重紆  
衡蓋琢奇句於月脅天心之上駕眾說於金口木舌之中遠追三  
歎之音高儷九成之奏周章拜貺衰朽增華函牛之鼎烹雞固已  
垂於用大照乘之珠彈雀空自抵於暗投頌詠之私占言難盡  
回梁倅到任啓  
津亭弭楫首紆衝蓋之臨記室占詞又拜函書之辱謙光委照朽  
質增華恭惟某官鳴柯里故相之家通德門大儒之胃收槐堂之  
劍履而具存祖烈傳鳳池之毛骨而綽有父風見謂佳公子之賢  
暫分半刺史之重未展西極追風之足尚淹南溟擊水之圖題別  
駕之輿方資於共理持從臣之橐行副於詳延馳頌之私占言難  
盡  
賀葉守到任啓  
縉雲故地昔眞仙冠劍之藏金牛名城今天子股肱之郡建行殿

東藩之屏通殊鄰北道之輶方疇咨選慎之艱實一麾鎮臨之始  
恭惟某官名重文章之選才高政事之科操龍伯之釣而六鼇連  
奏神屠之刀而萬牛解蕭望之補外姑懸試於百爲汲長孺居中  
伫疏榮於三接某聞風舊矣託芘云初自惟殘年衰病之餘況復  
末路湮淪之久距一舍之阻尚未聆金玉之音仰二天之臨已大  
慰雲霓之望

回郭守到任啓

懸車久矣聽履楚然擁篲膝行固盡展棠郊之謁銜書贊見又當  
修梓里之恭哀晚臥疴椎鈍廢禮第聞新政共激歡悰恭惟某官  
循良慈惠之師碩大光明之傑學稽古誼識洞幾先解絃豈膠柱  
之調奏刀有破竹之易惟凋郡百孔千創呻吟之後亦下田十年  
九潦饑饉之餘所恃仁賢揚一扇穆如春之風庶幾疲癯服五袴  
煥若冬之日方裁慶牘已墜珍函三過讀而增衰病之華十襲藏  
而益巾箱之富已同千里共戴蘇刺史天上有一塵更爲李將軍

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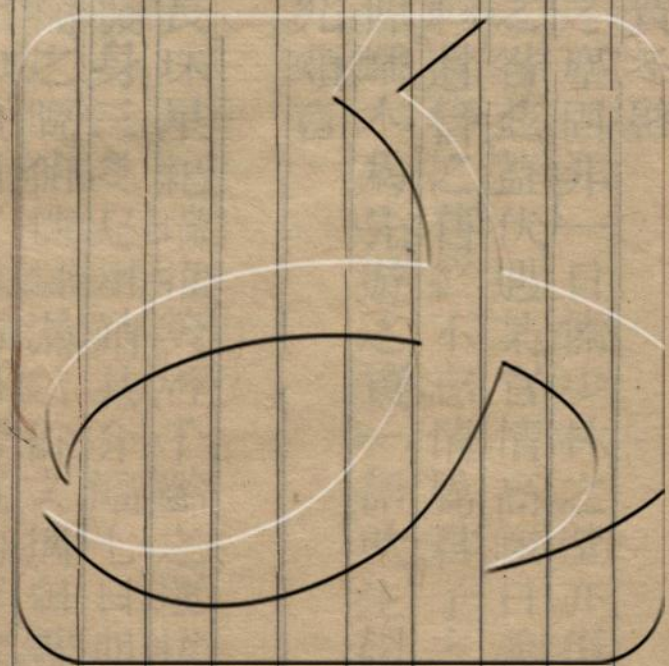
回陳倅到任啓

負耒歸田有愧上牀之間臨門墜刺竊欣下榻之迎故嘗耳熟於百聞今幸目成於一晒恭惟某官太邱盛德之裔崇寧遺直之家擅海內之名客蒙驚坐之目宰天下之志眾推分社之均褒崇摛黼黻之章光寵黃衡茅之陋雖匪朱陳昏姻之故素交元方兄弟之賢不謂投老殘年衰病之身復覩角立持出譽髦之士結門外之轍已諧求友之聲賦井眉之餅庶獲賞音之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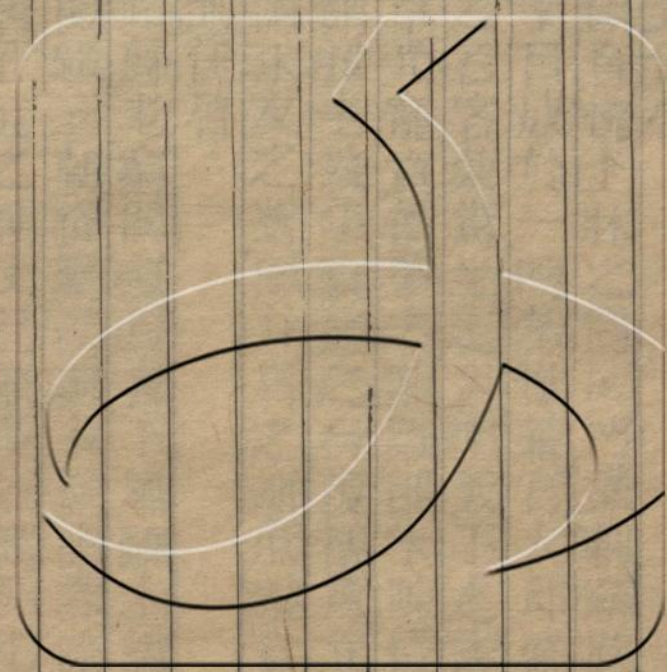
賀劉守到任啓

辭榮禁路歸老窮閭望長者下風雖未諧一日登龍之願陪先公高躅嘗叨綴三朝從橐之聯多難漂零流年晚晚柳儀曹之先交今有幾唐正元之朝士已無多豈謂死生契闊於三十載之際復見老成典型於二千石之重恭惟某官抗高明而絕塵瞠若割盤錯而游刃恢然分北顧宵旰之憂把一麾而去國付南渡保釐之

託擁千騎以臨州共興來暮之謠咸快爭先之覩自惟悼耄之年垂盡弗洎於駿奔庶幾宿昔之契未亡俯深於燕賀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四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五  
啓

回王倅賀冬啓

望金谷之塵固非一日係少林之壁亦復累年莫伸與梓之恭奚  
道負荆之咎茲益伏遇某官情高曠日義薄層雲悵墜甑之空已  
同棄物軫遺簪之舊終不忘情屬君子之踐長悼孤生之永已千  
鈞借重俾蟠木為先遊之資一語吹生謂死灰有復然之理其為  
欣幸莫究頌言

二

圭景迎長珠星紀瑞推筴啓千齡之運拔茅連眾彙之興恭惟某  
官儒學發身三冬足用靖共介福七日朋來茂對休辰寵綏故友  
加惠桑榆之晚俯憐鍾漏之餘文摘白雪之詞韻中黃鍾之律幽  
懷破散穆如負日之温病目驚窺絢若瞻雲之爛莫馳慶謁第激  
歡悰

回趙倅賀冬啓

老將及耄不知歲月之遷性不便書莫致寒温之間屬時君子膺  
彙征之吉但有野人分芹獻之心茲蓋伏遇某官利器沈潛聲章  
炳煥晞髮扶桑之日本自於天來濯足滄浪之淵尚從於地控屈  
臨邦屏分布郡條眷言一介之餘光賁五雲之妙誦言穆若殆仁  
風揚紈扇之間玉色皓如正落月滿屋梁之上

回平江趙倅賀冬啓

璿璣觀象仰占星昴之中鍾律導和俯驗泉萌之動順履一陽之  
復茂膺五福之綏恭惟某官喬嶽儲靈倚蘭毓秀鬱鬱五雲之氣  
盡隆準之子孫落落萬人之英豈重瞳之苗裔義文晝泰天統乘  
乾出逢熙洽之辰坐擁鴻龐之祉敢圖眷獎尚軫衰遲來日無多  
猶伏一戈之卻溺灰欲死詎堪六琯之吹

回兩倅賀冬啓

星東壁而昏中日北陸而短至屬方羣陰作沴之始已兆三陽交

泰之期恭惟某官心平而行高才全而德巨鳴中律呂自可吹生  
燕谷之中語帶煙雲可應紀瑞魯臺之上齋心臨誦稽首拜嘉穆  
如抱未有挾纊之温恍若覆盆委分光之照其爲欣幸莫究頌言  
回強守賀冬啓

土圭測景鍾律均聲義文占七日之亨漢曆表三辰之瑞恭惟某  
官游夏淵源之學龔黃慈惠之師具萬善而齊百神呵護順一陽  
而復五福朋來燕寢凝香鈴齋坐嘯顧憐衰謝申貺頌言迎愛日  
之長已踐化人之國快景星之睹遂窺刺史之天

二

雲師書物日御迎長以兆氣元遂正律本恭惟某官學王者之事  
值聖人之時謝吏部之文章二百年無此作矣李將軍之才氣萬  
戶侯豈足道哉逮茲淮陽臥理之秋久佇宣室受釐之對鳳鳴十  
三坐迎交泰之期鵬擊三千亟觀遠大之業  
回莊守賀冬啓

六琯吹葭嶰簫應律五紋刺繡圭景迎長恭惟某官履七日之修  
辰陪千齡之興運分符共理蚤疏三接之榮拔茹同升坐擁朋來  
之福眷言哀謝首被顧存委大貺於窮途抒高情於麗藻黜如逃  
谷共分一日之光迴若觀臺獨現五雲之體

回吳守賀冬啓

魯臺之望占祥嶰谷之鳴應律雖三尺之冰厚繫眾陰凝固之時  
而一寸之暉長實萬寶欣榮之始恭惟某官挺生耆哲出應昌期  
萬室連蕙擁綺襦而詠千畦接軫賣刀劍而耕諸縣豐登四郊清  
謐泰壇展案方迎天地之休宣室頌釐行奉鬼神之對

回錢守賀冬啓

天正著統陽德離潛黃宮調坎氣之元清臺表三辰之瑞恭惟某  
官學惟古訓道與時行盛大光明接千齡之熙旦奇龐福艾擁百  
順之鴻休方膺共理之求已促追鋒之召感寸陰而惜日喜添綵  
綫之長待甘雨以爲霖行被袞衣之拜

二

六琯鳳鳴奏伶倫之律五星珠貫符太史之占一德撫辰羣公受  
祉恭惟某官進非師錫出為時須秀鍾河嶽之靈氣塞堪輿之大  
賢如趙成子熙熙冬日之温文似張水曹藹藹春雲之態時乘豐  
大順履洪龐千騎森然方擁馮熊之貴一翁耄矣空懷賀燕之私

三

衡占灰仰瑤候葭飛眾正上行百神來燕恭惟某官名高哲艾文  
擅詞宗見玉千里而來獨出漢諸臣之右舉國一人而已孰謂魯  
真儒之多親值聖時具膺吉祿蔭堯雲之潤寧煩臺禋之占瞻舜  
日之華奚俟口淵之口

四

六氣宣龢八風順序聖人觀象見天地之心君子安身待陰陽之  
定恭惟某官道尊而日損德進而時行綸閣紬書紅藥應五雲之  
妙斗城問俗彤檐換三組之榮屬陽德之離潛宜陰靈之薦祉方



興未艾與日俱長俾壽而昌逢辰茲始莫申慶謁但極歡悰  
回江陰趙守賀冬啓

灰心久矣不復競辰暴背欣然未忘愛日忽墜綈袍之信有踰袞  
服之華恭惟某官建牙當七十城剖竹猶二十石儲休帝籍挺秀  
儒林玉具高柱頤真江山風月之主金印大繫肘實巖廊柱石之  
安履華旦之休明悼窮文之濩落剖雙魚之尺素空慙強食之言  
分九醞之霞觴應笑獨醒之陋

回汪倅賀冬啓

帷宮瞻紫燎之升緹室候泉萌之動燁燁離明之旦龐鴻解雨之  
恩恭惟某官出逢君子之時夙蘊大賢之業密營遙畫千里仰成  
分布寬條一堂坐嘯履茲陽復茂擁神休宣室受釐行促追鋒之  
召窮閭埽軌空懷賀廈之私

回晉陵黃令賀冬啓

日行北陸之次兆羣陰退聽之祥星占東壁之中繫盛德光亨之

始恭惟某官袖牛刀之手安鸞棘之棲履茲陽復之辰茂介朋來  
之福吹溺衣於欲死漑病木於垂枯豈復小民惟祈寒之怨有同  
野老負愛日之暄感頌之私占言難盡

二

紫壇之燎升方承大祭黃鍾之氣應以召太和恭惟某官種學三  
餘逢辰一旦雖後凋之操不改於炎涼而拔茹之連自同於消長  
逮茲陽復宜與時亨當為傳說之霖起副蒼生之望猶有趙衰之  
日空遺故交之思

三

斗柄北旋陰凝而涸日車南指陽復而升恭惟某官秉心有執德  
之堅適變得隨時之義自臨鄉縣厭謂賢公已應虞書三老之文  
更遇羲文七日之吉全和氏之璧而去何喜如之彈貢公之冠而  
來自今以始

回沈倅賀冬啓

候一寸之陰占四分之曆實陽德離潛之始繫天心顛俊之初恭  
惟某官德日進而又新福川增而方至豫州半刺史素高國士之  
風魯國一真儒宜冠廷臣之右逢辰休顯錫羨鴻龐鳴玉趨紫宸  
之朝寧有騷人之感擊鍾應黃宮之律仰觀君子之亨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時乘玄輅氣兆黃宮占昏旦以候軫壁之中謹蓋藏以待陰陽之  
定恭惟某官得一編書於神所授出六奇計而世莫聞控帶二江  
猶傳鐵甕折衝千里是一金城履茲陽復之辰宜介朋來之福追  
鋒亟去行超三衛之雄授鉞重來更總十連之重

二

一德時升繫上將逢辰之始三微氣應宜百神薦祉之多恭惟某  
官威名攝鳥鼠之戎圖畫冠麒麟之閣一戈卻日天地與之低昂  
萬馬追風山岳為之頽仆履茲陽復坐擁神休望金谷之塵遙相  
盍簪之盛臥漳濱之疾莫伸賀廈之私

三

嶰竹十二竽以製律本而鍾聲出應土圭尺五寸以求地中而緹  
景迎長恭惟某官握虎豹之韜總貔貅之旅跨追風之驪超月窟  
以窮探乘問漢之槎挽天河而一洗逢辰休顯受祉鴻龐占魯臺  
之雲坐見蔥蔥之氣望長安之日行瞻穆穆之容欣頌之私敷宣  
莫罄

四

肇一氣之元正八風之序日居木上逮休復之祥雷藏地中實奮  
豫之始恭惟某官山西將種斗北人豪三令之行稟如負雪之嚴  
一怒之威若若迅霆之震勤勞百戰感會千齡方剛德之寢亨宜  
龐禧之攸降出分帥闔秉大將鈇鉞之權歸護殿巖正祈父爪牙  
之命

五

擊金鍾而郊氣定五日之中比玉瑄以考聲正八風之序恭惟某

官尊俎厭未形之難鼎鍾銘不賞之勳當大人繼照之明應君子  
彙征之吉帝寬憂顧神聽靖共受祉未可量逢辰自今始聞鼓鼙  
而思將帥伫觀祈父之歸羞蘋藻以薦王公聊致野人之獻

六 太初更漢曆之元招搖紀夏正之月道隨剛長福與時升恭惟某  
官四嶽藩翰之臣萬夫貔虎之帥聲名震夷夏忠義貫神明方一  
陽氣應之初實眾正上行之日六蠶啓重侯之貴已登將闔之崇  
九芝塗細札之書行踐樞庭之拜未遑慶謁預激歡悰

七 晝參日表夜考星中八能之士板書以奏五音二重之室緹縵以  
侯一氣恭惟某官坐孟陬庚寅之日應上元甲子之辰迎連珠合  
璧之祥擁錫盾瑠戈之貴名參柱石功載旂裳魁然斗北之豪久  
總侯藩之重踐此日南之慶亟趨帝席之前

八 距門牆不能百里違旌榮亦復累年忽驚紀律之新又見陽朋之  
復恭惟某官受天人任秉國中權入扈殿巖擁漢將南北軍之眾  
出總戎索陳楚師左右廣之容逢寢明寢昌之辰介時萬時億之  
祉望青油之幕想見元戎壽肆之飛述銀筆之辭聊效野人食芹  
之薦

九 黃宮之氣應方調嶰竹之音紫壇之燎升首被蓼蕭之澤恭惟某  
官浩浩稟堪輿之氣英英鍾河嶽之靈會天子躬三歲一郊之儀  
而上將擁七日復來之福端闡發號宣室頌釐鴻名增帥闔之崇  
細札奉璽書之寵自笑匏瓜之繫莫預榮觀但有野芹之甘欲分  
貴獻

回梁守賀冬啓  
五勝相乘三微始著肇見陽朋之復用符剛德之亨恭惟某官道  
術通明器資淵博兼文學政事之選蓋聖人之徒歟爲循良慈惠

之師繁大夫之賢者逢辰茲始處顯宜先泳年光如化國之長靈  
須測景摛墨妙有郇公之體奚俟占雲輿頌所同空言難敘  
回無錫馮宰賀冬啓

一氣默運泉萌動而陽升諸福朋來茅茹連而景進恭惟某官靖  
共居位愷悌宜民雉出桑間已著仁賢之治弦鳴堂上更收清靜  
之功剛德浸亨蕃釐紹至撫一雷之土共觀鳧舄之飛履七日之  
辰伫見龍梭之起

回莫守賀冬啓

星圖表瑞占五緯而睹珠連律本均聲製六琯而聆鳳吹恭惟某  
官一朝人傑百世吏師華省望郎斗城良牧暫輟邃嚴之直來蘇  
凋瘵之餘化國舒長逢辰茲始魯侯燕喜受祉難量自嗟匏繫之  
生莫預觴行之列其爲欣頌曷究名言

二

漢曆授時紀上元之次義經畫卦爲來復之初恭惟某官經濟之

材將膺帝賚中和之政自與天通梅載華如紺碧而發於莫春露  
薦降如飴甘而零於午夜嘉禾合穎瑞麥兩歧屬當七日之休辰  
適契千齡之興運以天公降祥之婁矣俟占雲而使君報政之成  
行當就日其爲欣頌難盡名言

與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吹比竹而音諧布重緹而氣應三微著象五緯宣光恭惟某官萬  
斛巨川之舟千雉大邦之屏手揮羽扇舟中敵國何有哉坐擁戎  
旃席上過師乃如此履休明之盛且介億萬之龐禧疇衛社之勳  
行布白麻之號享銷兵之福遂臻黃髮之期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與梁倅賀冬啓

吹比竹而音諧縵重緹而氣應三微著象五緯宣光恭惟某官一  
門萬石之家四室五公之胄印金斗大珥玉蟬聯累朝閱闔之華  
奕世衣冠之望未展赤驥追風之足尚淹紫鸞止棘之棲屬天公  
顓俊之初屆陽德離潛之慶於時測景方加刺繡之長將遂披雲

大慰傾葵之望其爲欣頌莫罄敷宣  
答葉守賀冬啓

調六律之音天統冠三正之首辨九章之序義文占七日之祥恭  
惟某官稟間氣而生應昌期而出刺史之天大奚煩補石之工化  
國之曰長自笑卻戈之陋仰睇魯臺雲物之瑞實應商巖霖雨之  
求一陽進而道與時行眾正興而福緣類至畫室應圖而龍見行  
綴甘泉法從之聯尚方賜履而鳧飛已著方丈真仙之籍其爲瞻  
頌難盡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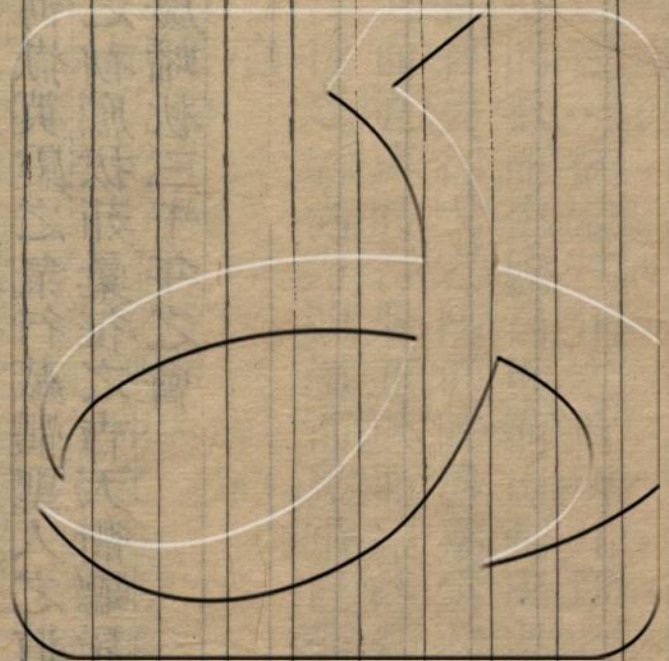
回郭守賀冬啓

三正官天統之元七日驗陽朋之復龍離潛而見實大人繼照之  
初鳳覽輝而翔應君子彙征之吉恭惟某官德由日進道與時行  
倬彼雲漢之章爰告魯臺之慶薰然慈仁之德聿資周翰之良歲  
美人和政平訟息盡奉追鋒之詔亟歸調鼎之司人望旣孚師言  
惟允某屬有魚菽之祭於先人敝廬之下莫申燕雀之賀於使君

燕寢之前第賡擊壤之謠聊效食芹之獻

二  
一氣旋宮八風協序三微始著百順皆來恭惟某官挺松柏歲寒  
之姿鍾河嶽英靈之氣行藏體聖人之道顯晦得君子之時當飛  
龍利見之初應拔茹彙征之吉天衢聽履追祥鵬九萬里之程燕  
寢傳觴慶蟠桃三千年之會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五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六

啓  
回王倅賀正啓

桑田蕪漫忽揚東海之塵蒲柳衰殘已迫西山之景壯心空在來  
日幾何履茲贊陽出滯之辰舉有除舊布新之喜恭惟某官乘時  
顯晦玩世徜徉歌生民嗣歲之興應大有自天之吉朋簪四合風  
流柏葉之觴句法一傳妙絕椒花之頌每興懷於故友久編籍於  
遺氓遠墜函封增光莫齒雍容坐上那聞櫪馬之鳴骭麟門旁自  
笑桃符之換

二

椒盤嗣歲讎鼓送寒茲惟萬寶趨新之時獨見故人求舊之意恭  
惟某官秉心直諒蓄德輝光儒雅吏師風流別駕日行黃道盍趨  
鵷鷺之行風振紫山尚琢鸞花之句恭承嘉惠重以好辭賦谷風  
之三章度陽春之一曲欲回殘槁復被青黃老病摧頽莫預董秦

之奉悲歌慷慨空傳宗武之時感愧交懷占言難盡  
回向倅賀正啓

四序更端二儀交泰接千載題期之盛宜羣公受祉之多恭惟某  
官明哲保躬儒雅節吏順履天正之吉密迎神貺之休椒頌傳馨  
莫預一觴之薦鋒車趣召仁觀三節之趨

回張倅賀正啓

天德更端人正肇序清臺課上元之曆方呈珠璧之祥絳人推甲  
子之年遂軫泥塗之辱伏遇某官高文起廢妙語噓枯天聲追木  
鐸之音絕唱儷陽春之曲屬介頌椒之慶載賡伐木之詩眷茲衰  
朽之餘被以青黃之飾高懷落落曲敦耐久之情老語諄諄但有  
流年之感

回平江趙倅賀正啓

日薄西山已迫桑榆之晚春回北斗又觀椒柏之新茲蓋伏遇某  
官德厚鎮浮道直矯枉惟下俚炎涼之態每形於令尹三仕三已

之間而故交久安之情獨見於翟公一死一生之後敢圖衰茶猶  
被顧存垂褻華袞之章加賁綈袍之舊老冉冉而將至空驚嗣歲  
之興物欣欣而向榮已被先春之暖

回強守賀正啓

太史書元上經撰泰三朝謹始萬寶趨新恭惟某官魯國真儒漢  
京循吏特達季將軍之勇一諾可重於百金妙絕張公子之詩千  
首固輕於萬戶蓋聲氣相求於一道故升沈靡閒於殊途殆茲歲  
序之更獨見人求之舊賦椒盤之頌莫瞻列炬之光分棠舍之陰  
亦預春班之擇

回莊守賀正啓

五勝代興既周必復一元更始以故爲新賢德所臨春祺攸介恭  
惟某官碩大光明之傑循良慈惠之師二千石班春占土牛而得  
歲五百年住世摩銅狄以興嗟履運中興逢辰交泰一□嘉色欣  
欣上旄羽之塵四野春聲籍籍滿袴襦之詠其爲占頌難盡名言

回趙倅賀正啓

莫景飛騰自遂桑榆之晚風光流轉又驚椒柏之新暑新桃以禦  
不祥掀槁壤以求如願未能免俗且復效顰伏遇某官順理昌期  
寵綬故友一言起廢奮百蟹於垤土之中老幼增華茁九芝於枯  
槎之上

回汪倅賀正啓

蓋茆容膝面壁觀心不知晦朔之遷但覺寒暄之異圖鬱壘之像  
莫驅五見之窮進屠酥之杯豈恨一翁之後茲蓋伏遇某官收憐  
眾棄矯拂羣庸正當嗣歲趨新之時獨見懷人求舊之意疾風拔  
木勁草之立巋然烈火流金韞櫝之藏自若重遺緘翰中既頌言  
蒲柳餘齡方受一塵之託瓊瑰妙語空留十襲之藏

回錢守賀正啓

頽齡餘幾見謂陳人端月載臨尚修故事門符執厲方懷鬱壘之  
求齋釀光春遂解臺鮓之崇恭惟某官威風惠氣舒慘一方大冊

鴻文斧藻萬物著權帽而過羯鼓桃杏驚開扞羽絃以召黃鍾川  
池凝涸肇履三正之吉大均千里之釐固欲從公共分一日況復  
如我獨有二天莫副願言但深欣頌

二

四序密移物無終否二微浸大福有朋來恭惟某官躬誠明之姿  
撫休嘉之運九歌申勸每懷天保報上之心眾正彙興共享既醉  
大平之福逢辰茲始稱壽宜先自憐幽屏之餘莫預駿奔之數獨  
無高論進輸投薤之忠尚有守誠堪賦頌椒之什其爲欣頌莫盡  
名言

三

夏時御正周曆更端首三統以承乾交二儀而畫泰恭惟某官介  
藩均佚祕殿納書順履三朝親逢一旦日月千二會已符營室之  
占春秋八千年宜介天椿之壽方修慶牘遽墜嘉音雖涸轍垂枯  
久俟臥龍之起而孤根欲朽空觀萬木之春



回江陰趙守賀正啓

門垂葦索盤頌椒蕃星回斗野之杓春入練江之色恭惟某官才  
高帝胄名著吏師與庶民共楚臺之風得賢者樂齊宮之雪道載  
土牛之出遙知卿月之臨門闔樞馬之誼空想德星之聚方納履  
新之慶尤深懷舊之私黃絹占詞白衣載酒渴心不展莫預西園  
飛蓋之遊食指可占詎有北海空尊之歎其為欣頌莫究敷宣

回晉陵黃令賀正啓

周星既復端月初臨刻桃梗以厭天行飾土牛以戒農事恭惟某  
官獨高政事之選眾推慈惠之師治千乘之賦而辦多多最百吏  
之課而書上上爰履三朝之吉茂迎百順之嘉籍籍羣氓准懼瓜  
時之及諄諄一老空懷芹獻之心

回沈守賀正啓

銅渾觀象歲籥代終玉燭宣龡春元茲始恭惟某官躬行古道親  
值聖時方上聖解紘更化之初應君子連茹彙征之吉逢辰有俶

錫羨惟休黛耜省耕益致九推之助脂車入覲更疏三接之榮

回周守賀正啓

魯經書五始之元漢儀紀三朝之會繁萬寶化生之日兆羣賢彙  
進之祥恭惟某官哲謀肅乂之才正直端共之德親逢聖旦方興  
見晚之嗟順履王春宜介朋來之福自憐老去寶聳遐瞻干指家  
休竊芘棠陰之舍一觴獻壽莫持椒頌之盤

回平江胡司法賀正啓

璿璣驗中星之見以紀王正象魏布端月之和以前民命恭惟某  
官識洞陰陽之緼氣凝天地之中妙語春容暖於布帛大篇舒卷  
燦若煙雲適臨元吉之辰宜集善祥之慶重勤大貺遠墜嘉音問  
輿人之紀年敢冒復陶之寵賦阿戎之守歲空驚莫景之斜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四序平分歲星更始三陽彙進卿月高升恭惟某官門地山西之  
豪時望斗南之傑磊落掀天地一丸泥可封百二之關叱咤生風

雲半段槍可破十萬之眾爰介春祺之慶猥先故物之求緹騎鼎  
來函書拜辱渴心不展空懷賀慶之私輿論可占行有築壇之拜  
但深欣頌莫究名言

二  
炎正嗣興接千齡之統王春肇序登四海之圖惟時百戰之多宜  
受朋來之祉恭惟某官鞭笞犬羊之重號漢飛將軍駕馭貔虎之  
師爲唐大都督名書鐘鼎勳載旂常遠茲熙旦之逢益幾春祺之  
介倚爪牙之衛久外總於師干咨帷幄之籌盍坐圖於廟勝其爲  
欣頌莫究名言

三  
歲律嗣興陽朋彙進山無紀曆但驚寒暑之更容有疑年重起泥  
塗之歎恭惟某官高情耐久偉量鎮浮長鳴司風雨之晨持操厲  
冰霜之節爰履三正之吉方取新厭故之時獨占一紙之書皆悼  
屈傷屯之意拜嘉甚寵懷惠靡忘肅肅初筵莫賦椒馨之頌區區

微贊但分芹獻之甘欣慶之私占言難盡

四  
周星既復端月嗣興一元資萬彙之新諸福會三朝之慶恭惟某  
官奇龐福艾碩大光明謀初百中而妙若穿楊善後萬全而勢如  
破竹履端茲始錫羨有初述大將之旌行占郭令中書之考聽輿  
人之頌盡歌魯侯三壽之詩瞻頌之私敷宣罔罄

五  
藏冰北陸四序歸餘迎氣東郊一元更始恭惟某官執干扈殿巖  
之峻建旄分戎闔之雄千載逢辰三朝受祉桃弧棘矢山林無魑  
魅之逢柏葉椒花壑谷有吾公之樂眷言幽屏遠墜珍投原田每  
每敢有圖新之願緜袍戀戀空懷求舊之私瞻頌之私敷陳莫罄

六  
履三朝之會方占參尾之中登四海之圖今在斗牛之次有聞令  
序允屬休辰恭惟某官肇履春元密膺帝賚總戎旃之重有嚴帥

閩之雄聯貂冕之華宜視公槐之貴名偕日起道與時亨壽福而  
臧行致百朋之復老衰而耄又經一歲之除

七

治曆以觀天象式序三辰作經以謹王正蓋尊一統恭惟某官器  
深而博行直而方六奇淵祕感鬼神一節英明貫金石三微紀月  
欣穀旦之親逢四德體元宜春祺之協應爰擁師干之重久資戎  
翰之良疇敵愾之勳已紀雲臺之象總嚴凝之護行資武帳之籌

八

星紀初回春祺紹至三陽朋進一德上行恭惟某官沈雄弘毅之  
姿奇龐福艾之相奮空拳而扼虎亢絕藝以屠龍入護中宸作朕  
心膂茲際贊陽出滯之辰宜介小往大來之吉元戎十乘可擬金  
城百雉之崇袞服九章行應臺躔六符之象

九

玉曆頒正象魏布法千歲之日於此永端一旦之逢自今作始恭

惟某官盛德介百神之祉勞謙忘千乘之尊悼故老之遺已迫桑  
榆之晚暮納履新之慶宜同草木之欣榮隄誦拜嘉占詞敘感明  
月空塵於大貺陽春莫儷於好音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無錫馮宰賀正啓

魯經表首事之年漢儀絕朝正之月木行履運金奏宣蘇恭惟某  
官德齒爲老成人豈弟爲風化首親逢熙旦坐擁龐禧更桃符於  
兩戶之間所閱固多矣飲屠酥於厭稚之後而壽莫量焉重勤一  
騎之臨亟拜朋織之辱嘉言慰藉温然如宿酒之醺老語諄諄葛  
爾真祭魚之獻

回莫守賀正啓

考音聲而太簇鳴候昏旦而中星見羣剛浸長諸福朋來恭惟某  
官道大而時升德成而日進耆艾省臺之望風流藩翰之良桃梗  
效靈藹千門之佳氣土牛占歲喧四野之春聲凡附託於一塵舉  
涵濡於九里遠馳緹騎辱貺函書椒盤頌花雖莫預阿戎之集屠

酥送暖豈復憂范叔之寒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宜興陳宰賀正啓

北斗回杓歲星始見東郊載耒農扈將興恭惟某官豈弟宜民忠嘉許國未展雲霄之步尚安枳棘之棲進服邇僚師言惟允親逢熙旦賢路方開蓋紆畫繡以疏三接之榮更爲春酒以介千齡之壽其爲欣頌莫喻名言

與莫守賀正啓

桃符逐厲俄驚一歲之除椒頌薦馨共慶三朝之會恭惟某官佐王之學當陪國論承流之寄尚布藩條寅奉夏時肆頒堯曆進牛鞭而占歲凭熊軾以班春咸欣欣聞鼓樂之音舉熙熙有登臺之樂東閣之梅紀瑞已開故歲之花南國之棠交陰留誦他年之愛與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一氣不頓進念交泰之難逢四序本平分慶履端之有俶恭惟某官戰勳出諸將帥之右將略得古兵家之流空萬竈之煙已撤秋

防之警按諸營之柳位瞻春事之新迨茲穀旦之臨宜奉椒觴之薦柴門寂寂正服老農夫抱甕之勞幕府潭潭但想賢賓客盍簪之盛

回葉守賀正啓

舜璣占七政之齊繫上聖撫辰之盛漢儀講三朝之會實羣公受祉之初恭惟某官式古訓以視身奉天時而布法束縛羣姦如束溼恢恢無漏網者養護小民如養雞洋洋得其所哉迨茲三陽交泰之初舉有一視同仁之喜斗回寅柄方行太守之春椒頌辛盤聊效野人之獻其爲欣頌莫罄名言

回郭守賀正啓

天王居正建大號以表年方伯承流履春元而受祉羣陰消伏萬寶欣榮恭惟某官鍾五百年間氣之英分二千石名城之寄輿情樂只謠頌藹然屬剛德之浸亨宜春祺之攸介鋒車追召已塗芝檢之書荷橐聯榮行奉綸闈之直

盤頌椒花門書桃梗排羣陰於九地集大慶於三朝恭惟某官馮  
熊軾而應木行之辰進牛鞭以驗金穰之慶掃遺蝗於積雪之下  
散驚鳥於列炬之中萬室安眠不聞夜吠千門喜笑已作春聲布  
寬大之條以廣上恩發中和之政以遵時令紆丈二之組已載觀  
嗣歲之興奉尺一之書行見履贊元之任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六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七

啓 紹興丙子

復官謝沈相啓

上書北闕俯輸螻蟻之微情出綽西垣仰玷乾坤之大造繫吳昊  
垂精之感實倦倦造膝之陳伏念某謀身蠢而愚受性拙而褊自  
知寡與見謂畸人卒陷危機爲世大僂强弩射市非我獨也而薄  
命安所逃腐鼠中人了無預焉而奇禍乃如此舉有竊鉄之態動  
成投杼之疑固已不勝眾楚之咻豈料又生一秦之患遽興大獄  
首賞賊科輸之鬼薪論爲城旦致之必死示以無還自惟十九歲  
而羝之乳無期豈謂一□年而河之清可俟晉馬老矣空懷伏櫪  
之思吳牛喘焉曲軫駐車之問茲益伏遇僕射相公堂堂社稷之  
鎮英英人物之宗開闡大公主張善類凡預平反之筆皆爲全人  
一歸造化之鑪舉無棄物出餘燼於溺灰之後援窮囚於擠壑之  
中鸞膠續絃可補黥劓金篦刮膜復睹清明所以示丞相宰天下

之平於以佐王者居域中之大滌除宿負申救沈冤收茲不齒之  
身實諸無過之地載更生之大賜亦何殊食馬之恩顧垂盡之餘  
齡猶欲效搏螭之力

謝萬俟相啓

夢得之謫九年嘗賦大鈞之間屈平之放三載尚從太卜之占況  
茲三紀流落之餘而有一旦遭逢之異伏念某頃繇學省進貳憲  
臺五疏請和戎可紓一時倉卒非常之變以安國步一章論伏闕  
必啓異日羣小不肖之心以召亂階豈固爲饒饒異論以冒刑誅  
姑欲效惓惓愚忠以裨廟算大臣按劍而怒彼游魂之聚小醜何  
爲諸生舉幡而來謂中興之佐一變已足既大違於國是旋黜守  
於方州未幾胡塵再犯京闕生民罹塗炭之害中都萃蛇豕之妖  
靖康龍沙萬里之遷明受錢唐二凶之叛誰爲事首端坐自如獨  
有言狂眾愠猶在皇天悔禍聖主厭兵始畫地尋和戎之盟亦制  
碎愆伏闕之士不辨履霜之早固知圖蔓之難某之不才過乃由

此茲蓋伏遇僕射相公三朝雋老一代名臣歷睹羣公朋黨讎復  
之私馴致四郊戎馬長驅之禍餘風未殄巨蠹相乘踐覆車之轍  
而弗疑抱救火之薪而益肆面諛君父蔑視同寮方造膝論事而  
猜忌忽生又反服爲仇而凶怒不測況於草芥踐躅何嫌重以雷  
霆糜沈可待側聞爰立實慰具瞻始以尊君親上仁民愛物之心  
盡革如賢嫉能惡直醜正之弊興哀故物加惠窮途收之納溝必  
死之中被以骨肉更生之造餘年索矣稱效茫然班荆履椒舉之  
亡固不渝於一諾結草充杜回之後尚圖報於九原

謝湯樞密啓

受一廛之地正窮閭待盡之時賜十行之書有賢路聯華之寵大  
鈞塊北皆被陶鎔莫境衰殘足爲榮耀竊以孫叔敖去楚令尹而  
無憂色齊管仲奪伯氏邑而無怨言孰知古人喜懼哀樂之情豈  
謂得喪窮通之故某又罹讒黜辱在泥塗盡褫官資降爲阜隸偶  
不主弭耳作纍纍之狀亦未嘗變色愠戚戚之窮公伯寮之愬季

孫其如命何臧氏子之沮魯侯不遇天也數周必復事有可還治  
道勃興羣賢彙進欣逢一旦感會千齡當軸處中改絃更化上稽  
公論下合師言正路宏開羣情胥說若梅林之望已慰渴心如屠  
門之過固自快意更遇執角分參之賜重叨投醪共飲之仁凡今  
日之所蒙在孤生爲最幸茲蓋伏遇知院樞密文章華國道德佐  
王思天下飢溺而同其憂得英材教育而共其樂謂居上繫民之  
休戚當挺身爲國之安危故能簡上帝之心出而任大臣之事永  
惟許國之義莫如得士之昌追錄故臣半爲異物祿介子弗及矣  
寧無恨焉封雍齒而先之固有喜者

謝程參政啓

囊封奏御方虞冒犯之誅詔絀疏恩更濫褒升之典擢從罪籍加  
賁朝紳叨拜恩榮恍如夢寐伏念某有至愚極陋之累無周身慮  
患之明名浮而挺災言狂而造怨一夫誑楚纒挾謗書眾鬼謀曹  
遂成奇禍身名破滅僅齒平民骨肉喪亡惟殘一老每追維合浦

牛衣之泣空悵望華亭鶴唳之聞偶餘息之尚存信此生之有待  
上聖撫域中之大羣公宰天下之平魯一眞儒覽輝而獨下衛多  
君子拔茹以同升壤植散羣除苛解媿盡蠲密網稍出羈囚夫何  
二紀禁錮之餘亦預一時甄收之數茲蓋伏遇參政氣充剛大性  
極高明闢正路而有疾邪詎詖之功鎮頽波而厲激濁揚清之志  
謂柳士師之黜豈一身寵辱之足云而阿大夫之烹實公道廢興  
之所系出沈寃於無所告攄孤憤於不獲申蓋將使多士皆歸心  
焉豈但令小夫獨受賜耳洪鈞所播纖芥無遺不疑償同舍之金  
彼誠誤矣晏子解左驂之贖幸孰甚焉大惠不貲空言難敘

謝張參政啓

伏審崇獎耆明進陪國論寵數絕廷臣之右歡言溢海宇之間恭  
惟參政學邃六經之淳名冠萬夫之表文章雋老道德宗師太公  
遇西伯而來歸謝傳臥東山而強起天下之義理所閱多矣民間  
之疾苦皆親見之以茲開物成務之姿方當經體贊元之任得時

則駕莫如今日當仁不讓豈在他人四方聳巖石之瞻羣生仁大  
鈞之播何必埋輪道上奮一怒之快於豺狼自可借箸食前折千  
里之衝於尊俎某漂流棄物衰槁餘生側聆置輔之求倍切依仁  
之願爰念囚山之久固已蒙解縱之恩尚未填壑之時猶及見經  
綸之盛

謝陳樞密啓

身老百罹久安窮陋恩推三宥俾解拘維驟起民門載適吏籍伏念  
某漂流嶺嶠歸宿田廬乞火於南鄰北里之中拾穗於東阡西陌  
之上醉尉訶怒窮鬼擲揶聽屢屢桑婦之歌起和欸乃漁翁之  
唱年開八秩星度兩周餘息猶存榮望已絕肆覃茂渥加賁餘黎  
訪千樹桃而□□種一頃豆而其落五雞二母彘已編渤海之氓  
三鍾十束薪尚賦支離之祿恭惟樞密文高和寡材大用難雁塔  
書名極天下倫魁之選鼇扉視草冠內朝供奉之班首膺夢卜之  
求分總樞機之要巍乎社稷之衛熒然邦家之光將相安危之寄

方隆朝廷人物之評所系一言印可眾論景從致茲衰屏之蹤遂  
玷明揚之列雖大人行大公之道固不以爲恩而小人懷小己之  
私詎敢忘其報

謝韓尚書啓

韓任刑部兼權臨安府兼詳定一司勅令

先哲王之制刑垂萬世不刊之典大司寇之議法哀一夫無告之  
辜仰繫善賚之仁茲謂難逢之會伏念某許身甚拙涉世尤疏自  
任一介不移之愚久處眾人必爭之地以和戎緩兵爲是以伏闕  
首禍爲非狂疏不切於事情迂闊動乖於時變滑稽玩世但思碌  
碌以全生骯髒何門豈免栖栖而爲佞卒罹大謗自抵嚴誅悵來  
日之無多悼孤生之永已誰復憐者被以三薰三沐之慈遂一洗  
之出於大譴大何之域茲茲伏遇詳定刑部尚書以儒雅飾吏事  
以忠義結主知德大而矜愚器博而容眾威名煊赫京兆之智發  
伏如神議論詳明尚書之心持平似水革去析言破律之弊輔成  
救焚拯溺之功豈圖二紀禁錮之餘首玷一言平反之重自今知



免矣已逃溺簣之誅抑過所望焉俄見壞陂之復窮途易感沒齒難忘

謝湯中丞啓

削丹書於秋官之籍繫聖天子獨斷之明齒清議於月旦之評實卿大夫游談之重伏念某藐然一介蕞爾餘生三蟲作心腹莫大之憂二豎爲膏肓不治之疾固嘗求福於木居士亦復祈巧於天女孫鬼神惡而天高不聞蛟龍怒而淮深莫測歛如過隙星紀之換兩周恍若披雲天日之光一睹仁言博矣王路坦然一燈借明九皇蒙潤補壞牆而翁怒自干非意之誣束緼火而婦還更冒曲成之造茲蓋伏遇中丞剛大之氣充塞堪輿蹇諤之聲動搖山嶽靖共好直忠憤疾邪哀此窮途已同棄物掀於淖而濯西江之水傅之羽而培北海之風骨鯁在咽久從暗啞腦脂去眼復見高明銘佩之私占言難盡

謝周殿院啓

蚤罹讒慝俾從四罪之誅卒賜辨明復序兩甄之列伏念某自惟孤拙夔致怨憎一哆南箕之威莫障西風之汗窮途栖屑何止百罹莫齒侵尋惟欠一死屬君相明良之合會聖賢馳騫之初抗議聖讒疏恩起廢晉屈產之乘已老復何爲哉魯靈光之殿獨存殆非偶爾茲蓋伏遇殿院忠憤慷慨剛德沈潛公論倚平國勢增重善救無辜曲成不遺致茲流離放逐之餘亦被收拾哀憐之數輪困老幹雖無意於雲霄哢喔長鳴尚不渝於風雨

謝中書王舍人啓

眾毀盈庭陷以人臣之夫慝一言投匭概之天下之至公伏念某與人無茹肝涉血之仇而所遇有笞地射天之惡欺君指鹿帖眾喉瘖合爲一朋與其凶怒彼越俎者彈文本自於借秦遂下石焉制獄暴興而助桀鑽皮出羽沈垢索瘢雖云極鍛鍊之工終莫得毫毛之罪微笑忽生乎偃月疾威不掩於迅雷固自不知其所以然曷爲至於若是極也忽三州之檄同日俱下合諸戎之卒持挺

促行幼女牽衣老妻裹飯旁觀尚為之出涕在某固難以為心流  
 落三年阻絕萬里旋蒙恩貸歸守固邱一室蕭然物故幾盡老妻  
 憂死幼女病亡藁葬空山但餘兩豕寸心破碎老淚縱橫惘惘可  
 憐奄奄欲盡方羣小快一時之怒顧一夫之休戚何足言以四海  
 望中興之心而大臣之舉措乃如此第莫追於既往枉有俟於將  
 來不圖餘生復見今日大明博照眾正上行噓枯吹生朽株蒙潤  
 起幽矜隱芻室垂光雖周黎民固已無遺而絳老人於今獨在悉  
 除過故復冒官榮茲益伏遇侍講中書舍人巖廊柱石之姿宗廟  
 盤彝之器學通聖域文擅詞宗首膺仄席之思入奉受釐之對論  
 經祕殿舌有風雷視草西垣筆參造化屬令小子叫闈之日驟蒙  
 明公援壑之仁自惟無褚公半面之新何以得季子一諾之重廟  
 堂之上緩頰游揚縉紳之間發憤慷慨謂兩禁舊臣而降為阜隸  
 以百年遺老而辱在泥塗掖起民編還畀吏籍凡此遭逢之異豈  
 非宿昔之因大惠不貲空言莫敘昔也龜證為鼈固知寡不勝眾

之難今而馬反為駒亦有老而復壯之理窮途易感沒齒難忘  
 謝凌正言啓

謗磔有熱天之勢何負而獨遭漏泉無擇地之偏卒歸於一洗緊  
 卿大夫悼屈哀窮之助為愚不肖殘年投老之光伏念某蚤觸禍  
 機久嬰罪罟兩怒益惡更謂盜邱三尺深文論為黥布固已悟昨  
 非而自屏豈應訟故怨以求申會上聖之作興當大賢之特起有  
 騅有馱有騶有駘一空冀野之羣非龍非螭非虎非羆出應渭濱  
 之卜拔茅彙進推轂相先善類攸歸國人所慕茲益伏遇正言矜  
 愚容眾汎愛親仁哀此陳人未編於鬼錄借之餘論俾復於官聯  
 未知論報之方但有循涯之愧破甑固已歸於瓦礫何所用之故  
 車猶可備於薪蒸未忍棄也

謝凌舍人啓凌任起居兼權給事中

負罪投閒委孤根於枳棘游談借重收莫景於桑榆竊以聖人戒  
 讒說驚朕師之憂君子有淫刑及善人之懼雖造端之微膚受而

流弊之極面謾羣囂吠聲深文次骨讒人固不容矣卒自沈於江  
中酷吏抑又甚焉謂將及於地下詩書所記古昔皆然某愚不知  
方動常違俗蚤罹羅織之枉久從縲絏之拘不自意全適有天幸  
銜冤二紀便當飲恨於重泉起廢一朝可謂逢辰於千載茲蓋伏  
遇給事舍人論事瑣闥有批勅之風珥筆殿坳得記言之法仁惟  
兼濟義在曲成閱茲溝瀆之餘句以齒牙之論片言借寵末路增  
華出之下駟之中服在左驂之列其為感說難盡敷陳

謝尚書侍郎啓

除殘去暴共欣湯網之開浣垢滌瑕盡稅楚冠之繫伏念某已非  
故我可謂陳人褫簪裳二紀之餘服犁鋌一塵之地流華晚漏  
盡鍾鳴病骨支離帽寬帶落忽紆宸綬加昇朝紳顧影可憐捫心  
自愧踞鞍矍鑠固無著鞭先路之心奮衷低昂但有擊缶歌田之  
意茲蓋伏遇某官高情特達大節顛昂悼木偶之漂流哀波臣之  
蕩汨汗青蠅之思慨然有怒劍之揮割丹雘之盟行矣見乘車之

下

謝榮守太監啓 常州

窮愁自屏久安寂寞之濱慶賜初行亦預龐鴻之施伏念某蚤居  
爭地卒踐畏途朝辭城南尺五之天夕貶潮陽八千之路上蔡相  
君之憾空悲犬耳之黃江州司馬之歸應待烏頭之白雷行奮地  
霧盡校天肆開祝網之恩盡返囚山之客茲蓋伏遇知府高情振  
薄大度矜愚出名論於月旦之評感哀音於土風之操念泥塗之  
久辱仁惟推轂之先悼縲絏之非辜義有解驂之贖其為感說難  
盡敷陳

謝孟郡王啓

蚤嬰憲網遂階饕餮之凶忽奉恩綸復序神荼之列伏念某杜門  
掃軌固已有年對食吹齋猶懼不免爰起夔龍之輔盡投狼虎之  
讒雖天寬地大徒步自由而道盡途窮來日無幾更叨恩宥復冒  
官榮搔鶴髮而彈禹貢之冠褫龍具而束公西之帶宿心猶在時

挂笏以看山習氣不除尚脫巾而漉酒茲蓋伏遇少師判官府信  
安王三朝耆德一代臣宗人品極涇渭之分世論倚權衡之信章  
子不孝而有孟軻之辯治長非罪亦由孔子之言致茲縲紲之餘  
復彼簪紳之寵循涯有覩詠德知歸念枯櫻沒藜莠之中偶然未  
死俾斥鷃翔蓬蒿之下遂得此生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七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八

啟

復修撰宮觀謝沈相啟

詔綽甫頒方除罪籍恩綸薦至復踐榮途不圖屏竄之餘更濫褒  
延之典伏念某自投憲網遂覩朝紳未嘗望絕塵一睹龍章鳳姿  
之表詎敢塵薄仗少裨竹頭木屑之功倦鵲空懷三市之悲飢鷹  
猶有一呼之待仰止大鈞之播靡先蟠木之容自惟積釁之難磨  
備罄忱辭而上瀆畫墁而取食固自知其妄矣乞漿而得酒抑又  
過所望焉茲蓋伏遇僕射相公黼黻斯文藻飾萬物斟酌元化舒  
慘四方開使功使過之科詔馭福馭威之柄眷言孤迹久困窮途  
援之積垢汗蠟之中示以棄瑕錄用之意廣內九闈之遠偶寓直  
其中真庭羣帝之間亦具員於此病駒而備刺史之駕老鶴而乘  
大夫之軒仰繫從欲之仁實負空餐之愧號咷井而出已踐初言  
合浮圖之尖更終大惠

謝萬俟相啟

升華書殿已冒隆名均佚神庭更尸厚祿鴻私所被感涕自零伏念某與世參差爲官拓落碌碌無甚高之論斷斷惟自用之愚坎壈數奇連蹇三黜如偃師造木偶耳始傅合丹漆於遊戲之間若工祝棄芻狗然已狼籍道途於蹂踐之後自驚變化之速僅存殘敗之餘瀧吏譏訶亭尉嘲罵俛出胯下一笑之恥何足言推內溝中九死之魂復誰弔茲蓋伏遇某官言合著龜而必應行中準繩而不差念畎畝之餘生乃門牆之舊物蚤接步武鮑叔牙獨知管仲之賢莫測崇深張延賞烏識章皋之貴雖婁罄再三之瀆而不替終始之恩祕殿高華真祠優俛聖書絢爛印組光新驟驚清切嚴近之班併爲衰耄疲癯之龍息黥補劓固已盡於獻三捨舊圖新尚有期於借一

謝張參政啟

奏牘冒聞仰干鴻造詔音報可曲遂私成伏念某早歲狂疏未嘗

更變晚途流落但欲偷安嘗膽訟愆昨指悔過方壞植散羣之後雖微投杼之機而臨深履薄之餘猶是傷弓之翮大賢入輔聖主仰成四海沐寬大之恩百神聽靖共之德飛章上達固無明珠按劍之疑賜札俯頒遂獲木瓜報瓊之重茲蓋伏遇參政禹功翊舜尹德承湯悼簪履之遺而欲兼收掩瑾瑜之瑕而不求備得季子之諾殆過於百金陸劉公之書固賢於十部煖踰布帛施等邱山通書殿之清班竊祠宮之厚餼併叨異數衰老之光盡出洪鈞陶鎔之賜乘牛車以觀東閣之士固所願焉空蕙帳以勒北山之移自今始矣

謝湯樞密啟

祕殿邇聯叨恩不次真祠厚餼竊食無功自驚縲絏之餘復冒併矇之芘伏念某凭愚好勝任己直前適丁羣伙彙進之初輔以奇詆深中之士徵妖聚鬼倡造無根銷骨鑠金誣陷不測彼快一時之私怒可矣其如天下之公議謂何治道聿興皇明委照聖主議

哀矜之典大臣推從恕之仁閔茲窮閭待盡之身收於散官永棄之地蓋謂拔十得五庶幾有獲焉夫何問一得三又過所望者茲蓋伏遇知院樞密以孤忠許國以斯道覺民簡在中宸典司密命眷孤迹溼淪之久會洪鈞化育之初欣逢千載之期首被一夫之澤通籍殿廬之邃置身宮館之間衰耄曷爲叨逾至此洗心改事方將銘坐以圖新鏤骨銜恩尚欲結纓而效死

謝陳樞密啟

真館就閒方上祈哀之請私庭望拜遽叨從欲之恩榮躋嚴近之班併示便蕃之寵省循非據喜懼交懷伏念某坎壈一身漂零二紀志衰善變而未免狗苟蠅營之態寢驚夢魘而尚虞風聲鶴唳之聞悼東嶠之失莫追悵西崦之期欲盡迨茲晚遇有愧平生著籍殿中紬書廣內進冒宗儒之列居叨仙聖之祠地近秩清官閒祿厚戶外之履滿已無爵可羅壁上之梭飛而見蝎亦喜茲蓋伏遇知院樞密材隆國棟望瞻□□蚤發迹於倫魁晚疇庸於政路

矜取故物辱在洪鈞矧茲耄及之年尚玷褒升之典三錫之榮過矣難忘大造之訓一飽之腹果然空負素餐之恥

謝湯中丞啟

祕殿修文濫綴朝紳之末真祠訪道更叨家食之恩迫過所蒙蓋知所自竊以淮南憚汲黯之直寢稱兵之謀回紇感郭令之誠下投戈之拜藜藿所以恃伏猛之威而不采山淵蓋亦蒙潛珍之潤而不枯故茲委照之餘皆在容光之內某蹉跎莫齒潦倒餘生大公之路一闕褒復之恩洊至茲蓋伏遇中丞剛大之氣養之浩然粹逸之塵望之矔若聞風而貪懦之志立正容而讒慝之意消世道將興朝倫所恃惟是鉗口結舌無告之枉不勝椎膚剝髓莫大之辜卒解免於深文尚叨塵於臚仕追尋已往旣陳之迹疑蕉鹿之尚存獨有懷恩未報之身詠梁鵠而自愧

謝周殿院啟

上祠宮之請亟推從欲之仁聯館殿之華更冒隆儒之寵伏念某

孤暗莫和眾喊難齊久行憂患之塗重羅羅織之枉命窮而出所向觸藩痛定而思方食失筋兩踰歲紀六遇郊禋獨臥窮閭永同棄物借齒牙之論實有望於至公悼縲絏之非遂卒歸於一洗茲蓋伏遇殿院立朝之大節以正直聞致主之嘉謀以儒術用臺評一出世論所宗長劔倚天而氛祲自消猛虎在山而草木皆遂朝端屹若王路坦然致茲衰老無用之身亦預蒐攬甄收之數牛洩馬勃儻自效於毫分鐵心石腸誓不渝於燥溼

謝察院啟

囊封跽奏竊希琳館之開賜札垂褒遂著金闈之籍某竊謂誠身有道莫如勝己之私不由徑行而人伏其公不愧屋漏而神聽其直免胄而見盛服以朝故能動容正色於衣冠瞻視之間自然厭難折衝於尊俎談笑之際恭惟御史紀綱之地實爲天子耳目之司不怒之威未言而信如伏山林之猛自全黎藿之生茲蓋伏遇察院高蹈不疑獨立何懼以中庸之行□□□之表以法語之言

爲議論之宗多士俱依有蒙露不知之潤一時處顯皆分燈無盡之光致茲幽屏之蹤亦預明揚之列神龍高舉固已慰四海望雲之心斥鷃卑飛獨善附一枝巢林之託

謝凌正言啟

抗言自列願追營香火之緣揚命過優俾接武圖書之地竊以毀常生於溢惡譽每出於過情坐虎賁而見蔡邕豈其然乎射木人而惡蔣濟亦已甚矣某狂狷妄發出言而逢怒蠢愚自守觸事而罹尤怒遷而水之蟹可憎患至而江之麋弗悟讒夫峻抵酷吏窮探方一時摧戕蹂踐之餘僅夷於草莽豈二紀衰病流離之後有望於桑榆茲蓋伏遇正言持心如水鑑之平稱物有權衡之信察人於眾惡拔士於一言迨茲垂老之年亦玷惟新之令敢圖終惠更欲試春草之長獨有後凋尚不愧霜松之老

謝中書王舍人啟

剡奏陳情誤恩疏寵名標帝所上廣寒修月之宮路入神仙游禦

寇御風之圃遂僥一時之幸併叨三錫之榮伏念某蠢迂而動成  
悔尤畸窮而少所諧偶自惟投閒置散無所用心獨有挾冊讀書  
庶幾求志擁鼻賡洛生之詠掉頭歌梁父之吟固未嘗戚嗟怨懟  
歌南山種豆之詩祇自傷流落困窮琢玄都訪桃之句豈圖過聽  
乃遇知音雖門第極風馬之殊而聲氣有霜鍾之感游談借重大  
筆垂裛青蒿倚長松本自非其偶豚蹠祝甌窶何所欲之奢茲蓋  
伏遇侍講中書舍人古學淵源探六經之蘊高詞雅奧起八代之  
衰重講肄之席而辯若風生脫筆吏之腕而思如泉湧自惟孱陋  
最辱知憐漑殘朽於流潤之餘出黜暗於容光之地圭璋借況蒲  
柳增華敢忘援手之仁自薦尺書之贊空有望塵之歎莫申擁彗  
之恭

謝兩史舍人啟

上主廣右文之化誤叨稽古之榮羣公輸盡瘁之勞獨冒素餐之  
祿豈庸庸之敢望荷識拔之非常伏念某以卷曲無用樗散之材  
有寥落不耦數奇之相狂愚自用謗怒所歸名書饜饕之科罪抵  
驩兜之比已不勝人言之眾孰云袁粲之不狂固自有世論之公  
始信治長之非罪茲蓋伏遇某官學洞九流之邃文追三代之風  
士論推崇聖心簡在觀過護人之短持平扶世之偏悼茲涸轍之  
窮俾有安巢之願方披帶索羣麋鹿於草莽之墟忽被冠纓接鸞  
皇於雲霄之路每篤相先之意遂叨不次之恩溫尋舊讀之書固  
已廢十寒之厄策勵平生之氣詎復存三竭之餘

謝尚書侍郎啟

中禁之寶儲恩容寓直上清之淨宇詔許偷安竊以富貴非其義  
而千駟之馬弗視焉貧賤不以道而五兩之綸亦泰矣聽鳴蛙於  
鼓吹之下立緼袍於狐貉之間人見簞食瓢飲之不堪孰知甕牖  
桑樞之非病某伐樹削迹久矣不容寒尾跋胡罔知攸措未嘗怨  
天尤人見愠怒之色但知流行坎止隨任運之緣會上聖求賢如  
不及之時而羣公觀過有知仁之恕策磨朽鈍庶收十駕之功振



拔滯淹或有朋來之福茲蓋伏遇某官追探千載楸經綸之業表  
儀一世主人物之評處富貴之身若固有之視貧賤之交無間然  
矣推仁博愛分德周施收之爨薪煨燼之餘被以黼黻青黃之飾  
退思所自爲幸何多鷄鶩之贄莫陳徒切仰高之慕犬馬之力將  
盡尚思圖報之方

回謝張運使啟

憑懇犯嚴方虞幽黜推恩起廢更累明揚伏念某蕞爾餘生起於  
罪籍辯市虎之謗已明矣顧杯蛇之影尚惕然驟置書林追參賢  
路猶堪珥筆和南風殿閣之詩詎可投竿遮西日長安之道茲蓋  
伏遇運使直閣嘉善容眾強恕求仁萬頃納汗九河借潤被許子  
將一言之目墜陳孟公尺牘之書坐令衰廢之餘復冒許延之寵  
未至居右敢希馬長卿禮遇之隆下坐爲榮自倚郭林宗題評之  
重

回謝漳守趙中大啟

直承明之廬重叨非據索長安之米自愧無功伏念某猖狂嬰憲  
網之拘拓落笑儒冠之誤足一跌之後雖縱纜而莫收肱三折之  
餘尚迷途之可復刻肌補過斷尾求全豈繫躡籍之餘尚玷題評  
之重起甃浮圖於講席之上真木居士於叢祠之中拜賜竦然爲  
禮過矣茲蓋伏遇知府中大忠厚之德追配先民久要之情矜陳  
故友一函甫逮若奉光塵三讀不休如聆嘉話窮閭改觀莫齒增  
華陳義甚高殆過兼金之餽占詞不腆空慙縞帶之投

回泰守周直閣啟

通三殿之班光膺楸寵授列仙之館愧積空餐自憐疲癯傷敗之  
餘無復勇銳激昂之意飽於憂患未老先衰困於語言無罪得禍  
盍居散地畢此餘生荷識拔之非常豈頌疏之敢望茲蓋伏遇知  
府直閣高明昭晰廣大并包漑病木之根於垂枯脂敗車之轄於  
旣覆偶存殘息未首一邱曲借餘光坐階華寵青雲岐路固無追  
驥騄之心白髮光陰但思逐桑榆之煖

回謝處守謝少卿啟

寓直廬於帝所極儒者之榮進官簿於神庭拜散人之號疏榮異甚拜貺覲然伏念某漂零三禡之餘顛頓百難之後繩樞甕牖容膝易安飯豆羹藜沒齒無怨俄墜紫泥之詔下臨白板之扉接會霄之羽翰而上星槎銀漢之津指夷途之步武而臥蕙帳草堂之夜雖自謀何以過此豈僥倖所敢望焉茲蓋伏遇知府少卿文學魯儒循良漢吏激西江之水涸轍遂蘇隱南山之雷蟄戶皆震申之嘉惠重以好辭分借餘光曲全莫齒雖遠爭地實踐華途給禮殿中詎敢奏大人凌雲之賦占詞坐上猶堪投小兒樂職之詩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八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九

啟

謝左相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啟

禮當得謝備罄忱詞詔許辭榮更冒新渥俯膺大貺盡出鴻私伏念某久去朝行復誰比數及聆國論尚欲矜收敢緣輿澗轍之哀始薦貢首邱之願不虞攀分寸有一跌之敗遂至失毫釐于千里之差永惟顧墜甑之莫追豈意改敝衣而更造恢張大度開示至公金石之堅自不移於燥溼駒犢之細茲有待於生成茲蓋伏遇僕射相公挺四海維石之瞻軫一夫納隍之念眷言末路湮淪之久收之異議搖奪之中大匠掄材固無遺者小人懷惠何日忘之保全樗櫟之餘生加賁桑榆之晚景雖無東門送車之盛以餞其歸自有西清著籍之榮以華其老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朱右相啟

鼎席榮煌未擁埽門之簪大鈞坱圠已同在冶之金居懷自躍之

慙奚道老饗之誚伏念某竄伏三家之市漂流百謫之身追數同  
儕久爲異物獨餘一老謂是陳人月明感烏鵲之南飛日夕羨牛  
羊之來下露乞骸之願上勤造膝之陳請長纓以曳單于自嗟  
老矣抽手板而付丞相盃曰歸哉茲茲伏遇僕射相公道大聖人  
之徒材高王者之佐軒裳鑪錡縱橫盡落模範之中風雨旣霽洪  
纖悉歸并包之度乃眷散材之日每與夫臺之嗟偶還復於邇聯  
實大踰於素望分賜金而盡固已殊東海之歸驅俗駕而旋恐未  
免北山之勒其爲愧荷曷罄名言

謝楊參政啟

老去辭榮願受一塵之寄恩容得謝更塵兩禁之科寵過神驚愧  
深汗浹伏念某才疏意廣政拙心勞曳倒尾而競尋常拔前胡以  
扳方寸百難如此一跌何疑所願老歸林下爲聖人氓敢言復起  
徒中妨賢者路芻狗已陳於無所用自甘塗地而不辭土偶旣敗  
而得所歸奚俟蓋棺而後定茲茲伏遇參政學爲王者之事文推

天下之宗屬國步艱難之初正上心焦勞之日肆疇物望參秉政  
鈞水鑑司平砥石磨鈍眷茲衰懦首預矜收分大庇於鴻庥保餘  
生於莫齒顧憂患已空矣無復風聲鶴唳之聞念身名何有焉但  
起木卒草亡之歎其爲欣荷曷可勝陳

謝葉樞密啟

餘年向盡上還卽組之榮異眷有加重拜芝塗之賜恩踰始願感  
激哀悰伏念某頃奉除書復還吏籍便謀謝事歸宿田廬詎敢邀  
榮著先路之鞭但欲圖新戒後車之轍終祈一諾獲遂三休果膺  
念舊之求更冒惟新之寵麋鹿繫庖廚之命嘗懼不克終焉犬馬  
被帷蓋之恩其自今知免矣茲茲伏遇樞密道均平施德大隆寬  
無忘微賤以推及下之仁不遺故舊以表厚民之俗憐王孫而進  
食哀范叔而賜袍茲所謂古之大臣乃復見今之君子同寮孰在  
共睹扶搖九萬里之程故老猶存獨被陶鎔三十年之後其爲欣  
荷曷可勝陳

謝何內翰啟

悼東隅於失落之初固應自屏仰北斗於盛名之下徒竦遐瞻竊  
有意於求通亦何嫌於自厭伏念某比奉璽書之寵獲辭軒冕之  
榮初不爲笠澤鱸尊之思亦匪緣蕙帳猿鶴之怨老加耄及理合  
罷休殆此歸歟固已晚矣敢謂退飛之鷁尚聯前例之龜茲蓋伏  
遇某官由天子之忠恕以推厚下之仁藎賢人之久大以林佐王  
之業屬時多事正羣臣捐軀殉國之時加惠窮途容一老擇地謀  
身之計曲借揄揚之助榮疏褒獎之恩拜貺以還過願之始念無  
復陪諸儒之後扈清蹕於豹尾之中或尚能從三老之游賡長謠  
於牛角之上其爲欣荷曷可勝陳

謝中書楊舍人啟

投老句閒蒙恩得謝皇明簡照尚綬內朝鵷鷺之班賜禮疏榮又  
玷西掖絲綸之重鞠躬拜貺舞手知口伏念某濩落無所取材疏  
愚不適於用移山之迂而力不逮補天之闕而技已窮氣索於三

竭之餘口危於九回之後平生許國但有空言老去歸田更叨林  
寵曷謂拂衣之去自同衣錦之還茲蓋伏遇某官文章極潤色之  
工議論得知言之要眷茲遺老被遇三朝屬有煩言投閒一世高  
辭起廢侔朱紘三歎之音溢美過情儷華衣九章之服一門榮耀  
四海流傳豈獨慰百年垂盡之齡遂足爲十襲傳家之寶其爲欣  
荷曷可勝陳

謝侍郎啟

久尸榮祿抗辭仕之章忽冒恩綸進敷文之直敢言知止但欲圖  
全伏念某以庠序諸生充崇寧俊造之選以州縣小吏擢政和詞  
藝之科預讎中祕之書延對大昕之寢列省曹之郎屬亞宗寺之  
卿聯三備憲臺綱紀之司兩冒學省師儒之首幸遇一旦接千齡  
之統俄值兩宮蒙萬里之塵望八駿之足而未還攀六龍之髯而  
已斷殆今隔世獨有孤臣乃眷先朝簪履之遺俾奉內閣龜龍之  
畫餘生易感老淚交流茲蓋伏遇某官博愛推君子之仁并包廓

大人之度顧驚蹇虺隤之質久已安於窮陋而碩大光明之傑尚  
未睹於儀形自絲聲氣之同亦玷齒牙之論千鈞借重六琯吹生  
及是休歸有踰素願賢哉興歎雖無都門祖帳之光老矣叨榮尚  
有家巷賜車之寵其為欣荷曷可勝陳

謝左右史啟

紬書祕殿久冒隆名持橐禁塗載膺林寵若為老退尚玷褻崇伏  
念某簿書小吏之材章句腐儒之學偶緣際會浸冒寵靈咎謫既  
盈憂患隨至餘年向盡放力已愆固不待易簣之時冀早遂抽簪  
之願事雖有故寵實非常方收身寄麋鹿之羣尚通籍廁鴈鴻之  
列茲蓋伏遇某官行著民之表則文為國之光華昔號邑中黔今  
為柱下史眷言遺老久在窮途故因辭仕之初曲借游談之助采  
薇山上已無八公草木之驚聽蛙池中而有兩部鼓吹之樂其為  
欣荷曷可勝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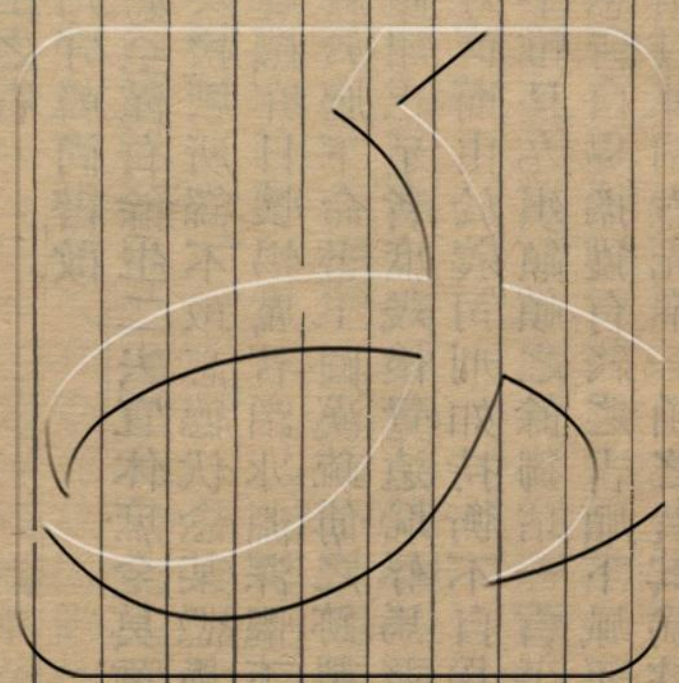
謝梁司諫啟

相先後比還禁路復廁英躔雖龍豬異閭已不侔而虎鼠同宮亦  
何間圖齊雲之像固難並韋郎白傅之賢凝燕寢之香猶堪置枚  
叟鄒生之右

謝明州守韓尚書啟

百罹薦至僅有餘生二去宜休庶全莫齒著籍金閨之密置身粉  
社之安揆厥所繇不敢忘德伏念某憑愚自信守拙不移已解拘  
維尚虞機穽日懷惕厲若蹈冰淵深懼下石推內之溝中每願賜  
骸考終於牖下命畫工圖漢疏傅之跡製大帶書高僕射之詩所  
慕前修知止足者庶幾後覺遠恥辱焉茲蓋伏遇某官博愛而依  
於仁好直而由於義司刑如持衡不自為輕重銓材如冰鑑而時  
謂清平惟是九殞顛頓之餘獨玷一言平反之造迨茲褒復叨不  
次之恩皆自提攜獲有終之吉順下風而擁篲詎敢辭十駕之勞  
修尺牘以陳詞盡先奉一函之贄其為欣荷難盡名言

鴻慶居士文集卷十九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

啟

賀宰相啟

伏審大庭作命宰路疇庸五百歲聖賢之生固將大任一千載明  
 良之合茲謂難逢卜獵渭濱兆太公之望投書圯下為帝者之師  
 豈繫人謀實自天錫恭惟某官文鳴木鐸武緯珠鈴一飛橫絕四  
 海之間獨唱榮出萬人之上諸大夫負居前之愧明天子興見晚  
 之嗟歷踐邇聯進司密命改絃更化可謂聖哲馳騫不足之時借  
 箸坐籌獨著道德安疆無競之烈誕敷宸綽正位公槐親逢大有  
 為極辨之朝爰立不世出非常之輔四海後謝公之起其如蒼生  
 何一時瞻漢相之尊所謂大臣者揚厲格天之業丕昭衛社之勳  
 彌綸極補袞之工康濟盡作舟之利千門萬戶拱明堂一柱之崇  
 十雨五風驗泰階六符之應賜鼓鐘之樂書帶礪之盟世號黑頭  
 公書郭令之考晚從赤松子登衛武之年天人同休夷夏交慶某

自分陳人退藏之久。逖聞上相考慎之初。老矣何爲已。迫龍蛇之  
歲。耀然自喜。詎勝燕雀之私。

賀陳參政啟 丁丑十月

伏審誕膺顯冊。進服邇寮。帝賚良弼。而挺生王佐之才。天降大任  
而參秉國成之重。茲一德明良之會。實千齡旦莫之逢。共惟某官  
學洞天人。精禋之原。德合言行。樞機之要。踐揚滋久。譽處彌休。肆  
疇論思。潤色之工。進陟經體。贊元之任。儀刑四海。出納萬微。不闡  
帝圖。大釐邦采。迨茲朞月。肇興王者必世之仁。奚俟百年已著善  
人爲邦之效。某門牆舊物。畎畝餘生。猥當三宥。起廢之初。嘗玷一  
諾。游談之助。逃聞休命。爵躋固異。常人之情。竊仰高風。鳧趨莫陪  
下士之列。

賀王樞密啟

伏審帝夢發祥。上心虛伋。誕膺顯冊。進貳中樞。竊以章句之儒。類  
優柔而不武。介冑之士。亦椎鈍而少文。蓋藝之至。不兩能而天所

賦有偏得。惟是文武憲邦之任。實符宥密基命之求。端委一堂。折  
衝萬里。論兵投筆之後。賦詩橫槊之間。制挺撻彊。秦之兵請纓。係  
單于之頸。用宣威於道德。式注意於安危。恭惟某官。躬不世出之  
才。佐大有爲之治。論詩書於馬上方。草奏篇得頗。牧於禁中。遂司  
密命。盡古今不可兼之美。值聖賢所難遇之時。廷號初傳。巖瞻惟  
允。厭未形之難。坐籌玉帳之奇。建非常之元行。衮衣之拜。某聞  
命而喜。固異常情。受知之深。實契榮願。致小夫竿牘之禮。或以爲  
煩。懷大臣教載之恩。不能自己。

賀賀參政啟

伏審光奉帝綸。進司國柄。久矣太公之望。固有待然。幡然大老之  
歸。云胡不喜。恭惟某官。道積於躬。而可以大受學。邃於經。而不爲  
空言。威鳳覽德輝。而下翔砥柱。障橫流而屹立。詎肯鋪糟同眾人  
之醉。自欲投醪救千里之渾。故直聲首聞於連章。論駁之初。而大  
節創見於萬金。辭讓之際。一時獨步。四海驚觀。上方置中興之輔。

而大有爲公宜建非常之元爲第一義汲長孺立朝而淮南懼范  
武子當國而晉益奔富貴何有於我哉功名乃其餘事耳固嘗急  
流勇退婁挂冠於神武之門其如巖石具瞻盍圖像於麒麟之閣  
某側聞大用倍激歡悰近者說而遠者來已見國人之慕貪夫廉  
而懦夫立終期天下之清

賀左相啟

己卯十月

伏審宰路疇庸王廷布號三台上承斗極驗泰階六符之平四輔  
中秉國維應洪範九疇之敘首冠百寮之表進司大政之元恭惟  
僕射相公經緯人文彌綸天緯佐王碩輔命世眞儒故元聖作而  
爲天下君則大賢出而應人間世方淮甸搶攘之際亦戎情向背  
之時妖言日三四驚譌火夜五六發疾風振海孰知夏屋之旻幪  
大浸稽天獨見巨川之舟楫方重不倚翊衛一尊調御適中表正  
百度遂司魁柄益聳巖瞻鼎鉉不移增重台衡之峻槐陰未徙載  
新命袞之華某側聆誕告之傳莫預駿奔之列區區小智詎敢持

蠡測東海之洋疊疊寸誠但能挂笏望西山之氣

賀右相啟

伏審裛進台司誕揚顯冊天佑一德惟尹暨湯運際千齡生申及  
甫措紳胥說黎獻交欣恭惟僕射相公清明冲淳剛毅沈塞親逢  
上聖服在邇途惟文昌萬化之源上熙帝載而僕射百寮之長下  
竦民瞻果符夢賚之求亟正鈞衡之拜慨七年之旱方資傳說之  
霖煥十日之寒咸向趙衰之日治理清靜王道坦平聖心仰成國  
勢增重某門牆舊物湖海餘生辱知感甚於脫驂聞命喜深於折  
屐衣雖敝而可改嘗叨起廢之恩冠已挂而莫彈但切歸榮之望  
賀王樞密啟

伏審誕揚宸綽登冠樞庭聖人作而興且莫之逢賢者用而任春  
秋之責措紳胥說黎獻交歡恭惟知院樞密忠貫日月之明氣塞  
天地之大方兩淮爭舟南渡之眾正九重旰食北顧之時鮫鱉垂  
涎虎狼舐掌羣訛橫議百惡嘯凶國步阽危眾心恟懼人耳人耳



共懷全軀保妻子之謀使乎使乎獨見張目視寇讎之奮憤鬣抵  
几怒髮衝冠捐千金之軀犯三伏之隆暑叱九折之馭驅萬里之  
長途神明扶持夷夏驚聳留犁撓酒木夾傳書曷爲兩怒至於興  
戎孰謂一言可以靖國邊烽息燧城柝收聲遂成銷兵不戰之勳  
入佐垂裳無爲之治林膺顯冊進陟元功方書金匱之盟式位鼎  
司之拜某久羅擯斥最苛知憐每懷繞樹三匝之依幸會窺管一  
斑之睹既見王導夫復何憂得御李膺云胡不喜自緣老退莫奉  
周旋登神虎門已上挂冠之請望平津閣空懷賀厦之私  
賀葉樞密啟

伏審對揚休命入秉事樞聖主御圖撫九五中興之運大賢命世  
偕二三同德之臣廷渙甫傳嚴瞻惟允恭惟樞密同知訏謨經遠  
雅量鎮浮好直有叔向之言養氣得孟軻之勇嬰龍鱗而摩上獨  
懷蹇蹇之忠冠豸角而觸邪詎作容容之計萬夫之望想聞於風  
采一國之慕具載於歌謠果膺置輔之求式受本兵之寄經術之  
士進而名器重道德之威立而朝廷尊天子守四夷正樞筦坐籌  
之日人主論一相示鈞衡爰立之期某分違二紀之餘追惟一日  
之雅側聆大用倍激歡悰係四方人物之英舉欣欣起執鞭之慕  
而一老門牆之舊已駸駸向填壑之時俯深賀厦之私徒有羨魚  
之歎

賀陳左相啟

某啟大庭作命揆路升華鼎鉉不移首冠九官之右台符增煥益  
隆四海之瞻某聞解琴瑟之絃所以正五音調鼎鼐之實所以齊  
眾口蓋習治久安之弊而翫歲愒日之多蟻穿弗填有潰隄抉石  
之憂蔓草不圖爲錯節盤根之患悼折肱之已誤顧反掌而奚難  
戒覆車之轍則安馬易敗者之基則勝矣恭惟僕射相公受天大  
任爲國元臣屬當亡旰食之初承前人覆餗之後鍊五色之石而  
欲試補天之手儲萬金之藥而共推醫國之工剔除邦蠹而復睹  
清明救療民瘼而一蘇疲瘵丕冒惟新之化獨高再造之勳書郭

中令之考而與國均休享衛武公之年而與民偕樂訟言如此與  
論所同某枯朽陳人伶俜末路久託林居之陋側聞廷渙之傳倍  
深喜躍之情實謂知憐之素惟宰路播洪鈞之大每懷藜藿不采  
之恩而神山隔弱水之遙詎復雞犬同升之望

賀朱右相啟

某啟玉冊曠庸金甌獻卜老成人在位朝廷自尊大賢者得時善  
類交慶竊以履百年熙洽之運雖章句之儒坐守而有餘當九重  
宵旰之憂則聖哲之臣馳驚而不足惟時用舍實繫安危故委重  
何啻於萬鈞而幾微不容於一髮視已陳之迹則因陋就寡烏足  
以有爲建非常之元則駭眾驚愚亦難於慮始班君奇策尚謂平  
平耿侯大言猶爲落落必盡破拘孿之議乃大收閎闊之功恭准  
僕射相公巖巖社稷之臣挺挺帝王之輔爰屬艱危之寄首膺考  
慎之求深惟注意之隆實預扶衰之義崧嶽周邦之翰獨專神柄  
之雄龜蒙魯國之瞻益壯坤輿之重不動聲氣斷大事於笑談之

中不作聰明運沈機於禍福之先稽古道而思有宜於今合眾謀  
而不必出諸己茲謂中興之佐實爲後事之師某頃被省曹嘗參  
文柄窺絕足於羣龍之旣仰高名於千佛之經顧畿疆有百舍之  
遙詎門牆無一日之雅側聆誕告益竦遐瞻屏迹窮閭顧莫下望  
塵之拜馳書東閣尚能修事大之恭

賀楊參政啟

某啟王言作命賢路應期參秉政均進陪國論爰契鈞璜之卜式  
諧負鼎之求竊以一范增繫楚存亡百曹參非漢輕重惟是保邦  
之要莫如得士之昌一柱昂霄眾草不殖八龍入廐萬馬皆空彼  
斗筭又何算焉蓋樸遯不足數也恭惟參政名高一代學貫九流  
精神鍾降嶽之英志業負耕莘之緼集賢學士環堵而立共觀雄  
深雅健之辭文思天子仄席而求遂得碩大光明之傑出綸西掖  
視草北門越從文昌八坐之聯上應泰階六符之次決大計於立  
談之頃消羣慝於正色之間載疇上宰之勳楸建中興之烈某湮

滄末路潦倒陳人妻聞傷屯悼屈之言每在置散投間之後所以  
係當軸處中之望已見於息邪詎諛之公廷渙甫傳巖瞻惟允餘  
年凜凜顧不獲執贄以望下風老語諄諄猶欲效陳言以頌盛德  
賀葉樞密啟

某啟窮途栖屑莫望前塵賢路光亨獲申舊好比側聆於大號固  
應喜倍於尋常偶驟致於煩言詎敢名聞於左右彌年於此內訟  
靡皇恭惟知院樞密德夫佐王才高命世夫子之道天下莫能容  
君子所爲眾人固不識一言悟主千載逢辰首冠樞庭實本兵柄  
萬川輻輳而洪河爲伯眾山環擁而巨嶽爲宗剗治盤錯如振槁  
然束縛強梁無頡頏者戎情振疊國步尊安茲謂非常之元莫盛  
中興之烈某追惟夙昔嘗奉周旋多難漂流餘年晚晚分茵之願  
已弗涓於初心解組之求尚有希於一諾

賀周樞密啟

某啟北道改轅方趨嚴召東郊弭楫一望光塵阻闊數百里間去

違二三年後比側聆於大號固應喜倍於尋常偶驟致於煩言詎  
敢名聞於左右莫修辭於賀廈徒結戀於搖旌恭惟樞密同知出  
值聖人之時自任天下之重鄙俗士囚拘之隘示大人合并之公  
惟一世陳人自甘永棄而三朝故物未忍遐遺始於援手汲引之  
勞申之緩頰游揚之助方躡尾而上幾作附蠅俄跌足之顛遂爲  
擲鼠推之理數可謂奇窮殆不自於人爲又何疑於或使豈復有  
強聒諂諛之志終未忘矜收眷眷之情彼一匹夫之得失何足云  
而大賢者之言行固如此浸彌年載尚軫恩憐苟非妨賢路以微  
榮正願首一邱而待盡市駿馬而收其骨將有俟於尊賢爲浮圖  
而合其尖尚冀終於大惠

上沈相啟

丁丑十月

望平津閣素無輪囷蟠桃之容伏光範門但有奔軼絕塵之歎惟  
是廣廈千萬間之庇有如懸水三十仞之流靡不包荒自然蒙潤  
伏念某斗筲器小麤鼠伎窮病鳴欲死而瓦礫爭光瘦馬不收而

鴻鴈爲伴會介圭之入覲正鼎席以登庸興哀些逐客之魂矜愚  
泣窮囚之罪俾出九幽之壤復延兩曜之光拭垢汙汗滅除瘕瘕  
寓書殿邃嚴之直賦直庭稟稍之優理合罷休恩容再造自憐毫  
矣無復蒼蠅附驥之心猶有待焉尚懷老牛舐犢之愛恭惟僕射  
相公仁均一視善貸而曲成物有萬殊合并而爲大雖四海盡沐  
鴻龐之澤而一夫獨被特達之恩詎敢起無饜之求更欲萌非冀  
之望所恃幼幼及人之義每敦親親愛物之慈九仞爲山尚當進  
簣百川赴海猶待盈科仰惟不倦之仁俾獲有終之福予取予求  
而不厭固難逃婁瀆之誅自棄自暴而弗言又恐貽後時之悔  
答馮解元啟

某啟比緣邂逅獲奉周旋老氣崢嶸挺若倚天之劍高辭辯麗鏘  
如擲地之金矯首一邱拊髀三歎恭惟處義解元長庚毓秀喬嶽  
儲靈方其在襁抱而指字識之無纔能越門限而說詩兮瑟僖卓  
爾大圭之質煥乎玄豹之章五百歲生賢豈偶然十八世爲儒迺

如此文摘補散追黃絹幼婦之辭韻中宮商儷白雪陽春之曲諸  
老生歎驚坐上並舍兒看立道邊大豪願薦女而請昏鄰翁歎生  
兒之無益蛟螭非池中物也麒麟肯地上行乎不圖毫衰垂盡之  
年復睹俊異非常之傑賦韓公高軒之過序滕王新閣之成前賢  
畏後生其來尚矣虛名誤長者何愧如之拜貺爲榮占言難盡

回楊侍郎啟

某啟一區自屏兩地相望雖無孔北海通家可爲藉口猶有孟東  
野並世相與言詩願嘗欲割雞陳祝友之辭但空復瞻烏極懷人  
之想恭惟宮使待制侍郎蕭散簡遠人物勝流雅健雄深文章宗  
匠奉大庭之對而銀筆埽三千之牘離中祕之書而牙籤懸四十  
之車粵從南宮起部之司亟進西清從臣之列親逢千載榮動諸  
儒麒麟豈地上行乎已展雲霄之步蛟螭非池中物也伫膺霖雨  
之求忽紆緹騎之臨特賁函書之辱執謙過矣陳義藹然固無挾  
賢挾貴挾勳勞之驕庶乎友直友諒友多聞之益挺出人羣之表

獨高世論之評方春秋鼎盛之時其年不可及矣而富貴方將之始他日豈易量哉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回楚守王朝議啟

某啟改畀名城盍上得賢之頌喜傳空谷遽聞求友之聲駟騎鼎來函書拜辱布帛之溫言曲借桑榆之暮齒增華恭惟知府朝議海內名流山西真種天下奇男子獨步一時塞上飛將軍折衝千里揮白羽於萬兵橫潰分崩之際推赤心於羣情向背反側之初大盜革心百蠻內面方用長槍大劍收血刃之勳豈如緩帶輕裘致銷兵之福逖聞新命移牧通都自惟平時仰器業之隆庶幾殘年見功名之盛其爲占頌難盡名言

賀張樞密啟

奉真庭訪道之游從吾所好畀樞筦本兵之重舍我其誰迨茲綸言布號之初舉有興頌得賢之處竊以百吏視已成之事但知謹出納之吝以了目前眾人懼非常之元孰能見禍福之先以規度

外洪惟剛健睿知聰明之主輔以魁壘宏毅俊傑之臣衛上之忠貫神明養義之氣塞天地厲特操於一身獨立無朋之際倡大義於羣臣相顧不發之時輔成本支百世之鴻休永燕壽考萬年之景祚恭惟樞密同知大任推先民之覺訐謨爲後事之師方其犯雷霆之怒力陳社稷之言豈謂依日月之光進膺柱石之寄國之興也固有待然天實啟之於此在矣鋒車迅召聊示樞庭大用之期鼎席久虛行有宰路登庸之拜某投閒田里垂四十年企踵門牆逾二千里曲悖故舊於同舍游從之末婁訪生死於孤蹤流落之餘茲見我公之歸實倍周邦之喜

賀史相啟

史兼樞密院事

威鳳翔千仞觀中天日月之光神龍出九淵值間世風雲之會揆路秉國成之重樞庭本兵柄之雄式資文武之全用注安危之意路朝布號寰宇交歡竊以世有用至弱而爲強深居簡出而養之以勇事有冒大害而就利逆施倒行而權之以人陳平奉太后渝

高帝之盟盡王諸呂實欲安劉蕭何勸沛公固項籍之意趨駕漢  
中志在蹶楚故有事犬馬皮幣玉帛雖太王之仁所不免必欲驅  
龍蛇虎豹犀象惟神禹之智爲能然恭惟僕射相公命世耆英受  
天大任秉晉元帝南渡之後方倚謝安王導之賢迨唐明皇內禪  
之初粵有宋璟姚崇之輔雖曰宰相非常之寵實分人主莫大之  
憂觀兩國眾寡強弱之形考三朝理亂得失之故投干戈於地固  
危矣出虎兕於狎孰禦焉當四方無事弗蚤圖之未然至一旦有  
急遂不知其所措仰止帝王之佐挺然社稷之臣處變事而知其  
權視國勢而審所上不憚斯須之敬以定千齡卜世之長勿事尋  
常之爭以待兩河故疆之復某縻不恤杞天是憂堂陛之勢甚  
嚴而藿食之賤有同患胡越之壤雖異而同舟之濟無二心遂忘  
越俎之嫌願效食芹之獻

謝方侍郎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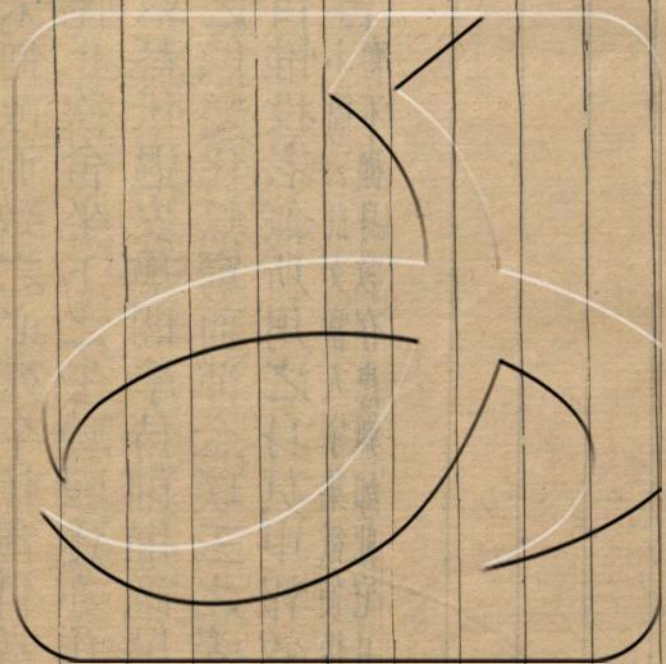
戊子十二月

自少多艱己老益困言深兩怒日懼推擠下填壑之虞憤發一呼

獨見吹噓送上天之意蒙恩式敘詠德知歸伏念某殘息奄然未  
書鬼錄乞體久矣尚挂臺評惟公愠見當路宣言以爲有罪尚不  
許加刑云何故而致之必死卒賴奮臂當前之救遂遣投荒不測  
之誅惓惓止欲舍坐下之牛駸駸遂亦作水中之蟹俄逢遷怒橫  
被中傷茲益伏遇安撫閣學侍郎摧讒厲之鋒致急難之義雖蒼  
狗白衣之態變化無窮而渾金璞玉之姿燥溼不改殆茲衰復盡  
出矜存自惟投老無所用之身莫申報效至於沒齒不能忘之感  
但有空言

小簡云此文當入家集欲使後之君子見之公於交游  
奮不顧身救存患難如此它日當國見危致命固無疑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一  
記

四令公祠堂記

余嘗讀國史見秦國陳公以直道事太宗皇帝位不滿德卒官諫  
議大夫知開封府挺生三傑皆以道德文學踐大官爲將相曰堯  
叟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爲文忠公曰堯佐特進尚  
書左僕射是爲文惠公曰堯咨武信軍節度使知樞密院是爲康  
肅公一日秦公與客語三公已貴立侍公側坐客踖踏不安求去  
公笑曰此兒輩耳姑徐之盡所欲言者於是史官記之天下誦之  
而陳氏父子兄弟世家之榮至今以爲口實至道丙申文忠公嘗  
以廣西轉運使平南蠻之亂洎紹興癸丑文惠公之曾孫究以右  
朝請大夫直祕閣廣南西路計度轉運副使繼公後益百三十有  
八年矣直閣公能以儒學世其家羣書皆成誦尤通吏道精練法  
律頃由臺郎婁將使指謁來廣右益有能名及是訪公之遺無在

者獨有新館銘石刻僵仆草棘中又公征蠻時吏士蒙犯瘴毒多  
死手自撰集古方書養生之說刻之傳舍一方蒙賴故能獨存而  
歲久亦訛缺直閣公慨然念故物之亡幾遂掖仆碑而起之又追  
補方書之缺壞者龕于故處卽聽事之東闕屋三楹繪秦公文忠  
公文惠公康肅公四公之像而祠之某貶象江還過桂林拜謁祠  
下生氣凜然如太山喬嶽之鎮真古所謂大臣者余與直閣公二  
十年之舊且厚善也乃屬於不腆之文而不敢辭恭惟太祖太宗  
提三尺削除僭亂真宗仁宗包干戈以文太平聖哲並驚出依日  
月之光獨秦公三子以魁壘碩大光明之傑作配元聖以身用舍  
爲朝廷輕重交持國鈞更掌兵柄一門冠冕蟬聯三鎮旌節相望  
佐佑兩朝以功名福祿始終爲天下巨室於虞盛矣王室中微羣  
黎厭亂天子當饋太息求人如不及竊觀四公遺像追想一時社  
稷之高勳於此兵亂俶擾之中固宜見者必趨過者必軼飲食者  
必祝焉豈謂學士大夫區區念祖之私哉於是書之以告後之君

子俾勿壞紹興四年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宜黃縣興造記

紹興元年春盜起虔化誘脅眾數萬相扇爲亂圍建昌不克遂陷  
宜黃官寺民廬一夕燔烈爲灰燼部刺史驛聞天子詔將吏發兵  
捕誅盡夷其黨逮飢疫相薰民之竄走山谷幸而不死者皆餓死  
頭顱相屬於道數百里無炊火焉令丞佐僑居野處如寄客簿書  
棲列無所吏抱牘藏於家獄訟賦役失其平商旅不至市無雞豚  
晨夕之須無所得凡仕其邑者指日待更不爲斯須計畱也三年  
右朝奉郎鄧令端友來蒞茲邑鉏治強梗發紓隱誦朞月政成興  
人誦之先是兩尉弓手怙眾爲姦利官弗能禁意小忤則嘯其朋  
盡甲而出羣噪大呼劫請賅謝率以爲常令曰是可忍耶立捕首  
亂者七八輩送獄斬以徇而釋其餘自是縮頸屏氣無敢譁言於  
道者則又修起學宮立孔子像春秋釋奠屬邑民之秀者習禮樂  
其中然後大其治所重門洞開堂奧靜深舍羣吏於東西兩廡櫛



藏勅書於門之樓上決事之室燕休之齋犴獄庫庾庖漏皆具爲  
屋凡若干楹高明壯麗稱邦君子男之居乃伐石圖文字刻示後  
之人而移書二千石屬余文爲記余曰宋受天命宇內晏清際天  
軼海無一夫嘯呼之警地大人眾邑屋相望大家巨室特起乎神  
州陸海之中粟窖金穴錯出乎四達九達之道神林鬼冢浮圖老  
子之宮接軫乎山區海聚之間囊牖繩樞果蔬之壘連屬乎十室  
之邑三家之市可謂盛矣靖康之變夷狄內訌極四境所環冰銷  
火燎無尺椽寸瓦之遺一時君子避讒具譏取具臨時雖通都大  
邦侯牧之貴往往編竹爲障僅庇風雨今宜黃在江左窮處不足  
以資進取爲名譽則靡靡然日入於壞固宜鄧令之來以爲縣令  
百里之望不可與吏民雜處此土也然吾不以勞民先是諸惡少  
之從盜者官錄其貲沒入之獨空舍十數區尚存乃命工撤取之  
凡棟楹梁桷益瓦級甄之具皆出於是落成之日邑人不知材用  
之所從不見役使之及已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市區賈肆民閭客

邸閭巷相接漸復其故則更治酒稅增立垣屋程課入室姦偷悉  
有方略收其贏十倍嗚呼鄧令端友可謂能吏矣余嘗謂喪亂之  
後百廢委地如大樹之顛非天下之豪傑不能振起學士大夫圖  
當世之務皆如鄧令挺堅特之操奮其懃於創殘摧敗之餘乘時  
就功無厲民賦眾之煩而一日之作軼乎百年累世之迹雖中原  
故地可復而有也而況於一邑乎鄧令諱庾延平人端友其字云  
其歲次癸丑十二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宜黃縣丞廳記

宣和六年春太上皇御集英殿唱進士第觀時以尚書外郎參詳  
貢舉待罪廷中見周君執羔表卿中甲科第二人臚傳一出自天  
子至于公卿左右侍從之臣闕寺宮伯持盾執干宿衛之士皆指  
目歆豔以爲寵明年太學遷建師儒表卿以高第入爲博士行且  
用矣會乘輿幸江淮區內俶擾百官奔走失職頓休道路表卿曰  
方寸亂矣吾不能遠去吾親遂調宜黃丞以歸時宜黃新被兵環

數百里爲瓦礫之場令丞雜處民間皆夾住荒茅篁竹之間余南  
遷道臨州表卿勞予境上道舊故以爲笑樂無戚戚不滿之意逾  
年而鄧令端友始大其治所表卿亦有事於丞廳於是排蓬藿輦  
糞壤垣故基而一新之大屋渠渠凡昔所有皆具余聞之太息曰  
自建隆以來天子親試天下士上之三人不至於公卿蓋幾亡耳  
表卿發策殿中擢在第二以太學師儒之官屈佐一縣於創痍塗  
炭之餘無屋廬以禦寒暑無吏卒以給使令無四方之物以供朝  
夕之奉日治簿書於塵埃筆楚間且代去矣又增治垣屋繕器用  
以遺後之人益勤不懈宏毅深博不見愠喜殆未可以世俗趨舍  
量其心也余聞不泄邇者所以致遠不遺細者所以圖大表卿儒  
先宿學不倦於中官而潔爲之所以志夫遠者大者豈不一快於  
宜黃一出入息之頃哉若夫縣治所興廢之由經始落成之歲月  
與夫材用之所從出端友屬余文書之詳矣不復再見而以心之  
所歎慕者爲之記紹興四年正月八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曹山寶積院僧堂記

曹山距州治之東百二十里魁大秀偉雄視一方有大比丘號元  
證避五季兵亂顧見此山結屋居之今爲寶積院谿谷邃深有泉  
泓然溢于山之腹而附右脅以出梁石爲渠水行空中而墜之庭  
鏘鳴如環佩之音又折而東伏出山下日灌千畦口窮壤斷茅竹  
蒙翳獸跡鳥迹交締於懸崖亂石之中不類人境寺之興及今二  
百年屋壁間無一人記游者長老了如少年學道得出世間法事  
佛齋眾嚴整如官府會方丈遇隕石震壞眾議相與出力鼎新之  
了如曰寺有僧堂歲久腐撓蛇鼠所穿日星下入風雨之夕違溼  
五遷卧不安席公等將築室館我孰若營此堂與眾共之於是雜  
然稱善時有將仕郎鄧君經出而言曰此堂吾家父祖所營吾當  
嗣成之不可使他人捐一金也未幾庀徒伐木撤故爲新堂成雄  
麗靜深爲一時偉觀而四方之游者日至食指千餘倍蕪他日了  
如乃具石求余文記之自佛法入中國至宋興逾千年衡岳廬阜

錢唐天台佛僧之盛甲天下靖康夷狄之亂一變為茨棘瓦礫之場僧尼周走道路俵俵無所向而偏州下邑山崖水瀆仙佛所廬尚有存者又懼眾至不能容則啖兩夫制挺立其門以拒絕之甚者營貲聚畜妻子牧雞豚以自封殖俛而啄仰而四顧惴惴恐戶外之履入也了如獨不然瘡身苦志不擇所安更爲深簷大屋會其徒而食之鄧君又能曲成其美祖孫三世相望百年舍所愛而作佛事皆可書也紹興二年十月日晉陵孫某記

率齋記

左朝散郎象州太守陳公容德以率名齋隨所寓輒書榜揭之坐若以朝夕從事於率者余謫居象臺容德大度長者不以羈囚見遇余心安焉一日過余言曰與公同年又相好也敢請公文以記吾之率余曰象臺在嶺南去京師六七千里孤城巋然出於黃茅白葦之中異時置守多嶺海間人習夷居之陋一切草創官寺民廬城郭道巷與夫左右使令用器之物無一可人意者容德以文

學知名徧更內外學官之選而辱居於此無畱滯戚嗟不遇之歎下車未幾黜政之疵順民之欲築二橋於州治之東以便往來聚土伐木橫互兩溪之間爲屋覆其上宏麗堅壯可支十世而葺爾之國蓋將爲嶺右名邦矣容德爲政如此豈直率者乎然天資簡亢不立崖岸遇人無貴賤戚疏輒輸寫肺腑聽訟如家人使各盡其說無不厭滿而去客至飲酒賦詩飯脫粟羹藜藿隨所有無豐儉不常歡不足而適有餘茲其所以爲率者也嗚呼末俗忌諱益繁士大夫倒行而逆施之懼讒遠害揀過不暇低首下氣惴惴焉不敢出一語視所居如傳舍也視吾民之休戚如秦人越人之肥瘠也視國家之緩急如塗之人掉臂而不顧也隨波上下汎汎然如水中之鳧全吾軀而已豈吾容德之所謂率者乎容德治率齋不擇地無常處無誅茅薙草之勤無塗墍丹漆之飾無吹竹彈絲之娛泉石臨聽之樂也出而從政則約己便民檢身律物凡所操舍問三尺如何而不自己出退事一室則茫洋乎不知寒暑之交

晦明之接與鳥獸爲羣與木石爲偶與天爲徒與造物爲友流行  
坎止若不繫之舟此殆莊周列禦寇之所貴耶世之君子當爲此  
不得爲彼於是併記之以風吾黨之士云容德莆田人諱大和容  
德其字也紹興四年十一月日晉陵孫某記

撫州宜黃縣學記

事有迂而甚直言有大而非夸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君子之所爲  
眾人固不識也昔周公營洛邑而平王東遷乃在數百年之後句  
踐棲會稽著婚姻之令待其生子以爲報吳之兵大抵高明寥廓  
之見不爲小利近功往往迂闊可笑而不近於人情定鼎卜年如  
此其安也而一朝之憂效於數世嘗膽忍詬如此其急也而斯須  
之誦伸於萬一機事相乘如執左契交手相付不間一髮此霸王  
之略所以傳世垂後若是其巍巍也天下大亂盜賊蠭起鉏耰棘  
矜長槍大劍馳騁於百戰之場不習俎豆化爲王侯者十八九州  
縣官吏簡料丁壯備豫儲峙以應上之求而已奚暇及度外之事

今宜黃隸撫州爲大邑比屋萬餘家紹興初殘於盜民之死於兵  
者大半延平鄧侯諱庚字端友以朝奉郎爲縣於此而治其所當  
先者則立學宮祀孔子補弟子員充入之殿寢言言崛起於戎馬  
蹂踐之後固疑其迂而不切緩而不急也余曰導衰亂不軌之俗  
莫如吾禮義之教訓武人不孫之暴莫如吾儒者之功漢高帝已  
滅楚而魯以區區小國獨不下帝怒欲引天下之兵屠之終以禮  
義之國而止六館之士將從朱泚之亂一何蕃起而叱之而六館  
無受汗者夫以百戰之兵束於禮而不能抗一障之乘羣惡之鋒  
屈於義而不能加一介之賤彼匹夫之勇悻悻然投袂斫掌不忍  
一朝之忿而快意於一擲者豈可同年而道哉鄧侯精通吏道飾  
以儒雅不爲赫赫名譽獨能緩靜一方於疾痛呻吟之後度長挈  
大又進諸生於學棲士之廬廩士之餼肄業之書問道之室無一  
不具絃誦之聲洋洋乎庶幾如古之所謂武城者余聞十室必有  
忠信三人猶有我師況此堂堂一邑之大豈可謂無人哉讀古人

之書學王者之事出而試之必有濟艱難於一時追前哲於千載  
九合之勳足以解中原被髮左袵之禍一王之儀足以制諸將拔  
劍擊柱之譁此大儒之效豈非學者之所願與侯曰是吾勸學之  
意也遂以爲記紹興四年十二月日晉陵孫某記

燕超堂記

中奉大夫直祕閣華亭朱公著名籍於仕版者五十年四持使者  
節官至上大夫尊顯三朝而被遇於太土皇召見錫帶服進職中  
祕恩賚光寵一時歆豔以爲榮年七十上書納祿築堂圃中將朝  
夕游惕於此堂成肅賓客置酒落之名之曰燕超乃詒書徵余文  
爲記余曰屬者夷狄之禍喋血萬里諸戎長鶩於通都大邑之中  
官軍縱掠於深山窮谷無人之境婦被髮過其夫女齧臂號其父  
草薶而禽獮之盡矣脫復漏網幸而免者而鉤絡張設孰視無所  
向往往飢渴相倚以死幸而不死則蒙霜露披榛莽踐蛇虺羸身  
擗行力竭氣窮又踣於中道其最幸者不死於兵刃不淪於異域

不斃於飢寒不仆於道路間關百難寒暑易節而後得至於此千  
萬人蓋不一遇焉顧視田廬已爲墟矣追尋妻子則化爲異物矣  
其左右執事使令之人逃難解散莫知其鄉矣單遊羈寓茫無所  
之於是栖栖然求活於斗升而官究地福一官所居常數十人闖  
伺之不亨而立於爭地則推而納之穿中且下石焉又瀕於死可  
悲也已惟朱公聰明敏達見微知著方靖康建炎之亂積六七年  
兵火被四海衣冠僇仆交迹公家居海上不出閭巷不去墳墓不  
見一夫疾步急呼之驚而又才智絕人自縣令州佐奉使一路名  
迹偉然常最其列至是潛深伏奧縮手袖間不任一事築屋舍旁  
疏池沼蒔花竹幅巾藜杖徜徉其中夫婦偕老歲時坐堂上華髮  
相映子孫滿前腰綬擁笏奉卮酒爲壽吹竹彈絲極欲而罷得老  
氏所謂燕處超然者昔楚漢相持跳兵走馬百戰於商之地而中  
有黃公綺季之閒爰絲屏居謝事浮湛里閭一出而爲景帝畫梁  
王非望之謀遂亦不免於虜世亂多故士大夫係虜劫質之害溝

壑頓仆之憂與夫竄殛流放之厄皆自有以取之惟勝士高人深  
明去就顯晦之大節俯仰遜世違遠俗患坐視猿獠顛倒置網中  
而兩手猶未置所操也茲其所以爲超然者耶某公夫人之從子  
也憂患乖離不獲見十年矣其山林之勝輪奐之華今不能言也  
他日造公之堂尚能援筆賦之公諱彥美字師實華亭縣人既請  
老自號機山閒人云紹興六年四月日晉陵孫某記

荆谿行記

余聞靜樂山寺地可葬於郭慎求樞密二十年矣余守杭時卜葬  
亡兄屬惠彥達抵寺僧求之書來報可方議予直會余南遷不果  
後五年當紹興乙卯之冬始往觀焉實銅官山之麓而靜樂院之  
右臂也義興多山而銅官特高大築出諸峰之上自山之脊分爲  
兩股隱隱隆隆綿延數百丈寺據其左可葬如所聞者而寺僧不  
如書有難色方求售於當世貴人余亦弗能也明年三月更卜地  
於山中十六日癸未繫舟陳橋招天寧祖燈師會於符塘胡氏家

舍肩小輿入槩城酌族子信壽提舉新家循支徑數十步瞻拜安  
次公給事之塋回詣符塘就食安行老來逆余相遇於中道屬日  
旰未食立談俄頃散去食已觀何人家地平平而水於音姓不  
可用遂由茶山路以歸少留張氏報本菴晚次陳橋登舟入荆谿  
泊塘口觀張子崇侍郎廢冢夜宿沙子浚甲申次縣舟人告爨薪  
不屬入才求之橫周孝侯祠下以待祠屋宏麗廟貌矜嚴想見斬  
蛟刺虎之烈周視兩廡黃冠出迎具茗飲而舟人負薪至遂解去  
後泊臺李乙酉黎明入山徑柴氏墓道從守冢僧訪楊氏地按圖  
不合入胡湫謁惠彥達夜抵其居問白靈巖地所在彥達云神龍  
所舍在葬書不可用然姑往視之丙戌彥達具飯於龍山侵曉偕  
祖燈先赴約飯已造觀所謂白靈巖者在沈和中資政墓之後下  
車頂謁因不復乘杖策度嶺而磴道艱難十步一謁至巖下龍穴  
正踞其右巖絕可畏旁行里所投田舍乞漿班荆坐大石上命車  
亦至從官道還未至龍山三里彥達指一穴名卧牛前直穀堆山

爲案丁山丙穴三峰對拱左右環合二水交會可葬無害余亦記  
晉周訪葬母陶士行指牛眠地葬地之吉意頗向之問地主則彥  
達也彥達亦欣然赴予之急議遂定日將入過彥達所營壽藏木  
可材矣彥達置酒留宿山中丁亥朝飯竟還湖泐有頃張彥深之  
子子爲亦至彥深屬寶月師道淵卜葬夫人於阜蓉寺之側聞余  
攜祖燈入山移舟相近邀致祖燈覆視寶月所卜余舊聞阜蓉佳  
山水欲一至其處於是從彥深觀之戊子晨往薄莫具還途又嘗  
卜烏龜澤地於湖泐之曰葬亡妻吳氏淑人已撰日矣爲浮言所  
誑久不克葬旣而悔之今議併舉章氏淑人以附己丑戒兩夫除  
道偕祖燈視之日亭午暄甚憩王氏塋屋解衣少休有洞言洞靈  
觀旁三山鼎峙秀出如畫有王氏地可葬乃徒行從問道踐背出  
大松徑抵三山所在如僧言而祖燈言無穴遂返是行也經涉諸  
冢邱墓與士大夫所嘗言其地可葬或讎賈不相中或憚遠不能  
至按圖問路水乘舟陸荷簷以至徒行靡不至焉庚寅舟還戲書

小詩誦祖燈云來問松間路沙頭繫小舟間攜木上坐看盡土饅  
頭詩成一笑分路而別三月日晉陵孫某記

### 慧山陸子泉亭記

陸鴻漸著茶經列天下之水而慧山之品最高距無錫縣治之西  
五里而考據山之麓蒼崖翠阜水行隙間溢流爲池味甘寒最宜  
茶於是茗飲盛天下而研器負擔之所出通四海矣建炎末羣盜  
嘯其中汗壤之餘龍淵一泉遂涸今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  
司信安郡王會稽尹孟公以邱墓所在疏請於朝追助冥福詔從  
之賜名旌忠薦福始命寺僧法暎主其院法暎氣質不凡以有爲  
法作佛事糞除灌莽疏治泉石會其徒數百築室居之積十年之  
勤大屋穹壖負崖四出而一山之勝復完泉舊有亭覆其上歲久  
腐敗又斥其羸撤而大之廣深袤丈曠焉四達遂與泉稱請余文  
記之余曰一亭無足言而余於法暎獨有感也建炎南渡天下州  
縣殘爲盜區官吏寄民間藏錢廩粟分寓浮圖老子之宮市門日

肝無行迹遊客莫夜無寄宿之地藩垣缺壞野鳥入室如逃人家  
士大夫如寓公寄客屈指計歸日襲常蹈故相師成風未有特立  
獨行破苟且之俗奮然以功名自立於一世故積亂十六七年視  
今猶視昔也法皞者不惟精神過絕人而寺之廢與本末與古今  
詩人名草後語刻畱山中者皆能歷歷爲余道之至其追營香火  
奉佛齋翠興起類休潔除垢汙於戎馬蹂踐之後又置屋泉上以  
待四方往來冠蓋之遊凡昔所有皆具而壯麗過之可謂不欺其  
意者矣而吾黨之士猶以不織不耕督警其徒姑置勿議焉是宜  
日夜淬厲其材振飭蠱壞以趨其成無以毀瓦畫墁食其上其庶  
矣乎故書之以寓一歎云紹興十一年六月日晉陵孫某記

貓相乳記

樞密胡公家畜一貓產四子其三以予人其一畱置子舍中性柔  
馴不敏於捕鼠而孝茲則人類也然又有人所難能者二貓本不  
同棲而食飲臥起未嘗一日相舍間從食案投魚肉飼其母輒不

食呼其子至乃食他日飼其子則四顧而求其母亦如之明年母  
又生子日往省焉母出則入據其棲擁護之待母歸乃去已而又  
自產四子則又舍己子以飼其母之子如初居亡何四子連斃其  
三則銜其一之尙乳者就母共乳之又明年產五子而其母亦產  
六子於是盡銜其子置母棲中意若懲艾三子之夭而從其母之  
利也公遂易一大筐徙置寢廬之側二貓領十一子居中而臥護  
之交相乳焉夫貓之哺子也他貓至則噴怒而逐之或出而就食  
不及顧視往往遭噬齧以死遇食則爭爭不已則鬪凡天下之貓  
皆然二貓者推食相先撫他子如己子而不相禍又將雛往就之  
十一子施施然混爲一區不可復辨非所謂人所難能者歟某嘗  
觀公之治家矣門內肅然笑言不出牆屏童妾數十輩不聞一人  
疾步急呼者諸郎以大臣服御如寒素古詩書皆成誦屬文辭有  
過人者而無挾貴驕滿之色某每造公輒畱數日蓋五年而內外  
侃侃如一日也昔韓吏部記貓相乳以頌北平王父子兄弟之祥



又賦雞犬相哺以爲董召南孝慈之應命公二貓之異世同符天  
其或者俾公推其法於天下偃兵靖亂使異類服馴而不相害爲  
蒼生之福或由此也夫紹興十二年五月日晉陵孫某記文籍序  
巢鳳亭記

右奉議郎知常州宜興縣開邱叔智涖官之明年其子某年十九  
歲以能文辭策高第而歸門戶煒然名聲暴發閭巷之士奔走歡  
呼稱說以爲寵宜興距州之南百二十里縣治據荆谿上游爲橋  
數百步橫絕其上屬之南山卽周孝侯斬蛇射虎之處縣圃之西  
北隅有亭三間曠遠無人迹朝衙夕坐傳呼號召鞭朴之聲皆不  
接於耳目窗戶低深說可人意叔智命王輦除蕪穢一室翛然晨  
夕課其子以學閱數月挾其藝以進於有司而角逐於爭先競睹  
夸雄鬪麗之中當是時樞密胡公受其贊讀之稱善曰青錢萬選  
之文也未幾禮部奏名如公言公益喜遂名其亭曰巢鳳而叔智  
以書屬余爲記余聞朝寓物於人而暮取之有不可必者況於數

百千人逐隊而趨裹飯待旦俛首就席以待卒然之問故有操瑟  
於齊鸞璞於鄭以暗投人按劍相盱而有二鳥之感懷璧三獻負  
鼎五就分寸躋攀一跌千丈而有十尚之勞或年少狂勇率意而  
言如泛駕之馬詭轡籍銜不入有司之尺度而雪窗短檠之下兩  
目眇昏如蠹書蟲老死文字間亦卒無所就人之所欲適其天相  
值其難如此也閻邱氏世爲中州望姓自周廣順至宋興凡五世  
皆由儒學擢科第以進至叔智之祖大卿公官益顯遂名其家更  
三世而叔智有子英妙駿發一日千里凡美少年之難能豪傑之  
士乖於時而不遇老師宿學齒豁唇腐而不可得者一出其技遂  
兼有之追取五世舊物如探諸囊中而迺祖朝議公鬢須方半白  
翁媪則尚黑頭也余曰鳳有五色而將九子家庭文字之祥也若  
夫朝陽一鳴天下望以爲瑞則楚狂之所歌孔子之所歎而不可  
得者亦在夫充之而已叔智敏於爲吏治劇如破竹迎刃而解必  
有鵲棲其衙雉馴於野爲一邑之祥乎叔智字也名崇孫云紹興

十二年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代廣德縣精田書記

上卽位之十九年實紹興十五年南北解仇玉帛交贄四鄙廓廓無事矣於是淮之南江之北流通作而相告以歸聖心隱然發德音訓迪在位寬禁緩求課農桑以厚天下之本又以明年孟春之月帥三公九卿大夫親駕於東郊紺轅黛耜御帝藉三推一墾竣事而旋彌文闡典創見一時焯焯煌煌震耀耳目民大和會闡郭溢郭歌謳鼓舞聲聞于天何其盛也臣聞昔周公陳王業召康公戒民事魯禧公遵伯禽之法大而王小而侯一國皆以農兩漢循吏力本勸農修水土之政如召信臣龔遂卓魯之流大而典一州小而治一邑皆以農趙充國請以戰士畱田積穀塞下以紓漕輓而計然白圭家累千金富埒王者列於貨殖又皆以農蓋自二帝三王以來所以治天下國家未有能舍此而爲先務之急者廣德之爲縣山耕而水蒔延袤百里丁口之籍以萬數令雖卑亦與

爲民父母固當夙夜戮力推廣上恩屬其民俾自奮於創殘摧敗之餘敦本務農夫耕婦織通塗川藝桑麻畜雞豚而無閒民廢壤上下與足興于行誼庶幾稱上所以哀閔元元富而教之之意雖然勞民勸相以美天下其成在久而今之吏歲滿則代去懼來者之不嗣其意也於是謹以詔書刻之龕於令聽事之左方以告來者

朋谿雙蓮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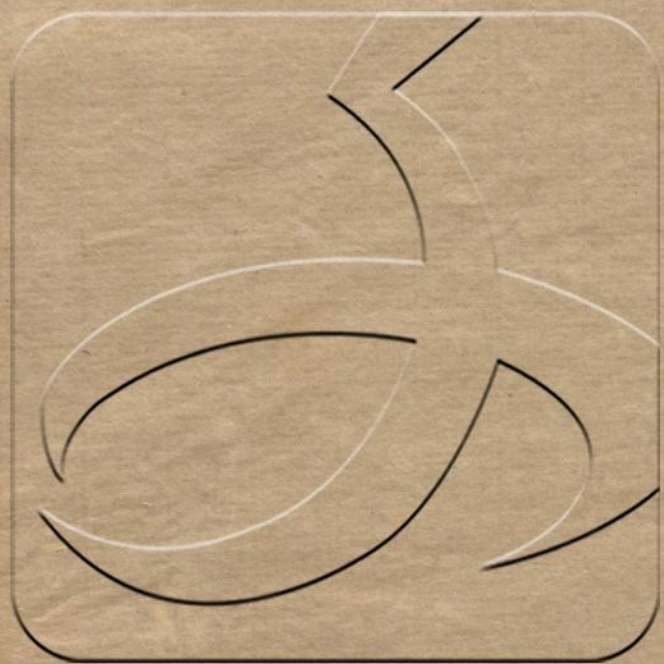
徽猷閣待制董公令升卜居宜興縣治之北五里面南山俯流水築室居焉自號朋谿谿之南有廢田數十畝地汗下與荆谿水漫而爲一公捐原直以取之規爲大池植蓮其中夏秋之際華葉芬敷繁紅蔓綠風濯雨洗彌滿四際如煙蓋雲幢霓旌羽扇錯出乎珠宮貝闕之間世傳所謂芙蓉城者不能過也未幾忽產雙蓮奇姿殊狀創見一時游客聚觀太息公亦未之奇也越明年復生駢頭並蒂繁麗豐碩翹然特出眾華之上公始異之客曰古有至人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一  
結茅宴坐山靈爲之築垣一夕而就如不見容則移文勒回俗駕  
鬼嘯于梁梟鳴于樹妖狐夜噪羣鼠晝出不得須臾寧焉公世家  
青社名園甲第爲東州之冠南北阻絕不得還聚數百指僑寄異  
縣其母齊安郡太夫人思望故里壹鬱不樂公稍依倣舊製營一  
亭於舍旁手執木芍藥眾香草環之物色良是他日帥諸幼奉板  
輿以遊太夫人欣然悟笑如過故家飲酒歡甚自是晨夕燕嬉率  
以爲常比捐舍館葬有日矣方冬大寒發一花千葉重跗累萼豔  
麗殊常送客驚異以謂木芍藥公所手種以娛親者殆純孝之感  
及是雙蓮又出池中凡三年三見之繁公隱德高行不愧於屋漏  
故溪神士伯相爲守護呵禁不祥草木效靈間見層出眞家庭之  
盛事偉觀不可尚已昔周公得禾與畝同穎以名其事至於芝九  
莖木連理茅三脊神奇之產紀於書傳班班可攷皆非偶然者公  
圖以示余俾書其後紹興十八年八月日晉陵孫某記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十一

晉陵孫某記

孫某記



70030538

